超 凡 的 一 生

( Supernatural )

**威廉·玛利安·伯兰罕传记**

( The Life Of William Marrion Branham )

**第 4 册**

**欧文·乔金森 著**

( Owen Jorgensen )

致 谢

要进行这样大的一个写作工程，没有许多人的帮助我肯定无法完成，我为此而深深地感谢他们。首先我要感谢佩里·格林，他给予了我最初的鼓励和支持；我还要感谢大卫·巴克利、金珠·吉姆、安顿·里奥楚维克、桑卓·梅奥斯、杰尔·韦伯、还有其他的人，他们花了大量的时间来编辑、校对这六册书，他们给出的建议让这本传记内容更准确、质量更高；此外，我还要感谢斯蒂文和凯斯·斯褚，他们为那些只能听不能读的人录制了这本书；我还要特别感谢那些把这本书翻译成汉语、芬兰语、法语、德语、印度语、韩语、挪威语、葡萄牙语、俄语、西班牙语、越南语等其他语言的人们；最后我要把感谢献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这20年里是他那永不落空的爱和关心，让我能够完成这本威廉·伯兰罕的传记。

——————欧文·乔金森2011年

***现在，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

***—————《哥林多后书》2:14***

前 言

1971年，还在西雅图和平学院就读时，我就读到了高登·林赛的小书《威廉·伯兰罕——一个从神而来的人》，我对威廉的生平故事和事工感到非常震惊，于是开始阅读能找到的所有关于他的文字。我当时19岁，人生目标是成为一名作家。我意识到这是我们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故事之一，想知道是否能为这个杰出的人写一本详细的传记。说实在话，在那么年轻的时候，我还没有足够的技能组织这么巨大的工程，更不要说把它们写出来。所以这个梦想后来就慢慢泯灭了，这一点儿也不奇怪。时光流逝，我后来结了婚，有了四个孩子，尝试过不同的工作，直到1978年，我回到我家的大麦农场干活。

1978年我35岁，当时在韦纳奇山谷学院参加了一个冬季学习班，想学一些对我的农业生意有帮助的新技能。我选了一门会计课程和一门计算机课程。有一次在写作课上，只是为了好玩，我提交了第一份书面作业，让老师评估一下。当她发回作业时，我看见她在纸稿的最上端写了一句话：“我能用你的作业给班上其他同学做范本吗？”我每次交作业，她都在第一页的顶端写这句话。这样持续了四周后，我想：“嗯……我想知道是不是神要告诉我什么事？”因为在那个冬天我一直在恳求神向我显明他想让我这辈子做什么事。当我站在学院图书馆门口的时候，神向我说话了。他的话语如此有能力，就像一记拳头打在我的胸口上。他说：“我想让你来写一本威廉·伯兰罕的传记。”我想：“那么，这就是我要做的事了，哪怕是花上10年工夫完成我也不在乎。”结果它花了我20年的时间来完成。

关于威廉·伯兰罕的事工有许多可用的素材。（要提出警告的是——在互联网批评他的网站上的信息都是错误的，这让人很遗憾。）当然，当我1985年开始着手这项工程时，还没有互联网。我原始的素材来源是报纸和杂志上的文章、书籍、在50年代和60年代录制的一些短片、还有我写的事件的目击证人，特别是后三本书上的事件。但是一开始，我大部分的素材都是来自威廉·伯兰罕录制下来的讲道录音。从1947

年到1965年，他的讲道有超过一千场被录制在磁带上。我按照他讲道的顺序一盘接一盘的听，这个过程本身让我感到满足而激动，我感觉就像是跟着这位伟大的传道人走遍了全世界，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的确如此。当他讲述他的生平故事时，我就用文字处理机记录下来。（这是在可以用电脑数据软件处理他的讲道之前的事，我会在尾注里对这个数据软件做更多的说明。）他经常会讲述近期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因为事情刚刚发生，他不仅能说出发生了什么事，谁说了什么话，他还能说出他当时的想法和感受，这使得我写起传记来更加方便。

经过两年的调查，我已经收集了超过一千页的单倍行距的打印记录。这时我对自己说：“欧文，你到底要不要开始写这本书？你肯定已经有了足够多的素材可以开始写了，所以……要么开始写，要么就不要再对自己说你正在写一本书了。”

首先，我必须得组织我的素材，我买了56本文件夹，按照威廉·伯兰罕一生的每一年做了标签，然后通读我的素材，判断每一个故事发生的时间，用剪刀将它裁剪下来，放在相应年份的文件夹里。接着我打开标着“1909年”的文件夹，把里面的素材再读一遍，这样每个细节就落在我的脑子里了。最后，我打开文字处理机，深呼一口气，开始写作。

刚开始时，我用两种不同的方式写第一章，我草稿上的第一段是这样的：“威廉·伯兰罕于1909年出生在肯塔基州……”读起来就像高中的语文作文，所有的事实都有，但是缺少了什么东西……我想：“这里有这么多戏剧性的事件，我为什么不用一种戏剧性的方式把读者拉到这个故事里呢？我以这个理念重新写了第一章，这次的效果让我很满意，于是我继续用这种方式写了整个系列。几个月后的一天，我13岁的女儿汉娜趴在起居室的地板上读几张从我的手稿里掉出来的纸稿，我想她读的是第5章。汉娜抬起头看着我，眼睛睁得大大的，说：“爸爸，这故事真不错。“然后低头继续读着。这件事使我意识到我的路子对了。从那以后，我已经接到了全世界各地的人们写给我的许多信，他们说这本关于威廉·伯兰罕生平的书让他们得到了许多祝福。

今天，当我写这个介绍的时候，《超凡的一生——威廉·伯兰罕的

一生》第1册，第2册，第3册，第4册和第5册已经有了成千上百的英语复制本，这本书还被翻译成了许多语言。（参见supernaturalchristanbooks.com）。其中的原因是：起初佩里·格林（亚利桑那州图森教会的牧师）和我是将5册书分开印制的，因为我当时还在写这个系列，我完成一册就印制一册。现在既然这本书的最后一册已经完成，我就把前5册和第6册合并，将它变成一套三册的书重新印刷。

我希望这本书能让你意识到耶稣基督此时此刻离你有多么近，——更重要的是，他有多么在乎你。

————————欧文· 乔金森 2011年1月

***现在，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

***—————《哥林多后书》2：14***

第 四 册

举 世 闻 名 的 传 道 人

(1951 — 1954)



第 四 册

举 世 闻 名 的 传 道 人

（1951-1954）

目 录

第四册作者序 …………………………………………………………8

第 53 章 千真万确的奇迹 …………………………………………10

第 54 章 回顾一九五一年前的往事 ………………………………22

第 55 章 霍尔不可思议地得医治 …………………………………31

第 56 章 破酒吧间里的生命 ………………………………………39

第 57 章 震撼南非 …………………………………………………50

第 58 章 撒但的圈套 ………………………………………………59

第 59 章 终于到了德班 ……………………………………………73

第 60 章 天使的预后 ………………………………………………87

第 61 章 三个见证人 ………………………………………………97

第 62 章 在密歇根湖左转…………………………………………106

第 63 章 当爱投射出来……………………………………………114

第 64 章 膏抹生命…………………………………………………125

第 65 章 呼召出埃及………………………………………………137

第 66 章 印度的一次摊牌…………………………………………149

第 67 章 令他毛骨悚然的事………………………………………157

第四册作者说明………………………………………………………164

第 四 册 作 者 序

《举世闻名的传道人》概述了威廉·伯兰罕（又译伯南汉）生命中的四个年头，这期间他在全世界的声望达到了顶点。成千上万的传道人要他到他们那个地区举办信心医治大会。他去到那些大城市时，几百个当地牧师会与他合作举办大型的跨宗派聚会。在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四年间，他主持了有史以来直到那时候的最大型的基督徒聚会。一次就有五万人参加了在南非德班的聚会；有三十万人参加了在印度孟买的一次聚会。

人群的规模并不会特别给威廉·伯兰罕留下印象。他愿意对两万五千人讲道，也愿意对二十五人讲道。一九五三年，他说：“今晚，我知道很多地方打电话给我，说他们首晚就能招集一万五千人参加；我也知道许多地方首晚至少会有十五万人参加，但我所关心的不是人数的多少。福音必须在这座城、那座城传讲，直到全世界作见证，然后主才来到。不是必须传讲神学，而是必须传讲圣灵的大能和明证，向全世界做见证，然后，那时期才来到。愿神祝福你们！这是你们的时候，要接受他！”

威廉·伯兰罕的整个事工就是圣灵大能和明证的见证。尽管这书记录了许多神迹，但这些只是在他四年事工中所发生的成千上万件超自然之事的一些代表。在谈到前国会议员阿普肖奇迹般地得医治后，威廉·伯兰罕说：“关于这一类的见证，我相信我可以站在这里再讲五百个小时（若是可能的话），见证我亲眼见到的我们主所做的事，还是无法讲完；要详细地记载我所见过的我们主耶稣做过的事，就是几千本书卷都写不完。朋友们，它真是有几千几万件之多。你说：‘为什么我不曾听说过呢？’这也是耶稣钉十字架后许多犹太人的想法，他们许多人说：‘为什么我不曾听说过这些神迹呢？’现在，你有幸听到了它，要接受它，这是你的日子。”

详尽地研究完威廉·伯兰罕的一生后，我也同意他的估算：要详细地记录发生在他事工中的异象、神迹、医治、和其它超自然现象，的确需要几千本的书卷。

在《超凡的一生》第四册中，我不仅竭力记载了他在这段时期的重大事件，也记下了时常在发生的典型的异象和神迹。所有这些超自然的彰显都是相互关联的。为了特定的旨意，神正推着威廉·伯兰罕往某个确定的方向前进。魔鬼在南非所设的圈套不只是使他几乎丧命；他从那次经历中学到的教训影响了他后来的很多决定。同样，他没有去成以色列这件事，使他在圣经预言的亮光中重新检查他的事工。检查之后，他的事工戏剧性地改变了；他较少强调神的医治，较多强调圣经的其它教义，其结果令人震惊。

作者：欧文·乔金森，二零零一年

第53章

千 真 万 确 的 奇 迹

1951

威利·阿普肖等待这晚已经等了六十六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他焦急地想着：“但愿我能及时赶到那里；”他想要出租车开快些，但高峰期的繁忙交通迫使司机开得更慢了。威利撇了一下表，威廉·伯兰罕的聚会很快就要开始了。如果他去得不够早，拿不到祷告卡，这趟可能就白跑了。没有祷告卡，进不了祷告队列，如果进不了祷告队列，他怎么可能实现他的梦想呢？

半个多世纪以来，他心里一直蕴藏着一个奇异的梦想，一个愿望，像一直发着微光的余烬，他不愿任其熄灭。威利·阿普肖想无需人扶就能自己行走，这件事那么简单，也那么复杂。他最后一次自己行走是在他十八岁的时候，之后他的后背在一次农场活的事故中摔断了。在随后的艰难岁月里，他努力按照他的座右铭去生活：“决不因任何事灰心，决不放弃。”威利相信一位能力无限的神，他肯切地为再次行走而祈祷。神医治了他各种不同的疾病，其中包括他脸上长的一种无法开刀的癌症。尽管这许多年他为得到足够的信心而祈求，但似乎总达不到起来行走所需要的那种信心高度，直到现在；也许……

前一天，威利·阿普肖和他妻子莉莉刚参加了在加利福尼亚州圣莫尼卡他家附近举办的浸信会传道人年会。他们在那里遇见了罗伊·戴维斯博士，他是那位一九三二年按立威廉·伯兰罕的牧师。威利·阿普肖问戴维斯博士，他所听到的那些关于威廉·伯兰罕的非凡报导是否属实。罗伊·戴维斯对他讲了他亲眼目睹的一件神迹。他教会有个执事，名叫弗兰克·休美克，十年前他摔断后背，他的腿也没用了。他不得不坐轮椅，在教会的办公室里工作，让自己发挥一点作用。前一年，休美克参加一场伯兰罕医治大会，那晚，威廉·伯兰罕说，他看到一个弗兰克·休美克行走的异象。休美克立即站了起来，从轮椅中走出来。戴维斯说，从那时起，弗兰克·休美克就能正常行走了。

那个故事煽旺了威利梦想的余烬，直到烧得火红烟冒。只要他能让威廉·伯兰罕为他祷告，也许他也能再次行走。接着，他得知威廉·伯兰罕即将结束在洛杉矶的一场医治大会。突然，威利的旧梦又重新燃起。他立即回家，打好包，定好下一趟去洛杉矶的机票。机会到了！这可能是他的最后一次机会！这就是为什么他必须尽早赶到伯兰罕大会那里，拿到祷告卡。

不幸的是，此时交通更加拥挤了，他的出租车开得更慢了。他紧张地拨弄着背部支架上的一颗铆钉。

“威利，”他妻子说：“要定睛在主的身上；神已经保守你胜利地经过了这么多的试炼。想想看，当你不需要拐杖，穿越北美大陆到处为他做见证，宣扬他不仅是你灵魂的救主，也是那位医治你身体的‘至大医生’时，那么，岂不更能荣耀主吗？”

威利知道她是对的，但疑虑仍像一条毯子试图要扑灭他的火焰。他回想起自己不用拐杖最后一次走路，到现在已经很久了。他那场事故发生在一八八四年，现在是一九五一年，过了六十六年了。

从一八八四年那个命中注定的夏季到今天已发生了许多事。他在床上度过的那七年好像一场噩梦，然而，那极度痛苦的七年却使他更亲近神。从他饱受折磨的床上，他写了一本鼓舞人心的书，名叫《诚挚的威利》，或叫《隐居者的反响》。这本书开始了他漫长的公共服务生涯。《诚挚的威利》一书的销售给了他足够的钱上大学。后来，他创办了《金色年华》杂志，担任主编十三年。

接着，他开始跻身政坛。一九一九年，他被乔治亚州的人民选上，在美国国会赢得了一席。威利对他在美国众议院的八年任期特别感到自豪；他的许多朋友仍称他“阿普肖议员”。一九三二年，他以“禁酒”党候选人的身份竞选美国总统。

在总统竞选失败后，他无偿地从事基督徒的教育工作，帮助条件恶劣的孩子上大学。他到过四十二个州的许多学校，给成千上万的学生们演讲，鼓励他们树立一个与神相关的目标。一九三八年他七十二岁时，被按立为浸信会的牧师，后来连任了两届“南方浸信会大会”的副主席。他甚至曾一度担任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的林达·维斯塔浸信会学院和神学院的副主席。

现在，他八十四岁了，威利·阿普肖对他出众的生涯感到自豪，尤其对于像他那样的残疾人。虽然经历了那些艰难的岁月，但他从未放弃他的梦想，即：总有一天，他会再次像其他人一样自由地行走。他总是相信，只要他能持守那足够的信心，凡事都有可能。

当出租车司机在拥挤的交通中挣扎着往前开时，威利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剪报再次读了起来，想从中得到鼓励。这篇文章说到去年发生在弗洛伦斯·南丁格尔·谢洛身上的奇迹，她是十九世纪英国那位著名护士弗洛伦斯·南丁格尔的亲戚。弗洛伦斯·谢洛住在南非；尽管她才三十出头，她的生命却被一个恶性肿瘤所扼杀，那肿瘤长在她胃部的十二指肠，使她不能消化食物。由于那癌症不能开刀，所以她的病症看来毫无希望。几个月来，医生通过静脉注射给她输营养，但她的肌肉一直萎缩，皮贴在骨头上。终于，她的体重降到五十磅，使她看上去像是包着皮的骨架子。她周围的人认为她已到了尽头，但弗洛伦斯·南丁格尔·谢洛却没有放弃。

她读过威廉·伯兰罕的事迹，以及他为病人祷告所取得的令人惊奇的成功。一九四六年，威廉·伯兰罕说，有位天使从神那里给他带来一个使命，要他带着一个神医治的恩赐给全世界的人。那天使告诉他，如果他祷告时诚恳，并能让人相信他，那么，任何疾病都无法在他的祷告面前站立得住，即使癌症也不能。谢洛小姐给威廉·伯兰罕寄去一张机票，请求他来南非为她祷告。不幸的是，这位传道人已经安排好了去瑞典、芬兰和挪威的日程。当弗洛伦斯·谢洛得知伯兰罕弟兄要在英国停留，为国王乔治六世祷告时，就租了一架飞机飞往伦敦。她的飞机比那架载着那位美国传道人的飞机晚几分钟着陆。在那个时候，弗洛伦斯差不多死了。她的静脉已枯竭，也就是说，护士再也不能把针头插进静脉为她注射营养了。她的声音极其微弱、呼吸短促、脉搏缓慢、若有若无。威廉·伯兰罕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神医治她，然后他发预言说：“主如此说：‘你会活下去，不会死’。”那预言听上去虽令人难以置信，但却实现了。这篇文章附了一张弗洛伦斯·南丁格尔·谢洛体重一百五十五磅的近照，她面带笑容，看上去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威利·阿普肖把这张剪报放进他蓝色西服上衣的口袋里。他的信心燃烧起来，好像被一阵强劲的加利福尼亚大风吹旺的林火一样。现在，只要让他进入那祷告队列中……

他的出租车在嘶叫的交通中，慢慢地停了下来，使那张祷告卡看上去离得更远了。威利喃喃自语道：“决不因任何事灰心，决不放弃。”

霍华德·伯兰罕在他哥哥的旅馆房门上轻轻敲着。“比尔，”他轻声地说：“聚会要开始了，如果我们不动身的话，可能会迟到。”

他听听有没有回答，没有回答。霍华德想举起手敲重一点，但还是决定不敲。这是他们在洛杉矶的第四天，他看得出他哥哥为病人祷告所感到的极度疲劳。可是，霍华德从没听说过他哥哥会在聚会前睡着。他大有可能正进入深深的祷告中。霍华德下了楼，到了一家饭馆，要了杯麦乳精泡沫牛奶，用吸管慢慢吸着。喝完饮料后，他又走到楼上敲门。这次，门开了一条缝。

在他们开车去“各各他堂”的路上，威廉·伯兰罕没有与他弟弟说话；他的心思集中在圣灵上。在他的旅馆房间，主的天使来见了他。即使比尔看不见那天使，但他总能说出什么时候天使靠近了。一种压力压到他的皮肤，好像一股充满电荷的微风。在这位超自然物的面前，比尔因敬畏和恐惧，全身会发麻。尽管那位天使来见他有好几百次了，但每次他来，比尔总会感到惊恐。然而，这位天使一说话，这种恐惧就消失了；异象常常随之而来，比尔控制不了这些异象。这种时候，他甚至控制不了自己的声音。这就是为什么在他们去教会的路上他没有对弟弟霍华德说话；他不想搅扰在他身上圣灵的恩膏，因为他知道他的恩赐会自动地在那种恩膏下运行，会消耗他的能量，而他需要为今晚的聚会储存体力。

因为他们到达“各各他堂”比原定的时间晚了，所以，比尔看到他的经理人W. J. 厄恩·巴克斯特站在讲台后传讲，就不以为奇了。一看到比尔，厄恩·巴克斯特立即结束他的简短讲道，领着会众唱伯兰罕大会的主题歌：

只要相信，只要相信，

凡事都有可能，只要相信……

比尔问候会众后，就问那些坐在后面的人能否听清楚。举手的人不多，比尔觉得不满意，就叫负责扩音系统的人把声音调大些。这是经常要做的一项调整，这是由于他和他的经理人个头不同所引起的。尽管这两人年纪相仿，但他们的外貌举止正好相反。厄恩·巴克斯特人高马大，站起来超过六英尺，厚实的胸部使他讲道时发出雄厚的男中音；巴克斯特一头粗密的头发长在他略呈方形的头上，带着一副金属框的眼镜。相比之下，威廉·伯兰罕只有五英尺七英寸高，体重一百五十三磅。比尔四十二岁，头发稀少，两鬓的头发开始秃了；使他高而后仰的前额更显得突出。他深凹的双眼给人一种全神贯注的感觉，好像一只老鹰站在悬崖高处洞察下面的山谷，不让任何动静逃过他的视线。

从一九四六年六月开始他的全国性事工，直到一九五一年二月的这次洛杉矶大会，威廉·伯兰罕把大部分的精力都用在为病人祷告。如果他在叫祷告队列之前有讲道的话，通常也是一篇简短的讲道，是关于圣经上神医治的基本教导。即使不讲道的话，他总会花几分钟的时间来解释他那不同寻常的事工。他会说一些话，像这样：

“亲爱的基督徒朋友，在我们开始为病人祷告前，我要每个人都清楚地明白，我没有声称自己是个神医；我唯一能为你做的就是为你祷告，没有人能医治；唯有神是医治者。

“我只是个人，是你的弟兄，带着一个由一位超自然物所印证的事工，他是从神那里来的主的天使，要将这些祝福赐给你们。那根连接电灯的电线岂能说‘瞧，我是多么了不起的一根电线啊’？不能，那根电线与电灯发光毫不相干，是电线里的电流使电灯发光的。我就像那根电线，我自己不能发光，除非从别处有人打开开关。你们看到我将赞美归给耶稣基督吗？因为这不是出于我，是从他来的。

“有些人以为新约里没有天使，只有圣灵在带领早期的教会。圣灵带领教会，的确是这样，但天使在各个时代一直都是服役的灵。你们记得吗？在《使徒行传》第8章，主的天使向腓利显现，指示他去迦萨的旷野，向那位埃塞俄比亚来的太监做见证。还有，彼得在监牢时，主的天使像一道光照耀着他，摸了他一下，他的镣铐就脱了，便带他出了监牢。[使徒行传12章]别忘了圣徒保罗，十四昼夜在刮着暴风雨的深海里，一切得救的指望都断绝了，保罗说：‘众位，我劝你们放心；我所事奉的神，他的使者昨晚站在我旁边，对我说，我们一个都不会丧命；所以，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 [使徒行传27章]约翰，这位《启示录》的作者，在圣经的最后一章写道：‘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 [启示录22章16节]瞧，《启示录》这卷书是由主的天使向约翰显明的。约翰俯伏在地，要敬拜那位天使，但那位天使拦住他，说：‘千万不可！我与你并你那些弟兄众先知同是作仆人的。’ [启示录19章10节]历世历代在众先知身上的预言之灵，在那里藉着约翰发出预言，由一位天使把将来的事显明给他看。那同一个灵今晚就在这个会堂里。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不要试图去搞个水落石出，只要接受就是了。”

一九五一年二月的这个晚上，比尔正在向洛杉矶的会众们解释他的事工，这时，他感到主的天使离开他的身旁，移到观众席的上方。这件事本身在他的聚会中并非少见，只是天使通常是在祷告队列开始，人们的信心普遍提高后才这样做。也许这里有人已经拥有极大的信心，比尔一边说话，一边观察着会众。接着，他看到了，那火柱像照相机的闪光灯一样发出亮光；它悬挂在一位坐在会堂后面靠近过道的瘦个子老人的上方。

比尔观察着那道超自然的光，直到变成一个异象。尽管他的眼睛还睁得大大的，但他不再看到“各各他堂”拥挤的会场了。相反，他看到的是，一个男孩在夏日里把一辆四轮拖车拖向一堆大干草堆。那男孩爬到干草堆的顶上，开始用叉子把草叉进拖车的后斗里。比尔头脑的一部分模糊地意识到他还在洛杉矶的“各各他堂”，正对着几千人讲话；但他头脑活跃的那部分却在那堆干草堆上，观看着一幕戏剧的展开。他感到好像同一时刻在两个不同的地方。

他一边观察着，一边继续对着麦克风说话。“我看到一个男孩在一堆干草堆上玩耍，他穿得很古怪。哦，他从干草堆上跌了下来，背部撞在那拖车上。我看到一个人把他抱起来，带他到医生那里。那医生留着白色的小胡子，戴眼镜，眼镜滑到了他的鼻尖上。我看到医生在那男孩身上忙碌，但不起作用，无计可施。医生就把他送回家，躺在床上。那男孩的情况变得很糟，他甚至受不了有人在他卧室走动所引起的震动。我看到他们在木地板上钻一些洞，以减少震动。现在，那男孩正在做某种事，哦，他在写作。现在，他成了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我看到他坐在轮椅上，人们推着他到处走；如果借用拐杖和背部支架，他也能行走。我看到他坐在一条长凳上，人们对他的演讲报以掌声。朋友们，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看见了华盛顿特区的白宫。现在，异象离开了我。”

那快速、连续的景象消失了，比尔再次看着“各各他堂”的会众。他不再看到那天使的光在会堂的后面，所以，他仔细地观察着那些坐在靠近那光刚才所在的位置上的人。“他在那儿，”比尔指着说：“他是那位坐在后面的老人，他的一对拐杖平放在他座位旁的过道上。”

当每个人回头去看的时候，比尔问霍华德他发出了多少张祷告卡。在大会的每个晚上，霍华德通常发出一百张新的卡，每张卡上印有一个字母和一个数字。比尔会随意挑一个数字，比如说85，然后就叫那些数字是85到100的人到前面来排一个祷告队列。由于每晚用一个不同的字母，所以每个字母的85号只在一次聚会上有效。这样就保证了挑选过程的公平；每天晚上，每个想得到祷告的人都有同样的机会进入祷告队列中。

当霍华德在旁边的过道叫人排队时，厄恩·巴克斯特向比尔走来，说：“伯兰罕弟兄，你知道刚才你在异象里看到的那个人是谁吗？”

“不，先生，我不知道。”

“他是威利·阿普肖，一位美国前任国会议员。他想与你说话，所以我把一支加长的话筒拉到了后面。”

一位引座员把那支加长的话筒插进了扩音系统。阿普肖先生的声音通过扩音器传了出来。“孩子，你怎么知道我年轻时跌下来摔伤了？”

“先生，”比尔答道：“我以前从未听说过你，我唯一能说的是我在异象中所看见的。”

“哦，事情正是那样发生的。我叫威廉·阿普肖，我代表乔治亚州担任了八年的国会议员。我在一九三二年竞选美国总统，但因为我反对威士忌酒合法化而被击败；我今天仍然反对它。我是十八岁时摔伤的；我残疾了六十六年，七年在床上，五十九年使用轮椅和拐杖。人为我祷告了十几次，都没有成功。就在几天前，罗伊·戴维斯博士建议我来这里，请你为我向神代求。孩子，我会完全得医治吗？”

“我的弟兄，我无法告诉你，我不知道。我唯一能告诉你的就是我在异象中看到的。现在，那异象离开我了。”

比尔向旁边的过道看去，霍华德点点头，示意祷告队列已经排好，可以开始了。

尽管会堂很拥挤，但没有几个人被允许坐在比尔身后的台上；他从经验中学到这样做是最好的。在恩膏下他对各种灵极其敏感，如果台上坐满人，他会感觉到其中的每一个怀疑者，他们的疑惑会使他很难集中注意力在祷告队列里的各种需要上。这不只是他自己的想法，他有圣经里的先例。耶稣在使睚鲁的女儿从死里复活前，他叫每一个怀疑者离开房间。彼得在为多加祷告前也是这样做[马可福音5章36-48节；使徒行传9章36-42节]。比尔不想让怀疑者坐在他身后的另一个原因是：每当患癫痫的来到主的天使旁边，那癫痫的恶鬼就会发作一番。如果附近有怀疑者，他们的不信会协助那恶鬼，使得比尔更难以控制。有时候，如果比尔确信传道人相信他那恩赐，他就会让他们坐在身后的台上。他能感到他们的信心，这对他有帮助。

通常，当祷告队列中的第一个人来到他跟前时，比尔会与他或她交谈一会儿，以便接触那个人的灵，就像耶稣在雅各井那里与那位撒玛利亚妇人谈话时所做的一样[约翰福音4章6-19节]。如果那人是基督徒，比尔会感受到一种热情、亲切的灵，常常他会看到在基督徒头上环绕着一道光。不用交谈多久，比尔就会感到那恩膏降在他身上。通常，就在那时异象会出现，他会看到患者边升到空中边缩小，几乎像是那个人以超音速离开他一样。然后形成一幅微小的图画，通常显示一些东西，揭示那人过去的事，那些事常常是与那人的毛病特别相关的。这些异象与梦相似，所不同的是比尔是完全清醒的，他所看到的景象是清楚而明显的。他可能看到一幢房子的墙，上面有这人的住址，或在邮筒上看到一个名字。很多次，他知道病人的毛病是因为听到医生所做的诊断。他在观看每个异象时，他会告诉会众他所看到的，但这些话并不是照他自己的意愿说的。异象离开他后，他对所看到的景象和所说的话，可能只有很模糊的记忆了。但这些在祷告队列的人总是证实他在恩膏下对他们所说的是正确的。如果比尔看见一道亮光在病人头上盘旋，他就知道神迹发生了。另一些时候，比尔会在异象中看见人们得了医治。这决不可能不是真实的。

讲道的恩膏与看异象的恩膏绝然不同。前者给比尔力量，后者使他精疲力竭。比尔不是虚弱的人；他打猎时（他经常打猎），每天可以在道路崎岖的山区走三十五英里，第二天起来又能再走这么远；但看一个异象比他抡一个小时的大锤还要累。在这些祷告队列的过程中，异象一个接着一个地来。当一个异象结束后，恩膏会暂时离开他，像一只鸽子在他上方盘旋，等下一个病人上前来。如果不是这样，比尔在几分钟内就会垮掉，他的身体不可能承受这种疲劳。而像现在这样，他可以维持二十分钟，也许三十分钟，过后，精疲力竭就使他麻木了。

那晚在“各各他堂”，十五个人被叫到祷告队列里，一个接一个地上来，每个有各自独特的毛病，异象都准确地辨明出来了。到了队列最后一个人走近他时，比尔踉跄着，好像要跌倒。厄恩·巴克斯特跨出一步要搀扶他，但比尔又站稳了。他擦擦脸，嘴唇觉到变厚，皮肤发麻，血液好像缺少循环。

突然另一个异象出现。比尔看到一位身穿白大褂的年轻医生，这医生戴着一副厚眼镜，前额上绑着一个圆形反射镜。这位医生交叉双臂，俯身往下看，失望地摇摇头。比尔随着这位医生的目光看去，说：“我看见一位瘦高、年轻的医生，他戴着一副橙色镜框的眼镜；他正在给一个约五、六岁的黑人小女孩开刀。他把她的扁桃腺取出来，但出了问题，现在，她肩部以下都瘫痪了。”

这异象刚离开他，比尔就听到一位妇女的尖叫。从会堂的很后面，一位身材高大的黑人妇女向台前走来。她拉着一副带轮子的担架，不断地喊：“主啊，求你怜悯！那是我的孩子！”几位引座员想要拦住她，但这位大块头的妇人像一位美式橄榄球员直臂挡住对方抢球手一样，她把引座员推到一边，继续向前走。最后，几个男人在她面前排成一排，她才不得不停下来；但她不停地喊：“牧师，那是我的孩子！那位医生就是那个样子的。那是两年前发生的事，从那以后她就没走过路，她得医治了吗？”

“我不知道，大妈。就像我刚才对议员说的，我唯一能说的就是我在异象中所看到的东西；躺在担架上的是你女儿吗？”

“是的，我为她得医治一直在祷告。”

“瞧，大妈，我可以为她祷告，也许主耶稣会医治她；但要说一定会，这个我凭自己做不到。”他看着他弟弟，“霍华德，这是队列中的最后一个吗？”

霍华德点点头，示意最后一位病人走上来。比尔注意到，有东西好像一条暗色条纹在会众的头顶上移动。当他观看时，那条纹扩大成一条城市街道。然后，他看到一个黑人小女孩手抱着洋娃娃，沿街蹦跳地下来。

比尔对那母亲说：“大妈，耶稣基督因你的信心给你赏赐，你的小女儿得医治了。”

那母亲因感动而颤抖，她俯身到担架下，亲吻她女儿；然后抬起头来，问：“牧师，我的孩子什么时候会好？”

“她现在已经好了，大妈。”

就在那母亲看传道人的时候，她女儿已悄悄地从担架上下来了。她一确定她的腿能撑住她时，就立刻尖叫起来。她母亲猛地转过身，一看，也尖叫了起来；然后向后跌进引座员们的手臂里。一分钟后，母女手挽着手，边赞美神，边大步地走向中间的过道。会众也热情地附和着她们的赞美声。

比尔看着那母女，直到她们走出了大门。“你看主耶稣能成就什么样的事，”他说着，他的话有些模糊不清，因为他感到很虚弱。他正要转身去对祷告队列里的最后一位妇人说话时，他从眼角那里察觉到有动静。仔细一看，比尔看到那位前任议员正从观众的上方，沿着同一条街道走下来。阿普肖议员穿着一套带白色细条的深褐色西服，头戴一顶南方的斯泰森毡帽。他亲切地微笑着，边走边轻触帽沿，向人们致意。

阿普肖先生坐在靠近中央过道的位子上，比尔向下朝那里望去。这位年迈的资深政治家在这教堂里穿的是一套蓝色西服，结一条红色领带。

“议员，你有一套带白色细条的深褐色西服吗？”

那位老绅士手还拿着那支加长的话筒。“有的，孩子，前天我才买的。”

这时，比尔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我的弟兄，你一直是个敬神的人，这些年日里你荣耀了神。现在，神给你赏赐，在你余下的日子里快活度日。你可以行走了，议员。主耶稣基督已医好你了！”

阿普肖先生不知道该做什么。他说：“愿神得到称颂！孩子，如果耶稣基督让我不用拐杖行走，我会在余下的日子里为他的荣耀而活。”

“议员……”比尔停了一下，身子踉踉跄跄；他感到体力很快就会耗尽。厄恩·巴克斯特和李罗伊·考普扶住了他，要带他出去。比尔轻声说：“议员，奉耶稣基督的名，站起来行走。神已经医治了你，这是‘主如此说’！”

李罗伊·考普牧师转身回到麦克风前，说：“伯兰罕弟兄说议员得医治了！”

威利·阿普肖觉得他的心直跳。他对自己说：“伯兰罕弟兄知道神的心，所以我必须凭信心跨出去，接受耶稣基督作我的医治者。”

他感到有什么凉爽的东西从他的身体穿过，他踢开拐杖，站了起来，走到过道上。他双腿上那早已枯死的神经忽然震颤着，活了过来。血液充满了他早已萎缩的肌肉。他的双腿奇迹般地支撑着他；他迈出一步，又迈出另一步。他在行走了！他无需辅助就能行走了！

这时，会众热情洋溢地敬拜神，威利·阿普肖沿着过道走到前面，与震惊不已的李罗伊·考普握手。然后，威利·阿普肖站在大家都看得见的地方，弯下腰去，摸他的脚趾头。

第54章

回 顾 一 九 五 一 年 前 的 往 事

1951

一九五一年六月的一个温暖的早晨，威廉·伯兰罕回到了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的家，他希望在举办接下来的一系列大会之前能得到一些休息。七月份，他计划举办整整两个星期的聚会；头一个星期在俄亥俄州的托莱多，然后两个晚上在伊利诺斯州的锡安；接下来四个晚上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伊利。他知道这一系列的聚会将会很紧张。因为刚结束的大会使他精疲力竭了，现在休息一下，对他保持健康至关重要。

对他来说，找到时间放松和舒展一下是不容易的，甚至在家里也是这样。一旦有人发现他回家了，到访者就会开始按门铃，到中午的时候他的客厅就会挤满要求私人会面和代祷的陌生人。自从一九四六年神给他这使命以来，情况一直是这样。通常，比尔对人们不停地这样侵犯他的隐私并不介意。他爱大家，愿意帮助他们。但是此刻，他太累了，谁也帮不了。如果他今天有私人会面，那些异象（私人会面中总是有异象）会把他撕成碎片。

美达说：“比尔，趁着人还没有来，让我带你到什么地方去。”

他们开车去了杰弗逊维尔东北方向十五英里的隧道磨坊那里。从前，他遭遇困难的时候，常常进入这片林地隐居起来，从这片宁静、绿郁葱葱的旷野中得到平安。这些山岭中藏着一个山洞，有时他就去那里休息和祷告。但今天，那里并不是他的目的地；要爬到他那个秘密的山洞去是件很吃力的事。一九四一年他们刚结婚不久，比尔曾带美达去过那里一次。她去一次就够了。在回杰弗逊维尔的路上，比尔觉得有一种冲动，要停在他小时候读书的地方。他把车拐进了附近的草坪，停了下来。利百加跑下去摘野花，美达跟在她后面溜达。比尔走到那个老井的水泵旁，上下摇着把手，给自己打了一口水喝。那间只有一房的校舍过去就座落在离水井不远的地方。现在，那间校舍已踪迹全无，甚至没留下一块可作根基标志的石头。比尔靠在木栅栏上，穿过山谷眺望着他长大的地方。那时候人烟稀少，现在，质量好的房子覆盖了整个山坡。那些房子与他小时候所住的那间两房的小木屋迥然不同。这三十年里，世界发生了何等重大的变化啊！

比尔记得，他还小的时候，他家小木屋上的原木看上去有多粗大。小木屋后面耸立着一棵巨大的苹果树，他曾以为那棵树会永远活着，但现在它已不在了。他记得，他父亲在那棵树下做的洗漱台，以及那面钉在树干上的破镜子。多少次他看着父亲在那棵树下刮胡子。查尔斯·伯兰罕是个矮小结实、肌肉发达的人。当他脱下衬衣洗漱和刮脸的时候，他身上的肌肉似乎在皮肤下起伏波动。比尔记得当时他想：“哇，看我爸爸多强壮，他会活一百岁！”但他没有。他死于一九三六年，仅五十二岁；喝太多的威士忌酒，把自己搞垮了。

在小木屋前面，过去有个水泉。比尔想起曾有多少次他吃力地拖着一只沉重的杉木桶到水泉那里打水。作为十个孩子中的老大很艰难，他父母对他的期望很高。他过去常常用糖果来交换，让他弟弟爱德华替他做家务活。现在，那口水泉不在了，毫无疑问是被推土机填了；爱德华也不在了。

想起爱德华，比尔强忍住了泪水。尽管爱德华比他小一岁，但他们是同时读书的。那些年月很艰难，他家太穷了，无论是他还是爱德华都没有什么衣服穿。一九一七年的那个秋天，比尔去上学，没有衬衣穿。下雪的时候，邻居的一位女士觉得他可怜，就送给他一件外衣。整个冬天比尔坐在学校里，每时每刻都穿着那件外衣，所以，其他孩子就不会知道他里面没穿衬衫。课间休息的时候，其他孩子就用店里买来的雪撬滑雪，比尔和爱德华从垃圾堆里找出一个破洗碗盆，当作雪撬滑，直到生锈的盆底磨穿了。中午的时候，他和爱德华会下到俄亥俄河岸边吃他们的又差又少的午餐；他们两人只拥有一个午餐桶。他们坐在一根原木上，午餐桶放在他们中间，小心翼翼地把豆子和玉米面包平分。比尔记得，那次他母亲给他们带了一顿好吃的爆米花；比尔提前溜出教室，偷偷地多吃了一些。哦，这样欺骗他弟弟，他真感到懊悔！

那事发生在一九一七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每天早晨的仪式从未变过。学校铃声响过之后，坦普尔太太就把她的学生集合到操场上，排成一列，用一根柳条鞭维持秩序。他们对着国旗宣誓，然后转身朝着校舍，一只手搭在前面同学的肩膀上，正步走进教室。每个学生在队列中的位置都是指定好的，比尔还记得队列的次序。最前面的是罗兰德·荷拉维，满头红发，暴脾气；罗兰德在一次赌博中打死一个人，后来死在狱中。下一个是威尔默，他卷入一场刀战中，喉咙被割断而死。威利斯·保罗呢？他死于一种肌肉被吞噬掉的疾病。霍华德·希金斯在高露洁工厂的爆炸中丧生。拉尔夫·菲尔兹和威利·欣克尔呢？他们也不在了。接着威利的，是爱德华，比尔的弟弟。爱德华总是排在比尔后面；一只手搭在比尔肩膀上，正步走进教室。（突然，比尔悲欢交集的怀旧之情，悲多过欢。一九二八年爱德华·伯兰罕在杰弗逊维尔去世，当时比尔正在亚利桑那州赶牛；那是比尔成为基督徒之前的事。尽管这样，爱德华临终前，他说：“告诉比尔，有一天我会在天堂里遇见他。”）

“哦，神啊，”比尔想：“我是他们中间唯一留下来的。我是谁，竟然还活着？你的道多么真实：我们在这里本没有常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希伯来书13章14节]。哦，主啊，我愿意放弃我余下的生命，只要你让我捧一把爆米花，走到天上的那些门前，说‘爱德华，好兄弟，这是那把爆米花，就是我们小时候我骗你而偷吃的那份’。”突然，比尔大声喊：“哦，神啊，让天使们来取走我这可怜、疲惫的灵魂，把我从这里带走吧！这个世界不再是我的家了！”

这喊声把美达带回到他的身边。她双手搂着他，说：“亲爱的，你出来这里是为了休息，可你现在哭得像个孩子；别这样了。”

“亲爱的，”比尔说：“巴不得你知道掠过我心头的是什么。我记得，当小沙仑·玫瑰生病时，我站在那间屋子那里的情景。过后，厚普也病了。我能明白神为什么取走厚普，但我一直都不明白为什么他要取走沙仑·玫瑰，她当时才九个月大。”

美达不要他再说了：“你不该想这些事，比尔，不是现在。”

但她的劝告来得太迟了，他已经沉浸在回忆之中……

威廉·伯兰罕出生在肯塔基州伯吉斯维尔附近的一间简陋、单房间的小木屋里。他母亲爱拉本身也不过是个孩子，只有十五岁；他父亲查尔斯十八岁。一九零九年四月六日，天刚破晓，比尔来到了这个世界上。据当时在场的那些人（其中有接生婆、一位邻居、外祖母、爱拉以及查尔斯）说，在他出生后几分钟，有一道非天然的光从打开的窗户中射进这个小木屋，在他床的上方悬挂了一会儿，然后穿过屋顶消失了。这是他生命中注定要与众不同的第一个征兆。

一九一二年，查尔斯把全家搬到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附近的一家农场。一九一七年比尔入学后不久，发生了一件使他感到恐惧的事，那次经历成了他童年时代最清晰的记忆之一。那时禁酒令还有效，而他父亲却叫他提几桶水到山上的一个非法酿酒蒸馏器那里，那蒸馏器就藏在他家后面的一间棚子里。七岁的比尔上到半山腰时，就坐在一棵白杨树下歇息。不久，他注意到有一股奇怪的旋风被缠在高处的树枝上，之所以奇怪，是因为它就呆在一个地方。突然，他听到一个好像是从旋风中发出的声音，这声音说：“不要喝酒、抽烟、或以任何方式玷污你的身体；因你长大后有一项工作要你去做。”比尔扔下水桶，飞跑回到家，尖叫地喊他母亲。他永远忘不了那个声音；每当他想要违背它的命令时，就有某种他所无法理解的东西来阻止他。

尽管有这些经历，比尔长大了还是远离神。他二十三岁那年，当他在新阿尔巴尼煤气公司上班时，毒气使他中了毒。这次的不幸事件严重地影响了他的健康；他的头和胃不断地疼痛，并得了严重的散光症。他的医生竭力要得出诊断，却被难倒了。最后他认定，是比尔的盲肠发炎，必须切除掉。

手术刚做完，比尔还躺在医院的病房里，这时，他感到自己的生命正在消逝。他想要叫护士，可是只能发出一点点微声；他的心跳变得更慢，就在那时，病房变了。他感到自己正走在一片幽暗、寒冷的森林里，死亡悄悄地跟着他。他听到远处的风声逐渐逼近，他感到恐怖，以为死亡要来取走他。忽然，他又站在了童年时代那棵白杨树下，抬头望着同一股缠在树枝上的旋风。他再次听到对他说话的那个低沉的声音，只是这次最后说的话与上次不同。这声音说：“不要喝酒、抽烟、或以任何方式玷污你的身体……我呼召了你，你却不愿意去。”

比尔呼喊道：“耶稣啊，如果那是你，让我再次回到地上去；我会从房顶到街角传扬你的福音；我会把你的事告诉每个人。”

立刻，异象就结束了；比尔又回到他的病房里，他的身体逐渐地康复了。

他成为“宣教浸信会”的传道人不久，觉得有带领自己要建立一间独立的教会。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一日，星期天下午，他在俄亥俄河为那些悔改信主的人施洗，结束他为期两个星期的复兴聚会。有一千多人站在河岸上观看。当比尔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十六个人施洗后，突然，有一团火球明明地出现在他的头顶上方，有个声音说：“正如施洗约翰被差遣预告耶稣基督第一次的到来，你也被差遣预告他的第二次到来。”

那个时候，比尔并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这件事似乎只是随着他一生而来的一连串奇异的事件中的另一件事；只是当时他已经是基督徒，这样的经历会加增罢了。有一次，他在异象中看到主耶稣站在空中，离地面只有几英尺。比尔对这些事件大惑不解，便去求问住在他那个地方的其他传道人。他们警告他，不要去管这种东西，还说是魔鬼正在耍弄他的心思。这吓坏了比尔，在那几年里，他一直在抗拒神在他生命中的这个不寻常的呼召。一九四六年五月，比尔一片混乱，到了极限。他躲到他那个秘密的山洞里，发誓决不从那山里出来，除非神来见他并向他解释他这奇异生命的意义。

连续几个小时，他在祷告中倾吐他那极度痛苦的感情，然后安静下来。尽管时间已过了午夜，但他根本没有睡意。比尔坐在一片漆黑中，边祷告，边思考，边聆听。忽然，他看到一道光，慢慢变大，直到充满那个狭窄的山洞；然后他听到了脚步声，从光中走出一个赤脚、身穿白袍的人来。那人身高有六英尺，体重至少有二百磅；浓密的黑发垂在肩上，脸上没有胡须；眼睛锐利，表情严肃。

比尔被恐惧卡住了喉咙。然后那人说：“不要怕，”于是比尔的惧怕全消失了。这个深沉、浑厚的声音就是比尔小时候在那棵白杨树下对他说话的同一个声音。那人继续说：“我是从全能的神面前差来的，要告诉你有关你奇特的出生和被人误解的生命，它们已经指明，你将要带着神医治的恩赐往普天下的各民中去。若你祷告时诚恳，能使人相信你，那么，就没有任何东西能在你的祷告面前站立得住，即使癌症也不能。你要到世界上很多地方去，为君王、统治者和当权者祷告。你要向全世界的民众传道，成千上万的人要来求问你。你必须告诉他们：他们的思想在天上所说的声音比他们的话语所说的更大声。”

比尔却说，他太贫穷，又没受教育，无法完成这项任务；他还说，没有人会相信他的。那天使说：“正如先知摩西被赐予两个迹象，以证实他是从神差来的，你也同样被赐予两个迹象。第一，你用左手握住人的右手，藉着你左手上所出现的振动，你就能检测出由任何细菌引起的疾病。然后，你必须为那人祷告。若你的手复原，你就能宣告那人得了医治；若没有复原，就求神祝福那人，然后走开。在神的恩膏下，不要试图用自己的心思去想，所当说的话必会赐给你。若你能保持谦卑、诚恳，你就能藉着异象说出他们心中的秘密。那样，人们必定会相信你。这将带着大能开始这福音，也必带来基督第二次的到来。”

比尔回到杰弗逊维尔，便告诉他的会众天使到访的事。有位教会成员上班时复述了这个故事，便引起威廉·摩根的注意，因为他妻子得癌症快死了。由于几个医生已经放弃对他妻子的治疗，摩根先生就想，把她带去让比尔·伯兰罕为她祷告也不会损失什么。

威廉·摩根把他昏迷不醒的妻子放在担架上带到了教会。当比尔用左手握住她的右手时，他感到了一种最奇怪的感觉。他的左手手腕和前臂有强烈的麻刺感，就像摸到一根带弱电流的电线；振动从他的手臂一直传到心脏，他的手表不走了。他手背上的皮肤变红，出现一些小白点的图案。当他祈求耶稣基督医治这位垂死的妇人时，那些振动就停止了，比尔的手立即复了原。就在那时候，他才意识到这些振动是从那个吞噬这女人身体的癌症病魔的生命来的，现在，那个病魔离开了。比尔脑子里没有丝毫的疑惑，宣布说：“先生，不要怕，因为主如此说：‘你妻子将会活着’！”

玛吉·摩根迅速地恢复了健康，几天后，她那目瞪口呆的医生就让她出院了；她完全健康地出院了。

这件神迹的消息传遍了基督徒的圈子，迅速传到了远至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和路易斯安那州什里夫波特的传道人那里，他们写信给比尔，请他去他们那个地方举办复兴会。比尔辞去了他在印第安纳州公共服务公司的工作，也从杰弗逊维尔伯兰罕堂的牧师位子上退下来，以便全时间地投入传福音的工作。

他周游四方，在全美和加拿大各地举办信心医治大会。他手上的迹象以及随之而来的神迹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群。每当比尔用左手抓住某人的右手时，如果这人患有病菌性或病毒性的疾病，他的左手就会变红、肿大。藉着出现在他肿起来的手背上的白点图案，他能够辨认出任何病菌性或病毒性的疾病。人们甚至不用告诉他所得的是什么病，他反过来会告诉他们，每次他都说对了。比尔为病人祷告后，如果手上的红肿消失了，他就知道那个病魔被赶出去了，那人也就得了医治。

每次聚会，都有几千人拥来要看这个从神来的大迹象，并有几百人喊着要接受祷告。眼见有这么大的需求，比尔毫不顾忌地逼着自己，为一大排的病人连续祷告三、四、五个小时，有时甚至六个小时；夜复一夜，月复一月，中间很少有休息。这样精疲力竭地为病人祷告了两年，之后，他的神经崩溃了；这迫使他离开这个事工六个月。当他重新出来事奉主时，他成了一个更有智慧、更加谨守的人了。

一九四九年，正如那位天使所说的，第二个迹象出现在了他的事工中。比尔在萨斯喀彻温省里贾纳举办一个祷告聚会；一位中年妇女从祷告队列中走上来。比尔还没有握着她的手做诊断，就看到一个异象，异象中她是个小女孩；他看到她的毛病，也知道她为什么来接受祷告。接着，他看到她的未来，她身体健康的未来。那个晚上开始的这第二个迹象，即藉着异象而来的辨明恩赐，就在每次聚会中取代了第一个迹象。

并不是说他手上的迹象离开了他，没有。如果合适，他随时可以使用它。比尔永远忘不了一九四九年他在加利福尼亚州举办聚会时所发生的一件事。当时，他和美达正在旅馆房间里，他的一位朋友保罗·玛利基打电话来求他帮个忙。“伯兰罕弟兄，我太太刚刚生了孩子，现在她病得很厉害。她的医生查不出是什么问题。我能带她去给你看看吗？”

“当然，玛利基弟兄，”比尔答道：“但你得今天把她带来，明天我要去卡特里那。”

保罗·玛利基马上就把他的妻子带来。比尔一眼就看出她病得很厉害。他说：“玛利基姐妹，把你的手放在我手上。让我们看看主会不会告诉我们是什么毛病。”她的右手一碰到他的左手，比尔就说：“哦，是股白肿病。”

“真是奇怪，”她说：“我的腿里面好像没有凝血块的任何症状。”

“你等着瞧，准是股白肿病；这个恩赐从不会错。”

玛利基太太看着比尔肿起来的手背，上面交错着一些凸起来的小白点。“这看起来真是不可思议，伯兰罕弟兄。你碰到每只手，都会这样吗？”

“不，”比尔说：“只有当那个人有毛病时，才会这样。你看看，我握着我妻子的手会发生什么；她没有什么毛病。”

比尔的手一从玛利基太太的手上移开后，手背马上复了原。美达伸出右手，放进他丈夫的左手中。比尔吃了一惊：“美达，你有妇女病；你左边的卵巢上有个囊肿。”

“我没感觉到，”美达说。

“但不管怎样，它在那里。”

两天后，玛利基太太的医生治疗了她腿里面的凝血块。

从那时起，比尔就一直关心他妻子卵巢里的那个囊肿。最近，他有机会让医生给它做个检查。一九五一年三月十九日，他带美达去医院，他们的第二个孩子撒拉将要出生。与生第一个孩子一样，美达生这个孩子也得用剖腹产。她正准备要动手术时，比尔对迪尔曼医生说：“你给她开刀时，看看她左边的卵巢，如果发现有囊肿，就把它切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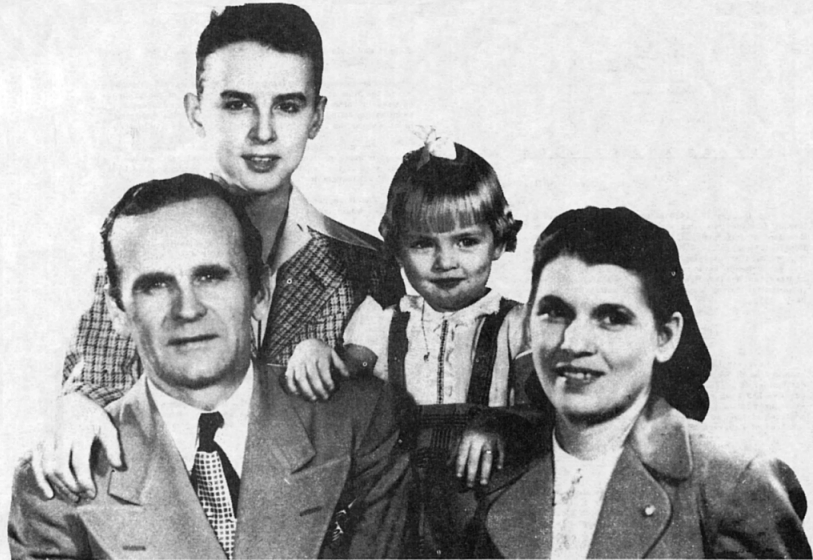
后来，迪尔曼医生说：“我看不出她的卵巢有什么问题。”

比尔满怀希望地用左手握住他妻子的右手，不幸的是，他看到自己手背红肿起来，他知道那个囊肿仍在那里。

一片云在草地上投下了影子。从河上吹来的微风也觉得凉飕飕的；美达打了个寒战，建议说，该是回家的时候了。

比尔凝视着妻子的脸庞，欣赏着她柔和的面颊和温柔的眼睛。她只有三十二岁，但黑发里已夹杂着几条白发。比尔在家时，她要保护他不受公众的干扰，所以，他把她头发变白归于她的这份努力。他深深地爱着她；若是像失去第一个妻子厚普那样失去她，那将是何等的可怕。主肯定决不会再让这样的事发生，难道他会吗？

比尔抱起手里拿着一大束野花的小利百加，把她抱回到车上。



前排是比尔和美达，后排是比利·保罗和利百加。摄于一九五一年初。

第55章

霍 尔 不 可 思 议 地 得 医 治

1951

由于威廉·伯兰罕出去传道一出去就是几个星期，所以，每当他从事工场回到家后，总有许多消息要分享。比尔即将到来的南非布道大会终于定下了日期，美达听到后非常激动。他将于一九五一年十月一日从纽约飞往南非。

比尔对这次行程心里蕴藏着复杂的感情，他有一部分是分享美达的兴奋。这只是他第二次离开北美。一九五零年春天，他在斯堪的纳维亚的医治大会吸引了大规模的人群，并且发生了各种令人震惊的神迹，其中包括一个已死了半个小时的芬兰男孩，他靠着耶稣基督的大能又恢复了生命。比尔期待在南非也有类似的结果，因为神已特别地告诉他去那里。

一九五零年一月，比尔正在德克萨斯州休斯顿举办一场大会时，他收到了一封从弗洛伦斯·南丁格尔·谢洛寄来的信，恳求他到南非德班为她祷告。胃癌正使她慢慢地饥饿而死。谢洛小姐随信寄来一张机票和她自己的一张照片，照片上可以看到一个瘦得像埃及木乃伊的女人。比尔因不能飞去她那里而感到遗憾；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很快就要去斯堪的纳维亚举办大会。她的照片令比尔充满了同情心，以致他祷告说：“神啊，如果你要我去南非，请你医治这个女人。”出乎比尔的预料，弗洛伦斯·谢洛租了一架私人包机飞到英国去见他。在一九五零年四月的一个雾蒙蒙的早晨，神在那里奇迹般地医治了她。这样，比尔就知道神要他去南非德班，他也期待着神将在那个国家行大事。

同时，他有些担心；去年秋天他在路易斯安那州什里夫波特时，圣灵降临在他身上，预言说，撒但将在南非给他设下一个圈套。比尔不知道那会是个什么样的圈套。在他的想象中，冒出了那些巫医向耶稣基督的大能挑战的念头，那看上去不怎么像圈套。在非洲等着他的是不是另一种他想象不到的圈套呢？想到这点他就感到不安。

除了好消息外，美达也有一个坏消息要告诉他，比尔的朋友威廉·霍尔快死了。

“不可能是霍尔弟兄吧！”比尔惊讶地说。威廉·霍尔是十一年前他在印第安纳州米尔顿举办复兴大会时第一个悔改信主的。后来，这人成了米尔顿浸信会的牧师。

“是的，”美达说：“他得了肝癌，迪尔曼医生说他活不久了。他们带他到新阿尔巴尼，现在他就躺在他妹妹家里。他一直打电话来找你。”

“那好，我们现在就过去看看他。”

他们到了那屋子，比尔吃惊地看到他朋友的样子又瘦又很可怕。那人的皮肤变成橘红色，像南瓜那样。比尔问：“怎么回事，霍尔弟兄？”

威廉·霍尔吃力地说：“伯兰罕弟兄，医生们已经尽了力。我猜想，这是我人生道路的尽头了，除非神行一个神迹。”

比尔为他的老朋友做了祷告。比尔和美达正要离开时，霍尔太太跟着他们走出了屋子。她问：“伯兰罕弟兄，你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吗？”

“很抱歉，霍尔姐妹，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祷告。”

她向远处望去，喃喃自语道：“也许有其他医生……”

“在这点上，医生就像传道人一样，”比尔说：“你必须信任他们，否则他们也帮不了你。当然，还有我的老朋友山姆·阿戴尔医生。就医学水平来说，我认为他是最好的一位。”

霍尔太太收回她的视线，看着比尔：“不知道你的朋友阿戴尔医生愿不愿意检查一下我丈夫。”

比尔说：“我问他一下。”

比尔给他打电话时，阿戴尔医生说：“比尔，我只要去医院看看他们的检验报告就行了。它们会告诉我需要知道什么。”那天上午晚些时候，阿戴尔医生回电话说：“我读了检验报告，这人得了肝癌；这种癌症不能开刀，无法治愈。他会死的。”

“有没有哪个专科医生你能送他去看的呢？”比尔问。

“哦，我们可以送他去路易斯维尔的埃伯尔医生那里，他是这个地区最出色的癌症专家之一。”

像抓到了救命稻草一样，霍尔太太雇了辆救护车把她丈夫送到俄亥俄河对面的埃伯尔医生诊所。

那天傍晚，另一个老朋友，新阿尔巴尼美因街卫理公会的约翰逊牧师，打电话给比尔求他帮个忙。“伯兰罕弟兄，你为我举办一两场聚会好吗？如果你能来，我真的会很高兴。”

“我不想为病人祷告，约翰逊弟兄。我回到家，就想尽量放松一点，避免为病人祷告，因为那辨明恩赐一来，就会把我累垮。”

“那么，来为我讲道吧。就为我讲一个晚上，我答应不会叫你为病人祷告。”

“好的，约翰逊弟兄，你要我那个晚上去？”

“最好是在星期三晚上。”

由于约翰逊牧师在他星期三上午的电台广播上宣布了这次聚会，那晚就有五百多人挤进了美因街卫理公会教堂，还有许多人站在外面，希望能进去。由于教堂的窗户很高，外面走道上的人看不到里面，所以，一位执事就把扩音机放在窗户上，至少他们也能听到讲道。比尔到达教堂的时候，外面走道上的人很密，他进不了门。一位执事带他到教堂后面的小巷子，另有一人从一扇打开的窗户里伸手下来，抓住比尔的手腕，把他提进去。

那晚在讲道时，比尔说：“你不是因为醉酒而下地狱；你不是因为抽烟或嚼烟草而下地狱；你不是因为说谎、欺骗或偷窃而下地狱；你不是因为犯奸淫而下地狱……”

突然，一位卫理公会的大妈跳了起来，打断他，说：“伯兰罕牧师，我讨厌那样说。那些都是罪！如果你不是因为这些事下地狱，那么你因什么事下地狱？”

“你下地狱是因为你不信神的道，神所定罪的唯一的罪就是不信的罪，这些其它的事只是罪的属性。你做这些事是因为你不信。但奇怪的是，你可以一辈子坐在教堂里却仍然不信神的道！圣经说，那信耶稣基督并受洗的，就必得救；不信的，罪已经定了[马可福音16章16节；约翰福音3章18节]。耶稣说，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约翰福音5章24节]。如果你真的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你就不会去过你在遇见主之前那样的罪恶生活。”

聚会结束后，约翰逊牧师说：“伯兰罕弟兄，我知道我答应你，不叫你为任何病人祷告，但我们这里有位主日学教师需要帮助；她的名字叫谢恩太太。她是个可爱的妇人，是我最忠心的成员之一；可她患了神经病。过去十年来，她一直去路易斯维尔看一位精神病医生，但一点帮助也没有。许多有医治信心的人也为她祷告过，但没有任何帮助。她的情况仍然很糟，她的神经一塌糊涂。你愿意只是为她按手，求神祝福她吗？”

“好的，在那里可以找到她？”

“我告诉她在地下室的楼梯那里等我们。”

听约翰逊牧师这么描述她，比尔还以为他会看到一个需要用约束衣限制住的女人。相反，他看到的却是一位三十出头、漂亮的女士，一眼看去她似乎很正常。

“你好，伯兰罕弟兄。”她说。

“你好，女士。你就是那位要我祷告的病人吗？”

“是的，我是谢恩太太。”

“你看上去没有病啊。”

“我并不是真有病，我不知道自己到底出了什么事，我就是控制不了自己；有时候，我真怀疑自己是不是疯了。”

这时，比尔注意到这个女人的动作有些神经病的征兆：指头不停地动，嘴角边有点抽搐。比尔说：“姐妹，我不认为你发疯了。让我们把你的问题带到主耶稣面前。”

他按手在她身上为她祷告，但祷告结束后，他无法确定她是否得了医治。

两天后，比尔和美达在新阿尔巴尼购物时，在街上遇到谢恩太太。“姐妹，你好些了吗？”比尔问。

“没有，越来越糟。”她呻吟着。她的头像小鸟那样抽动着，眼睛来回地盯着大街上的各种目标。她看上去怕得要死，好像怕随时会被人打劫一样。“伯兰罕弟兄，我不能离开新阿尔巴尼，因为如果我离开了，我知道某样东西会抓住我，我想我真的发疯了。”

“我不这样认为，姐妹。你是个生活远离罪恶的基督徒吗？”

“是的，我是个成圣了的卫理公会信徒，已经重生了。我每个星期天下午教导年轻的女孩子主日学课程。”

“那么，我再为你祷告吧。”比尔低下头，祷告说：“神啊，请你怜悯这个可怜的妇人，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当他们分手时，比尔仍觉得这件事没得到解决。

第二天，谢恩太太的一些朋友带她到比尔家。她挣扎着要摆脱他们，尖叫着：“带我回家！我不能离开新阿尔巴尼，否则我会死的！”比尔试着和她说话，她还是喋喋不休地说她是怎样不能离开新阿尔巴尼，否则地会裂开口把她吞下去。比尔再次为她祷告后，她镇定下来；但比尔并没有硬坚持她得了医治的错觉。某种深藏着的东西还在使她不安。

谢恩太太也知道这点。“伯兰罕弟兄，我相信当恩膏在你身上时，你若为我祷告，我就会得医治。”然后，她对她的朋友们说：“下次伯兰罕弟兄在新阿尔巴尼附近举办医治大会时，我现在告诉你们，我要去，即使你们不得不用约束衣把我绑住，我又叫又踢，也要把我拖到那里。”

那天晚些时候，比尔接到山姆·阿戴尔医生的电话。“比尔，埃伯尔医生给我有关你朋友的病情结论。你最好去告诉他妻子，霍尔先生大概四天内就会呜呼哀哉了。”

“再也没有办法了吗？”

“比尔，癌症就长在肝里！你不可能取出他的肝脏还能让他活着。他快死了，既然他是个传道人，我想，他应当做好走的准备了。”

“哦，他的魂与神是和好的；但我真不愿看到他走，他才五十五岁，他还能为主做许多的工。为什么神要取走他，我不知道。”

“是啊，这让人难以理解；有时我们只好去接受它。”

比尔和美达开车过去告诉霍尔太太。当她的最后一线希望在无情的现实面前撞得粉碎时，她悲伤失望。比尔尽力安慰她，说：“霍尔姐妹，记住他是个基督徒，他准备好要走了。使徒保罗对基督徒们说：‘这地上的帐棚若拆毁了，我们已经有一个在等着了[哥林多后书5章1节]。’霍尔弟兄要去的地方比这里好得多。当然像你这样的年纪，又没有儿女，会感到孤单。但你必须记住，神知道什么是最好的，也在成就那最好的。”

“我只是不知道没有他我该怎么办，”她伤心地说。

“让我们进去，再为他祷告一次。”比尔建议说。

威廉·霍尔一个星期来都是时昏时醒。现在他昏迷不醒，橘红色的皮肤看上去像蜡一样。比尔、美达和霍尔太太再次祷告，求神怜悯，存留他的性命。

比尔离开前，霍尔太太几乎是求着问他：“伯兰罕弟兄，关于这事神在异象中对你说过一个字吗？”

“很抱歉，霍尔姐妹，他一句话也没说。我全心地祷告过了，也许神要让霍尔弟兄离世。”

“你认为他会死吗？”

“是的，我相信他会的，因为所有证据对他都不利。这应该是主的旨意，但我不能很肯定地说。”

比尔和美达就开车回家。像往常一样，许多小车沿着他家前面的那条小路停着；十几个陌生人等着要见他。他为他们每个人祷告了，最后一个在午夜刚过后才离开。比尔把他打松鼠的猎枪搁在卧室的门边，就坐在床沿，把闹钟设在凌晨四点。既然在自己家里很难得到休息，他就想一大早到林子里去，花几个钟头打猎，然后躺在树下打个盹。至少林子里不会有人打断他的睡眠。

凌晨四点，闹钟响了；比尔迷迷糊糊地爬起来，摸索着穿上衣服。他把指头放在百叶窗帘的横条之间，上下扳开横条露一个口，可以看到外面。有时候，有人午夜才来，就睡在车里，等到天亮再叫他为他们祷告。今早车道空空的，也就是说，他可以按时去打猎了。

他拿起那把0.22口径的来复枪，打开走廊上的灯，脚步踉跄地向浴室走去，边走边揉眼睛，赶走睡意。走到走廊的一半时，他看到一粒绿色的小苹果，明显地挂在墙上。比尔想：“我妻子为什么把一粒疙疙瘩瘩，被虫吃了的苹果挂在墙上？”他走近一步，要看得清楚点。突然，他意识到他错了。这个苹果不是钉在墙上，而是悬在半空中！

比尔一脚跪下，把来复枪放一边，摘下帽子，说：“我的天父要他仆人知道什么事呢？”

另有一粒绿色苹果，上面布满虫斑，出现在第一粒的旁边；然后又有一粒，又一粒，直到五粒疙疙瘩瘩的苹果组成一团，浮在空中。比尔正惊讶地看着，这时，一粒又大又无瑕疵的黄苹果落在这堆苹果的上面。比尔听到一声“嘎吱”声，就像人吃很脆的水果时发出的那种声音。吃了五大口，那一个黄苹果就把五个绿苹果全吞掉了。

这异象消失了，但那超自然光仍留在那里，在靠近天花板的空中盘旋，发出旋风一般的响声。那光并不是异象，比尔又问：“我主要他的仆人知道什么？”

“站起来，”那天使命令道：“去告诉威廉·霍尔，主如此说：‘你必活着，不会死’。”

随即那光就消失了。

他要打松鼠的念头全没了；他跑回卧室叫醒妻子，告诉她这个好消息。她说：“哦，我能跟你一起去吗？”

他们开车一起去那家，威廉·霍尔躺在那里快死了。他们到达时，晨光刚刚冒出树梢。梅吉·霍尔坐在丈夫的床边，看上去疲惫、倦怠；她正揉着丈夫的手。

“他现在怎样了？”比尔问。

“他还没有死，伯兰罕弟兄，但快了。你看上去为何这样兴高采烈？”

“霍尔姐妹，我有给你丈夫的‘主如此说’。”

她倒吸了一口气：“是好事吗？”

“是的，霍尔姐妹。”比尔转过身，说：“霍尔弟兄，你听得到吗？”

他眼皮眨了眨，用微弱的声音沙哑地说：“我还没去吗？”

“还没有，你不会去的，还不会。我有一句从主来要给你的话。大约两小时前我看见一个异象。霍尔弟兄，你病多久了？”

他太虚弱，想不起来了，威廉·霍尔把目光转向妻子，喘着气说：“梅吉，你告诉他。”

“到现在有五个月了。”

比尔点点头：“我想也是这样。今天一大早，我看见一个异象，有一个大的黄苹果吞掉了五个小的，被虫吃了的绿苹果。这些绿苹果代表霍尔弟兄生病的这几个月。从现在起，他将开始好转。这是‘主如此说’！”

比尔回到家后，就给他朋友山姆·阿戴尔打电话。“医生，你知道那个你说四天内就会呜呼哀哉的人，主刚才告诉我，他不会死。”

山姆·阿戴尔愣住了。“这不可能，他肝里长满癌，怎么可能活下去？”

“我不知道，但他会活下去，因为主已经这么说了。”

“比尔，我不是要怀疑你；我见过你身边发生过这么多奇异的事，你告诉我的事，我本该相信；但我这个老古板的医生要看到事情发生后才会信。”

“瞧，你不用等到老就会看见这事发生的，因为这事必定应验。”

第56章

破 酒 吧 间 里 的 生命

1951

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一日，星期六晚上，俄亥俄州托莱多的大礼堂里热得像火炉一样；威廉·伯兰罕站在观众席前面的高台上，他在明亮的灯光下汗流浃背。他刚刚讲完道，这时，霍华德·伯兰罕正在安排十个人进入祷告队列。队列中的第一位走上前来；磁带一直在运转，永远地捕捉这一次的聚会。

“说说话会使我清醒一点，”比尔承认说：“我猜想这只是人的神经特点。现在，我必须让自己静下来，以便得到主的天使的膏抹。我想我们是陌生人。”

“是的。”

那人一说话，比尔就看见他缩小到拳头那么大，出现在空中。接着，异象揭示了他的毛病。比尔说：“你好像有瘘管性的头痛，我看见你这样坐着，手扶着头；你还有轻微的晕旋症。我说，你是个福音传道人。你有心脏病，对吗？”

“没错。”

比尔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为我亲爱的弟兄祈求你的怜悯。我祈求，愿那此时在这里的圣灵祝福他、医治他，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弟兄，现在回去吧！你会好的。”

队列里第二个上来的是个瘦小的老妇人，她看上去很虚弱。比尔说：“你动过一次手术。有几个人围在手术台边上；我看见一位金发的护士退回到一边去；我看见那位主刀医生转过身来，他人又高又瘦，脸上戴着白口罩。他从你身上取走了七根肋骨；从此以后你变得虚弱、神经质，是吗，姐妹？你一直住在疗养院里，但好像没什么帮助。”

异象消褪了，比尔轻轻摇摇头，使自己知道在哪里，“是真的吗？”他问。

“每句话都是真的，”她回答。

比尔按手在她身上，祷告说：“撒但，我作为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信徒并代表他，因着他在各各他为我们而受的痛苦，我靠着耶稣基督，命令你离开这个妇人。”比尔劝告那妇人回家去，吃她想吃的，过几天称一称体重，把她的见证寄给他。

藉着下一位病人，比尔证实了他手中的迹象仍在运行，并揭示了这位妇人咽喉里的癌肿瘤。她也奉基督的名得了医治。

接着，一位女孩上前来；比尔问：“你从哪里来的？”

“安大略省。”

“加拿大安大略省。那么，我们俩的出生地有千里之遥，时间相隔很多年。我若用什么方法能知道你的事，那么肯定是藉着一种超自然的能力临到的，对不对？”

“是的。”

异象来了。“我看见你有哮喘病，你在一家医院检查过这病；我看见你身边有一个医生。现在，我看见另一件事，你还出过一次车祸。”异象一结束，那一闪而过的场景也从他的记忆中消失了。但他从经历中知道，当他处在恩膏下，无论说什么都是正确的。他确信地说：“姐妹，你相信我是神的先知，我所说的都是真的吗？你信吗？很好。我要按手在你身上，耶稣死在各各他时，他就医治了你。你意识到一个超自然物此时就在这里，你也相信这是他的同在，对吗？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祝福你，我的姐妹，愿他从你身上除去哮喘病。愿你回到安大略省，成为一个健康的人；在你的余生中见证临到你的神的恩典。”

比尔转向会众，问：“你们爱耶稣吗？”

空中回荡着“阿们”的声音。

“如果耶稣今晚站在这里，穿我这套西装，他能为你们做的也就是他现在在做的。耶稣说，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惟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约翰福音5章19节]。耶稣藉着异象从父那里看见这些事，他没有把所做的事归功于自己。后来，住在他身上的圣灵离开了，他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与你们同在，甚至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 [马太福音28章20节；约翰福音14章16-20节]。对不对？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希伯来书13章8节]。

“如果我说是我做了这些事，那么我就是个撒谎的；我没有做这些事。藉着他至高的恩典和怜悯，耶稣基督把这些事显给我看；这不是为我的缘故，是为你们得医治。神先差来他的道；接着差来他的传道人；现在，他差来预言的恩赐，为了提高他子民的信心，使他们相信他。若这不是怜悯和恩典，我就不知道它是什么了。

“神从未从地上取去他的灵；神取去他的人，但决不是他的灵。当他取去以利亚后，加倍的以利亚的灵就临到以利沙身上[列王纪下2章1-15节]，对不对？几百年后，这灵临到施洗约翰身上[路加福音1章11-17节]；圣经预言在末日这灵还会再来[玛拉基书4章5-6节；马太福音17章10-11节]。神取去他的人，而不是他的灵；他的灵还留在这里。当圣灵走了，教会也一起走了。那时，再也没有救恩了。当圣灵走了，怜悯也就过去了。”

比尔第二天早上醒来时，那是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二日，星期天，他仍感到疲惫。在七月潮湿的热天里，他连续传讲了五个晚上后，体力严重透支。厄恩·巴克斯特主动提出早上聚会由他传讲，这样，比尔就能在汽车旅馆房间里休息。比尔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个提议，他可以用这段空闲的时间祷告，为星期天下午和晚上的聚会做准备。中午时分他饿了，就出去买了一块三明治。

他住在托莱多郊外几英里的一间汽车旅馆里。整个星期他都在旅馆附近的一家又好又清洁的餐馆吃饭，但这家餐馆星期天关门。路对面的另一家餐馆还开着，比尔就走过去，进了那家餐馆。

门“呯”的一声在他后面关上了。他扫视了一下这间昏暗的酒吧，自动唱片点唱机播放着庸俗、嘈杂的音乐，振动了整个房间。在他的左边，他看见一位警察站在那里，一手搂着一个女人，另一手往老虎机里投硬币，这使比尔感到震惊。赌博在俄亥俄州是非法的，可是这里站着一位代表法律的人，却公然违反他曾宣誓要维护的法律。在这房间里，给年轻人树立的是什么样的榜样呢？比尔注意到，一位约十八岁的女孩坐在桌子边，手里拿着一杯啤酒。她穿着一条短裙，很不正派，有两个男孩子在向她献殷勤。比尔感到厌恶。接着他往右边看，那里坐着一个上了年纪的妇人和两个差不多年纪的男人；三个人都在喝啤酒。那女人看上去很可怕：卷曲的短发染成蓝色，眼圈涂了蓝色的眼影膏，嘴唇涂蓝色的唇膏，手指甲和脚趾甲都涂了蓝色的指甲油。她穿着宽松、无袖的女装，手臂露出松弛的肌肉；她穿着短裤，大腿也露出松弛的肌肉。她试图点烟，但火柴划不着。

比尔恶心极了。在他的头脑里他比较着，每晚他在聚会中所经历的是神那种令人敬畏的圣洁，而在这个破酒吧间里他所看到的是这种世俗的东西。他想：“哦，神啊，你怎能看得下去呢？我的小利百加和撒拉岂是要在这种败坏的环境中长大吗？为何你不毁灭这世界，让它彻底完蛋呢？看看那个少女，她本该在教会里，却在这里举止如此失常；那个跟警察在一块的女人却在赌博；而那个当奶奶的人却坐在那里酗酒。这一切看起来都败坏了；我们国家的年轻一代，为母之道，法律，甚至中老年人，都完蛋了。”

他站在那儿，就在他心里批评他们时，一种奇怪的感觉临到他。他走到一个昏暗的角落，在一张空桌边坐下。突然，他看见世界在空中旋转着。地球周围环绕着一条深红色的条纹，好像一朵细长的云彩。比尔听到一个声音解释说：“那深红色的遮盖物是主耶稣受死、拯救罪人而流的血，这就是为什么神不能毁灭这些人的原因，他们仍然有机会。每一位必死的人都有权利接受他们的救恩，直到他们死、越过这宝血的那一天。他们若没有接受就死了，是已经被定罪的。但只要还活着，他们若愿意接受，就有权利到生命树那里。”

比尔揉揉眼睛，心想：“发生了什么事？我知道我没有睡着。这必定是个异象，我肯定这是个异象。”

他能看见耶稣基督站在世界的上方，俯瞰他的创造物。耶稣看上去忧伤、令人同情。比尔能看见耶稣头上的荆棘冠冕；血从他两鬓上流下来以及他胡须上被兵丁戏弄而吐的唾沫。耶稣不时地抽搐着头，好像有东西击打到他的脸。比尔不知道他为什么抽搐，后来耶稣说：“它们是因受你的罪击打而引起的。”

比尔惊呆地看着异象中的他自己，自己做了不该做的事，说了不该说的话。每次他一犯罪，就看到一个黑点穿过空中驶向神的宝座那里。他本能地知道，他的任何一个罪若延伸到神的宝座那里，他的生命就完了；神会当场杀死他。但有什么东西挡在路上；那环绕地球的红云，好像起着缓冲器的作用，把他的罪从那圣洁的神面前弹掉了。

这时比尔注意到，那环绕世界的深红色线是从耶稣肋旁的伤口流出来的血而来的。又有一个罪的污点向上飞去，当它击打到耶稣时，他就抽搐一下，一滴血从他额上淌下来。他举起手说：“父啊，赦免他，他所做的，他不知道。”

比尔心里一阵疼痛，心想：“哦，神啊，那是我做的吗？肯定不是我吧？”

但那就是他。一本书在神的宝座附近打开着；比尔能看到自己的名字大大地写在前面，他名字下面还有字，但他识别不出来。这本书的每一页都写满了字，每次一个罪的污点从地上升上去，书页上就多了另一个句子。

比尔战战兢兢地走近那书，近到能看见字。他吓得倒吸了一口气。在他的名字下面写的是令人寒战的词：“被定罪了！”

在异象中，比尔的气力离开了他，便倒下去了。他虚弱、抖嗦，爬到耶稣脚前乞求：“主耶稣啊，我不知道我的罪这样伤害了你，请你赦免我吧？”

耶稣用指头在他肋旁的伤口处蘸一下，把他自己的血当作墨水，用指头在书的封面上写道：“被赦免了！”然后，他把书扔到他身后，不见了。

以前，比尔在异象中从未见过这么可爱的事，或从未感到这么喜乐、释放。他还来不及表示感谢，耶稣就说：“我赦免了你，你却要定这些人的罪。”

比尔意识到后就僵住了；是的，一分钟前他还想叫神把整个地方都摧毁。现在，他却从不同的视野去看这酒吧间里的人。

异象快消退时，那声音对比尔说：“你被赦免了，但她呢？她也需要福音。”

比尔带着清新、同情的目光看着酒吧间，心想：“哦，神啊，我怎么知道谁是你呼召的，谁不是你呼召的？对每个人传讲是我的事。”

那两个老人和那个肌肉松弛的妇人大声地笑着。比尔看着他们时，那两个老人起身往男厕所走去，留下那女人独自坐在那里。比尔走到她的桌边，说：“你好，女士，我能坐下来吗？我想跟你谈谈。”

她“咯咯”地笑着，抬头看着比尔，打着嗝，放下酒杯，含含糊糊地说：“我已经有伴了。”

“我不是那个意思，姐妹。我是个传道人，我想与你谈谈你灵魂的事。”

当他称她“姐妹”时，她的态度变了。她说：“你请坐吧。”

比尔把椅子拖到桌边，做了自我介绍；然后，跟她讲了他刚刚见到的那个异象。“我站在那里，心里在批评你；我觉得神应该降下来，把这地方拆毁掉。但现在我改变了想法，我那样定你的罪，你愿意原谅我吗？神赦免了我的罪，我也要他赦免你。”

“伯兰罕，”她嘀咕着：“伯兰罕……你是那位在这竞技场举办复兴会的？”

“是的，女士，就是我。”

“我曾想下去那里，但就是无法叫自己去。伯兰罕先生，我是在一个基督徒家庭长大的；我有两个女儿，她们都是基督徒。我知道我在哪里走偏了路，后来走上了迷途。”她简短地讲了她的故事，略微谈到了那次错误的选择，使她走向了人生的黑暗面，充满了失望和痛苦。

她讲完后，比尔说：“姐妹，我不在乎你做过什么，耶稣基督的血仍然环绕着你。这世界都被他的血覆盖着，它保护你免于神的忿怒。只要你身上还有一口气，他的血就遮盖着你。某一天当气息离开你的身体，你的魂离开你，越过这世界，去到一个地方，在那里这血对你就没有用处了；那里只有审判。当你仍有机会得到赦免的时候，要接受它，祈求耶稣赦免你，使你得救。”

她低头看看她的啤酒，说：“伯兰罕先生，我一直在喝酒。”

比尔拉着她的手，说：“这没关系。圣灵提醒我过来告诉你这事，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呼召了你，姐妹。你正在做错事，你只会让事情越变越糟。”

“你认为神会要我吗？”

“他绝对会要你。”

她捏一捏比尔的手，热切地说：“你愿意为我祷告叫我得救吗？”

他们一起跪在地板上祷告，直到那妇人接受了耶稣基督给她的救恩。当比尔站起来时，他注意到那位警察脱下帽子低着头，带着敬意单腿跪着。

比尔离开那家餐馆时，心想：“没错，不要定人的罪，要给他们福音。”

比尔出门在外六个星期后，于一九五一年八月二十六日回到了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感谢神，在飞往南非之前，还能在家休息几个星期。回到家的那天晚上，他在家乡传讲了一九五一年的最后一场道。他知道自己的教堂容纳不下那么多人，就租了当地能容纳四千人的高中大礼堂；不幸的是，座位还是不够。所有的位子坐满后，墙边也站满了人，还是有几千人站在外面进不来。

会众甜美地唱着“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凡事都有可能，只要相信”这首歌时，比尔走上了舞台。他往上面的楼台看去，看到了迪尔曼医生。“晚上好，迪尔曼医生，”他对着麦克风说。迪尔曼医生点点头回应他的问候。比尔边讲边扫视着会众；他看到他的朋友山姆·阿戴尔站在入口处附近。“你好，阿戴尔医生，很抱歉，我们没有位子给你坐；愿主祝福你。”然后，比尔注意到威廉·霍尔坐在楼台上，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比尔说：“迪尔曼医生，你记得不久前你有位病人叫威廉·霍尔吗？约六个星期前，他得了肝癌，差不多要死了。”

迪尔曼医生点点头。

“阿戴尔先生，你记得你曾告诉我威廉·霍尔会在四天内呜呼哀哉吗？”

山姆·阿戴尔也点点头。

比尔看着威廉·霍尔，说：“霍尔弟兄，你要来做见证吗？”

威廉·霍尔跳起来，说：“我要做见证？赞美主，我要！”

聚会结束后，阿戴尔医生和迪尔曼医生带着威廉·霍尔去医院做一次全面的检查，结果他们找不出有丝毫癌症的痕迹。

一九五一年九月二十六日，威廉·伯兰罕在纽约市开始举办信心医治大会。接下来的五个晚上是他离开美国前往南非之前的最后大会。星期五晚上，第一个从祷告队列里上来的是一位中年妇女。比尔看到她，就知道她正遭受着痛苦。

他说：“你病了；当然，耶稣在一千九百多年前就医治了你。这是主的道，不是吗？[以赛亚书53章5节；彼得前书2章24节]我们必须相信。呐，他不是直接写上你的名字，说医治是给你的；他这样写是给众人的。但这与他直接写给你是一样的。在末后的日子，神差遣预言的恩赐给他的教会，要激发他子民的信心。所以，他若藉着我说话，这将是第二位的，但这同样是他的道；怀疑这书写的道是罪，怀疑他说出来的道也是罪。

“你们所有在祷告队列里的人必须做好准备来相信，你们若不信，现在就走出队列，因为你们的情况到头来可能比先前更糟糕。耶稣曾对一个人说：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利害[约翰福音5章14节]。主说‘不要再犯罪’，他并不是在指犯某些不道德的行为。罪是不信神的道；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约翰福音3章18节]，明白吗？是你的不信要定你的罪。神不是因为你做过什么特别的事而让你下地狱，他让你下地狱是因为你拒绝他为你预备的救恩。如果你拒绝耶稣，不信他的话，那么，你所要遭遇的，就是被定罪，下地狱。撒但总是想在这上面划一个问号，但这是‘主如此说’。

“我猜想，你会纳闷我为什么在拖延时间。我正在等主的天使，现在我感到他降下来了。”比尔对他边上的妇人说：“你意识到某件事正在发生，这就是恩膏。你感觉到它是个热情、友善、甜美的灵。如果说得对，请举起手。”她猛地举起手。“主的天使就在台上，你的信心开始这样拉动他。在纽约这里，你是个外地人，你来自宾夕法尼亚州。我看见你的下腹疼痛，是膀胱癌。你还有其它病，像心脏病。我看见你穿着一条花格连衣裙，胸口很闷，试图要吸气。”

他祷告：“天父，怜悯我们的姐妹，医治她，因这可恶的病魔企图取走她的性命。撒但，我们作为基督徒，奉主耶稣的名咒诅你，离开这妇人，进到外面的黑暗里，不要再搅扰她。”

“现在，亲爱的大妈，病已经离开你了，喜乐地回宾夕法尼亚州去吧。”

那个傍晚就这样进行着，一个又一个精确的诊断，有医治，有神迹。癌症、心脏病、糖尿病、神经官能症、耳聋、癫痫症等所有疾病都屈服在耶稣基督医治的大能下。不久，那天使离开了讲台，运行在会众的上面。

比尔说：“我一直看到神的灵悬在那边穿红色连衣裙的女士上面，我不知道为什么。她可能受了祝福，或得了医治，或其它事。女士，你是基督徒吗？”

厄恩·巴克斯特说：“伯兰罕弟兄，她在前天晚上的聚会中得了医治。”

“哦，是这么回事啊，我不记得这些事了；他们得告诉我聚会中所发生的事，我才知道。这仿佛是我梦见的事一样。但愿这里的会众能知道我现在是怎样的感觉；我的双手感到有点肿大，嘴唇感到厚厚的。当圣灵降下时，我好像是在听自己说话，只是他掌管了话题，是他在说话，不是我；我与这毫不相干。好的，每个人要存敬畏的心，要全心地相信，神必会使事情成就。”

聚会约在十一点左右结束，比尔和美达回到旅馆时，已接近午夜了。他们走进大厅时，值晚班的接待员递给他们一封家里寄来的信。信上说，六个月大的撒拉病得快死了。美达非常担心，就想打电话回家，要知道现在小撒拉怎样了；比尔想等一等。当时撒拉与伯兰罕奶奶住在一起，她那里没有电话。这意味着美达必须先打给某个邻居，然后，那位邻居要经过一片地到爱拉·伯兰罕的家，然后带消息回来。因为太晚了，比尔说服美达，等到明早再打电话。

比尔躺在床上好久，无法入睡。聚会后他常常有这种问题。尽管他感到精疲力竭，但紧张的神经使他一直醒着。今晚，他又得为他生病的女儿操心。他静静地躺着，等到他妻子睡眠的呼吸声缓慢、平稳下来，然后他溜下了床，到隔壁房间，跪下为撒拉祷告。

早晨约三点钟，他看见他母亲抱着小女婴向他走来。撒拉喘不过气来，她拼命地要喘气，小脸蛋就涨得通红。爱拉奶奶把婴孩递给比尔，他就把撒拉抱在胸前，祷告，“哦，神啊，不要让我的女儿死去。请存留她的性命，你愿意吗，主耶稣？”

撒拉大大地吸了一口气，然后开始正常的呼吸了。比尔把她抱回给奶奶。

主的天使说：“早晨你将会听到消息说，你的孩子本来病得很重，但她现在全好了。”

比尔的心思平静下来，就回到床上，睡着了。九点钟，比利·保罗敲门的声音使他醒了。美达早已穿好了衣服，比利·保罗进来后，美达说：“我现在要去打个电话回家，看看我们的孩子怎么样了。”

“亲爱的，你不必打电话了。你若要打，你听到的消息将是这样的；邻居那位女士过去问撒拉的情况后，她回来，就会说：‘孩子本来病得很重，但她现在全好了’。”美达惊讶地看着他，比尔又加了一句：“昨晚神医治了撒拉，就在异象中将这事显给我看。”

美达多次注意到她丈夫的异象成了现实，但她作为母亲无论如何要打个电话回家。当他们在电话机旁等着邻居回话时，比尔说：“注意她所说的字句，因为她会逐字地按着天使告诉我的那样回答。”电话铃响了。美达拿起听筒，离她耳朵几英寸远，这样她丈夫和她继子就能听见邻居那位女士说的话：“孩子本来病得很重，但她现在全好了；神昨晚医治了她。”

比尔点点头；直到如今，有了这五年的经历，他知道主的天使告诉他的总是真实的。但他还没有认识到准确地按着主的天使所说的去做是何等的重要。很快，他在南非学到了这功课。



一九五一年比尔去南非之前，九月三十日在美国纽约市的聚会场面。

第57章

震 撼 南 非

1951

西德尼·杰克逊脱下他的旅游帽，擦一擦额头，今天感觉比昨天暖和一些；那是一九五一年九月，是南非的初夏季节。杰克逊正在他的柑橘地里维修灌溉管道；他把铲子插在土里，背靠着树坐下。从他所在的山腰那里，他能看到对面的高原牧场；林木稀疏的草原西达博茨瓦纳，北至津巴布韦。他的东面，在他的农场和印度洋之间横卧着南非最大的山脉—德兰士瓦省的德拉肯斯堡山脉。西德尼·杰克逊一生生活在这个乡村，他从未厌倦这干旱地带的蛮荒之美。

他悠闲地抚弄着豹皮做的帽圈，想起他曾出游去打这只特别的大猫。那次出游所费的工夫比大多数出游要大得多。因为为了追赶这百兽之王，他雇了整村的土著人敲打矮树丛，把藏在高大草丛中的狮子赶出来。

他的思想自然而然地转到黑皮肤的土著人身上，他们中许多人是他的朋友。多年来，他走遍德兰士瓦省地区，做兼职的宣教工作。到现在为止，他会说几种土著语言，还有英语、荷兰语和南非荷兰语。他热爱树木茂盛的乡村，对生活在那里的非洲土著人产生了深深的敬意。

西德尼·杰克逊闭上眼睛，为他在土著人中的宣教工作祷告。很快，他的祷告延伸到所有在南非做主工的宣教士那里。当他沉浸在主的灵里时，突然听到他自己说：“威廉·玛利安·伯兰罕。”这使他大吃一惊。尽管他读过威廉·伯兰罕的书，但这位美国传道人还不曾进入他的脑海里。谁是玛利安·伯兰罕？他不知道玛利安是不是威廉·伯兰罕的妻子？如果是，威廉和玛利安·伯兰罕与在南非的宣教士有什么相干呢？杰克逊知道神想要告诉他某些事，但此时他不知道那是什么。

第二天晚上，他梦见看到威廉·伯兰罕正坐在体育场的座位上抽烟；这使杰克逊很不安。威廉·伯兰罕作为一个神人，已经闻名全球。为什么他会梦见这样一位属神的人正在抽烟，做这种不健康和不圣洁的事呢？神想要告诉他什么呢？

他做完这梦几个星期后，西德尼·杰克逊吃惊地从报纸上读到一则消息：威廉·伯兰罕将在十月份访问南非。由南非三大基督教宗派教会（荷兰归正宗、英国国教和使徒信心宣教会）的领袖们组成的全国委员会，他们赞助威廉·伯兰罕两个月左右的南非之行，安排他周游十一个城市。这次行程于一九五一年十月三日从约翰内斯堡开始。西德尼·杰克逊不知道神想要告诉他什么，但他知道，那位著名的美国传道人抵达约翰内斯堡时，他一定要在那里。

就在离开纽约之前，威廉·伯兰罕就遇到了麻烦。当他到了国际机场，才知道他和比利·保罗不能登上预定的班机，因为他们的签证不完整；他们俩都没有注射所要求的黄热病疫苗。于是，他们一行人的其余人员：他的两位经理人厄恩·巴克斯特和弗雷德·博斯沃思以及一位退休的随军牧师朱利叶斯·斯达茨克列夫，就先登了机，先他们飞往南非。比尔和他儿子在机场附近的诊所打了疫苗；但他们去南非之前，还必须在纽约多等三天。

飞越北大西洋是一次猛烈、颠簸、没有安宁的飞行。比尔的飞机于一九五一年十月六日傍晚六点半，开始在约翰内斯堡的上空盘旋，但浓雾和仪器故障使得飞机到了九点才着陆。厄恩·巴克斯特已在到达出口处等他，巴克斯特旁边站着A. J. 舍曼牧师，他是赞助比尔南非之行的全国委员会主席。因预先与政府协商安排，比尔急忙赶在乘客队列的前头。不幸的是，他的签证仍然无效，因为在他进入这个国家之前，黄热病疫苗还需要十二天的潜伏期观察。舍曼牧师请求官员把他当作一个特例，并解释说，现在有成千上万的人正等着听这人讲道。最后，南非医疗协会同意让比尔进入这个城市，但他们不许他在十天内去南非其它的地方。

他们一离开机场，厄恩·巴克斯特就告诉比尔前三天所发生的事情。巴克斯特抵达南非机场时，发现数百人等在机场要欢迎比尔。当然，他们得知比尔被阻留在纽约时，都感到很失望。没有比尔，他们也没有别的办法；于是，巴克斯特和博斯沃思就在城里的其中一间最大的教堂举办聚会。这会堂只能容纳一小部分来参加大会的人，所以，次日他们就移到城区以外约二十英里的玛拉那塔公园教堂。厄恩·巴克斯特说：“每晚会众平均都超过上万人，博斯沃思和我轮流讲道，对神医治应许的信心打一个根基。会众很乐于接受，我认为他们的信心成熟了。今晚我们到达那里时，聚会差不多要结束了，但至少你可以对会众问候一下，说几句话，让他们准备好，明天再来。”

“这很好，”比尔疲惫地说。他仔细地研究着街道两旁灯火辉煌的建筑物。“我想不到德班是这样一个现代化的城市，我以为它会更原始一点。”

“哦，伯兰罕弟兄，你搞错了，”舍曼牧师说：“这不是德班，是约翰内斯堡。”

“这不是南津巴布韦吗？”比尔问。

“不是，这是南非，”舍曼回答。

“那么，南津巴布韦是属于南非的哪个部分呢？”

“伯兰罕弟兄，南非没有南津巴布韦这地方。”

“我搞错了；我告诉我妻子写信给我的地址是南非南津巴布韦德班。”

舍曼牧师“咯咯”地大笑：“伯兰罕弟兄，这就好像写一封信到加拿大的纽约市，加拿大没有纽约市。津巴布韦是与南非不同的另一个国家。”

“那么，德班在哪里？”

“它是东海岸的一个城市，离这里东南方向约四百五十公里。”

“合多少英里？”

“约三百英里。”

“哦，德班是主要我去的地方，我们何时去那里？”

舍曼看上去不很舒服。“哦，你会到那里的，”他推托着说：“不用担心这个。”然后，他改变了话题。

玛拉那塔公园教堂并不是真正的大礼堂，实际上，它是一个侧边敞开的巨大钢结构建筑物，屋顶是镀锌的板，曾经是约翰内斯堡的火车站。使徒信心宣教会是南非最大的五旬节宗派，买下了这个公园作为聚会的场地。现在，这个教堂只能遮盖一万五千人中的一部分。

这些会众的国藉使比尔大惑不解，因为他们看上去都是欧裔人。“这些都是非洲人吗？”他问：“我还以为非洲人都是黑人。”

“是的，这些人是非洲人，”舍曼解释道：“正像我是非洲人一样。荷兰，法国，英国都统治过南非。南非总共约有三百万欧裔人，另有一千万既不是欧裔人也不是土著人，还有从印度移民来的大量人口。在我们国家，我们有种族隔离制度，所以，你的大多数聚会不会把两个种族的人合在一起。但我们已安排好你的一些聚会是专门给土著人的，这样，你也能向他们传讲。”

当会众得知美国传道人到达会场的消息时，顿时兴奋起来。比尔走上讲台，看到台下黑压压的人群。“晚上好，朋友们，”他对着麦克风说。舍曼牧师就把每个句子译成南非荷兰语，它是南非共和国的官方语言。

比尔只讲了五分钟，就看见一辆蓝色巴士从阴影中驶出来，从会众头上的空中“隆隆”地开过去。这巴士从讲台旁经过，它靠得很近，他能看到汽车挡风玻璃的上方有一块目的地的牌子，写着“德班”。接着，就从他的视线中消失了。他继续讲着，告诉会众他这次行程的事。“所以你瞧，朋友们，我今晚实在太累了，一路飞行累坏了。”几分钟后，他看见那辆蓝色巴士又从空中开过去，从建筑物的后面开过来；当它开到礼堂的中间时，停了下来。一个少年拄着拐杖上了巴士。比尔能看见那男孩的其中一条腿比另一条腿至少短六英寸。巴士继续上路，轮子就在会众头上几英尺的地方转动，然后在比尔讲话的台上附近又停了下来。车门开了，那同一个少年走了下来，这次他没有用拐杖。他在会众的头上行走，一直走到会场后面的半中间，接着闪了一下光，他就消失了。就在那道光的正下面，真正坐着那个男孩。

比尔手指着这位年轻人，说：“你，坐在后面的……穿着白衬衣黑吊带裤的男孩，你不是从德班来的吗？”

比尔不能肯定这男孩是否听得懂英语，但他听得懂，因为他应声喊道：“是的，我的确是从德班来的。”

“你是残疾的，不是吗？你的一条腿比另一条腿短，你必须拄着拐杖走路。”

“完全正确，”那男孩大喊起来。

“它不再残疾了，”比尔说：“你得医治了，耶稣基督医治了你。”

一阵惊讶声掠过了整个会场，但事情并没有马上发生。那男孩被禁锢得太紧，以致他无法试着他的腿。几位男士抬起他，抬着他穿过会众来到台前，让他站在高起来的台上，这样，大家都能看见他。当那些人把他放掉后，那男孩出了一身冷汗。他小心翼翼地迈出第一步，自己试一下那条枯萎的腿，它站住了。他第二步更大胆了，不久就在台上昂首阔步地走，甚至没有跛行的痕迹了。



欧内斯特·布洛姆(右)原来两条腿的长度相差六英寸，一只鞋有特制的垫高鞋底。

就在会众赞美主的时候，朱利叶斯·斯达茨克列夫了解到了那男孩的故事。他名叫欧内斯特·布洛姆，是十个孩子中的老小，他生来就残疾，从四岁开始就有一位专科医师照料他。他戴一个铁制腿矫正架有两年了，没有明显的改善。后来，专科医师建议动手术，但由于不能保证一定成功，家人就没有采纳。当欧内斯特听到威廉·伯兰罕将要来南非的消息后，他等不及这位传道人到德班来，便说服家人带他到约翰内斯堡。欧内斯特说，当威廉·伯兰罕对他说话时，他经历到一种奇异的感觉，就像冷水流过他的全身，他知道那时他得了医治。

就在这时，比尔鼓励会众来相信：“你们看到对耶稣基督的信心能成就什么事吗？呐，我不是反对医生，我支持医生，愿神祝福他们；医生在那里是要帮助你的。但医生没有宣称能医治人，他们只是宣称协助自然；神是那医治者。若你弄断了胳膊，医生能帮你把它固定好，但谁是那位使骨头长在一起的呢？若你割伤了手，医生能把它缝起来，但只有神能使皮肤愈合。当医生尽他所能为你做了一切的事后，接着，该是你用信心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了。”

就在他讲话时，他看见一辆绿色的轿车在会众头上的空中加速行驶；转弯时车速太快，车失去了控制，转了几转，“砰”的一声向后撞到一棵树上。一辆救护车开过来，救护人员把一位金发少女从汽车残骸中弄了出来。比尔听到其中一位救护人员说，这女孩的背部断了几处。

异象结束后，比尔仔细地扫视着会众，要找出这位女孩，但找不到。然后，那火柱在他眼前闪了一下，悬在离他几英尺远的地方。比尔走到台口往下看，她就躺在那边，她的担架离讲台很近，若不是往前走几步，就看不见她。她看上去大约十四岁。比尔指着她，说：“年轻女士，你最近是不是出过一场车祸？”

“是的，”她倒吸了一口气，兴奋得涨红了脸。

“你坐在一辆绿色的轿车内，车转了几下，向后撞到一棵树上，你的背部断了三处。”接着，比尔看见她在异象中，举着手在会众的头上行走，蹦蹦跳跳地赞美神。他没有一丝疑惑地说：“奉耶稣基督的名站起来，主如此说：‘你得医治了’。”

这女孩的母亲正坐在她女儿身边，跳起来反对说：“不！她不能走！自从车祸以后她没有走过，医生说这会害死她的！”但就在那位母亲反对时，她女儿已经从担架上起来，走到地板上，发出一声喜乐的尖叫声。那叫声使她母亲转过头来；当她看到女儿站在她身边时，那母亲昏了过去，倒在她女儿刚起来的那张空担架上。

会众自发地迸出赞美神的欢呼声。比尔觉得该是结束聚会、为病人做一个总祷告的时候了，他要求各位按手在周围的人身上为那人祷告。当会众正情绪激昂地祷告时，比尔看见了一位妇女关节炎得医治的异象。异象结束后，他看见她在会众中，就指出她来。她挥挥手，表示这是真的。比尔感到头重脚轻，太过疲劳，几乎要倒下去了。他迷迷糊糊地意识到一双强有力的手臂托住了他，扶着他离开了玛拉那塔公园教堂，上了轿车。

聚会后，舍曼牧师载着厄恩·巴克斯特和比尔回家睡个好觉。在路上，舍曼谈到看见这几个神迹真是何等奇妙，他对聚会又是何等的兴奋。比尔没有被迷惑，他能清楚地看出这人的怀疑，正如他从绿色的大草原上看到大象的尾巴那样清楚。这种怀疑并不会使他感到惊奇，也不会使他失望。在那些受过教育的基督徒中间，他常常会碰到这种态度；他们怀疑他的辨明恩赐可能是某种精心策划的骗局，也许是读心术，或别的大众心理学，就像利用暗示的能力来操纵会众。通常，他自己对怀疑者并不在乎。但这人是委员会主席，负责比尔在南非的所有聚会。如果舍曼牧师一直有怀疑，那么，可能会造成麻烦。

尽管赞助威廉·伯兰罕南非大会的主要赞助者是四个五旬节的宗派：使徒信心宣教会、神召会、五旬节圣洁派、全福音神的会，但还有许多其它宗派都有不同程度的合作。有一个例外，就是不信神的医治的荷兰归正宗。一位荷兰归正宗的长老不顾他同僚的批评，大胆地坐在约翰内斯堡首晚聚会的听众席上；他用批评的眼光观察着这位美国传道人。当他看到那辨明恩赐揭示出完全陌生人的问题时，他确信这是神的运行。在回家的路上，他顺道停在一位朋友家，与这位荷兰归正宗传道人朋友分享他的兴奋。

这位传道人斥责他太天真了，说：“伯兰罕是从魔鬼得来灵感的；他只不过是个会粉饰的占卜者，要远离他。”

那位长老伤心地离开了他朋友的家。离那传道人的门口不远处，他就跪在一棵桃树下祷告：“神啊，我相信今晚我所看到的是真实的，我相信伯兰罕弟兄告诉我们的是真理，因为除了你没有人能行这样的神迹。我相信这点，但我的朋友不信，他能明白这个是何等重要啊！”

突然，他感到一只手紧紧抓住他肩膀的后面，像一块热的烙铁烙了他一下。他跳了起来，转身要看谁碰他，无人在那里，至少没有看见一个他想看见的人。在空中垂直地悬挂着约一英尺长的光束；当他观看时，那道光束变大了，接着分成两半，从这两半的光中走出一个高大、穿白袍、黑发垂肩的男人。等到那人开口说话后，那位长老才喘过气来。

“你去，”那穿白衣的人说：“告诉你的朋友，他不该谴责那人，因为这是神眷顾的时刻。”然后，那穿白袍的人就消失了。

那长老跑回他朋友家，猛地推开门，喊着说：“我刚刚见到一位天使！他在外面见到我，要我告诉你这是神眷顾我们的时刻。他按手在我的后背上，烧到了我。”

当然，这传道人表示怀疑；但当他看到他朋友的背部，白色的衣服被烧焦、留下一个人手的手印时，他惊呆了。这点使他信服了。

第二天早晨，这三位美国人在东道主的餐厅里与他们的东道主会面。“早上好，舍曼弟兄，”比尔坐在餐桌边，高兴地说：“今天肯定是个大好天气。”

舍曼先生是瘦高个、秃顶、留着灰白小胡子，戴着一副厚塑料边框的眼镜。他把餐巾盖在大腿上，说：“是啊，是个好天气。记住，我们的夏天刚刚开始，我们这里的季节正好与你们那里相反。”

比尔察觉到舍曼的心思里仍被疑惑所困，就默默祷告说：“主啊，你只要帮我给他摇一摇，使他信服，那会对我有帮助，因为他是赞助我在这里的那个委员会主席。”

他们边吃早餐边简单聊了一下，立即比尔感到了圣灵的恩膏。不久出现了一个异象。像看一出小型戏剧一样，他看到舍曼先生和一个小女孩坐在医生的诊所听医生讲话。他们身后的墙上挂着一本日历，显示为一九五一年四月。

“舍曼弟兄，你的小女儿名叫安德里亚，是不是？”

舍曼先生大吃一惊，叉子掉了下来，“叮咚”一声掉在盘子上，接着又掉在地板上，“是啊，伯兰罕弟兄，你怎么知道？”

“约在六个月前，你差点失去了她，是不是？她的喉咙有问题。他们为她做了手术，摘掉她的扁桃腺，但手术不是很成功。从那时起，她很难吞咽东西，是不是？”

“伯兰罕弟兄，这完全正确。主有没有把她将来的事告诉你？”

“有的，不必为她担心，她会完全好的。”

舍曼伸手去捡桌子底下的叉子时，他的椅子刮了一下地板。然后他说：“伯兰罕弟兄，我得承认一件事。直到刚才，我还对你有一点怀疑。但现在我知道，我所听到的是真的。”

当晨报送到时，舍曼很惊讶地读到一则故事，说到那位荷兰归正宗的长老宣称昨晚有位天使摸了他的背部。报纸甚至还印了那条白衬衣的照片，在衬衣的肩膀后面有一个烧焦的人手印。“伯兰罕弟兄，你应该读读这条新闻。”

“我已经知道这事，舍曼弟兄。主显给我看了整件事的经过。你若把那件衬衣拿到这里，你会发现我的左手正好与这烧焦的手印完全匹配。”

舍曼牧师联系了报社，不久一位记者带着那件衬衣来到他的家里。那衬衣的背部很清楚地能看到一个烧焦手印的轮廓。比尔把自己的左手放在那手印上，调整手指去对这轮廓线。正如他所说的，他的手与那烙印完全匹配。

第58章

撒 但 的 圈 套

1951

约翰内斯堡在威廉·伯兰罕事工的巨大震撼中被摇动了，引起了遍及非洲南端的灵性上的震憾。那些参加了首晚聚会的人打电话给他们的家人和朋友，述说了他们所见到的事。人数每晚都在扩大，到星期二晚上，即一九五一年十月八日（比尔来这城市的第三个晚上），超过一万七千人拥进了玛拉那塔公园，要看这辨明的恩赐。很多人病的来，得了医治出去。几乎每个人离开时都很激动，并传出了消息：有一位先知正访问非洲，耶稣基督就住在这位先知里，行耶稣行走在巴勒斯坦路上时所行同样的事：医治病人，医治有残废的、耳聋的、哑巴的、瞎眼的，揭示人心里的秘密。似乎凡事都有可能。

星期三早晨，南非医疗协会邀请比尔与他们一同共进早餐。他们的发言人说：“伯兰罕牧师，南非有很多医生是基督徒。我们当医生是因为我们想帮助人；一开始我们对你有疑心，认为你可能是在传讲基督教科学派的观念，即医生和药物是不好的，应该避开他们。但现在，我们明显地看出你是支持医生的。我们相信你所传讲的这种神的医治。伯兰罕牧师，即使你的黄热病疫苗的潜伏期观察还没有过，我们也准许你去这个国家的任何一个地方。不仅这样，而且我们正打开医院的大门，让每一位想去参加你聚会的病人都去，我们会照顾他们去那里的。”

早餐后，厄恩·巴克斯特来找比尔，说：“伯兰罕弟兄，我有消息要告诉你。我知道你要去德班，但全国委员会已经定好布道路线，先带我们往南去一千多英里远的好望角，而不是直接从约翰内斯堡去德班；然后沿东海岸北上德班。你觉得这合理吗？”

“这对我没有关系，”比尔说：“只要我们到德班就行，因为我觉得有带领要去那里。我们什么时候离开？”

“后天。”

这对比尔犹如突如其来的一击，因为他们在约翰内斯堡才刚刚开始。他们不但得到了当地医疗协会的认可，甚至也得到媒体的好评，尽管有些评论比尔不总是能接受。聚会一直进行得很好；每晚会众的人数不断增加，得医治和各种神迹的数目也不断增加。他们为何要这么快离开呢？比尔觉得这说不通，但他没有议论这事，毕竟，他是南非传道协会请来的客人，所以，由他们做出所有安排似乎才是正确的。

那晚聚会后，比尔断断续续地睡了一觉。约在凌晨两点钟，一阵奇怪的尖叫声吵醒了他。他跌跌撞撞地走到卧室的窗口，想看看哪种鸟发出这样一种怪声。但他所能看见的就是在微风中摇摆的芦苇。他又躺回到床上，试图再睡下去，但睡不着。他想，读一会儿书可能会使他打瞌睡，于是打开灯，背靠床头，翻开圣经来看。

突然，他的皮肤开始有麻刺感，脖子后面的头发竖了起来。他从读圣经的位置上抬起头来看，看见主的天使站在房间中央，他的白袍在灯光照射下闪闪发亮。微风从开着的窗外吹进来，飘起天使长长的黑发。甚至从天然方面看，他身材魁梧，六英尺高，体重至少二百磅。从超自然方面看，他是可畏的，使得比尔因敬畏胸膛缩成一团。

那天使交叉着手臂放在胸前，严肃地看着比尔，说：“不要同那些人下去好望角；继续留在约翰内斯堡，再举办两个星期的聚会。明天你会遇见一个人。”

那天使说话的时候，房间变模糊了，好像在水彩画新画上去的颜料上洒了清水一样。当颜料凝固时，比尔发现自己正看着一位白种人，皮肤被太阳晒黑、精力充沛，看上去或许有五十岁。他的耳朵小，鼻子又大又扁平；头上戴着一顶豹皮帽沿的旅游帽。异象中还显示这人做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梦。

那天使说：“他名叫西德尼·杰克逊，在北方经营一个农场。他是个好猎手，他会带你去出游打猎。在约翰内斯堡两星期后，你必须花十天时间与西德尼·杰克逊一起去打猎。然后直接去德班，呆在那里，直到我叫你。如果你这样做了，那么，我会把这国的民都给你。”

“但我要怎样说服那些人呢？他们早已安排好我的布道路线。”

“这样，他们就知道这是主的旨意；明天舍曼牧师将要接你去约翰内斯堡……”景象变了，比尔看到公园边的一个街道拐角处，鲜艳的花朵点缀着沟渠的两岸。一位土著妇人穿着紫色的服装站在拐角处。那天使说：“让舍曼牧师注意这点，经过这里后，他们会带你去比勒陀利亚……”景象切换到一条公路上，路边有位年轻的土著女孩正在卖珠子；她前额一边的头发被剃光了，露出一块难看的伤疤。当比尔在看她的珠子时，听到一阵“呱呱”声，接着看到一只古怪的鸟横穿马路飞过去。这时，天使说：“提醒厄恩·巴克斯特，你曾告诉他这事将会发生，所以他就知道这是‘主如此说’。当你到了比勒陀利亚，他们会带你去为一个人祷告，那人以为他的臀部得了癌症，但他搞错了。他是因外科手术失误而引起疼痛。在最近的一次手术时，外科医生的手术刀滑了，切到错误的部位。不要为这人祷告，因为他要死了。”

异象在他身边消散了，比尔发现自己回到了刚开始的地方，正坐在床上，背靠着床头，圣经放在膝上，一滴汗珠从他脑门上流下来。主的天使走了。

比尔跑到隔壁房间，对他的经理人说：“巴克斯特弟兄，醒一醒。主的天使刚来见我，告诉我，我们不要接受全国委员会所安排的布道路线。”

厄恩·巴克斯特睡眼矇眬，点点头，喃喃说道：“好吧，明天你必须告诉舍曼弟兄。”

早晨，比尔去找舍曼牧师。找到他时，他正好要出去办事，比尔请求一起去。他们办完事后，就朝着住的地方开车回来；比尔告诉他的东道主昨晚天使到访的事。“所以你瞧，舍曼弟兄，你们不得不取消那个布道路线。”

舍曼抬起一只手按在光秃的额上，说：“伯兰罕弟兄，我不能那样做。所有日期都定了，全安排好了。我们明早去克莱克斯多普；我们不能无缘无故地取消它。”

“但有一个理由，一个好的理由；主的确告诉我不该去。”

“我很抱歉，伯兰罕弟兄，但我们必须按那布道路线进行。我们早已花了数千元做广告，众人都期待你去那里。”

比尔坚持要取消那个布道路线，但舍曼不肯让步，他们来来回回地理论着。最后，比尔沮丧地平静了下来。这时他还找不到法子，他还没有用他要印证的东西，他要留到早餐桌上用。

到了他的庄园，舍曼拐进庄园大门，沿着长长的车道开下去。快到房子时，他的车经过一对正朝着相反方向走来的中年男女。舍曼的车一经过这对步行的男女时，比尔认出了那个男的。“舍曼弟兄，停一下！”

舍曼吃惊地猛踩刹车，比尔跳下车，向这对男女做了自我介绍。“你好，我是伯兰罕弟兄。”

“伯兰罕弟兄，我来这里是要见你，我的名字叫……”

“我知道了，”比尔打断他的话：“你的名字叫西德尼·杰克逊。主的天使告诉我要来你的农场休息。他还告诉我，你在梦中见到我在抽烟，但我想告诉你，我没抽过一支烟。主要让你知道，我若去做全国委员会要我去做的，我将会违背他的旨意。以后我会告诉你更多的事。为什么不回头与我们一起吃早餐？”

“我很愿意，”杰克逊说，脸上表现出一副惊讶的样子。

“很好，顺便说一下，玛利安是我的中间名。”

西德尼·杰克逊张嘴好像要说什么，但他太惊讶了，说不出话来。

早餐后，比尔说：“我要做个通知。我们一定不要照布道路线去克莱克斯多普等其它地方，主告诉我在约翰内斯堡再呆上两个星期，然后去杰克逊先生的农场，与他一起去打猎，这样，我能休息十天。然后，我直接去德班，呆在那里，直到主叫我。我估计，我要在德班呆上一个月左右。”

这一刻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不舒服的。厄恩·巴克斯特说：“伯兰罕弟兄，对我来说这没问题，但你得让全国委员会同意。”

“瞧，我已经告诉了舍曼弟兄，他是委员会的头，所以现在，他们知道了。”比尔转身对着舍曼牧师，又加了一句：“这样，你们会知道这是真的：今天我们进城时，会看见一位穿紫色衬衣的土著妇女。”

舍曼脸上布满了不信的神色：“伯兰罕弟兄，我一生住在这里，从来没有见过穿紫色衬衣的土著妇女。”

“那么，今天你会见到一个；她会站在一个公园边上，那里有很多长凳，很多人在卖花。”

舍曼扬起一边的眉毛：“我知道那公园在哪里。”

“今天我们会经过那里，”比尔说：“晚些时候，巴克斯特弟兄和我会开车去比勒陀利亚，我们会停下来，看着一位土著女孩在卖珠子；她前额一侧的头发被剃光了，露出一个大伤疤。当我们向她买珠子时，一只样子古怪的鸟会横穿马路飞过去。藉着这些迹象，你们会知道我所告诉你们的是真的。主不要我们走那条去南方的布道路线。”

舍曼牧师没有做正面答复：“我会把这意见拿给其他委员会成员，看他们怎么说。”

他们去忙其它的事了。约十点钟，舍曼先生叫比尔同他一道开车去城里。他们停在舍曼的办公室里。在回庄园的路上，比尔注意到昨晚他在异象中见到的那个公园。比尔拍拍舍曼牧师的肩膀，指着一位穿紫色衣服的土著妇人。舍曼先生只说了这话：“哦，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他们回到了庄园，比尔遇见贾斯特斯·杜波莱西，这人将成为比尔在南非其它日子里的南非荷兰语翻译。杜波莱西穿着一套漂亮的三件套西服。他秃顶、瘦脸颊，样子有点像舍曼先生，只是没戴眼镜、没有胡须。杜波莱西和舍曼要开车去比勒陀利亚（离约翰内斯堡约二十九英里）为一个快要死的人祷告。他们问比尔是否愿意同去，当然他愿意。厄恩·巴克斯特也与他们同去。他们边开车，贾斯特斯·杜波莱西边向他的美国乘客介绍南非土著文化的珍闻。“沿着这条公路通常有十几个土著小贩，他们沿路搭起货摊，希望向乘客兜售一些小物品。我们会停下来，与他们聊聊天，这样你们就能看看他们卖什么样的工艺品。你们可能想买一些作为记念品。”

比尔开玩笑地捅一捅他经理人的肋旁，但他没有对贾斯特斯·杜波莱西提起昨晚的异象。他们开了一英里又一英里，没有看到一个小贩。“这就怪了，”杜波莱西说：“通常沿路有十几个小贩。”接着，话题就转到别的事上。又开了几英里，他们从一个孤零零地坐在公路边小摊的女孩身边经过。杜波莱西忙着说话，就从她身边开了过去。又开了半英里，杜波莱西不说话了，比尔有了机会提起刚经过的那个小贩。杜波莱西记得他的承诺，就掉转车头往回开。

那个土著女孩正在卖人工雕刻的珠子。她的脸容易让人记得，因为她额头一侧有个伤疤，使得周围皮肤皱了起来。厄恩·巴克斯特抢拍了一张她的照片。听到一声“呱呱”叫，他扭头看见一只色彩斑斓的大鸟横穿马路飞过去。他说：“看，伯兰罕弟兄，这是那只样子古怪的鸟吗？”

“这是一只野孔雀，”舍曼说。

比尔回头指着额上有伤疤的那个女孩，问他的同伴说：“你们记得今早我告诉你们的那个异象吗？”

巴克斯特摘下眼镜，惊奇地瞪大了眼睛，“伯兰罕弟兄，事情完全照你所说的发生了。”

比尔直盯着那主席，再次声明：“舍曼弟兄，明天我不能走那条布道路线。如果这妨碍了你们传道人和他们的计划，我感到抱歉，但主告诉我不要去。”

舍曼先生气急败坏，恼怒地说：“伯兰罕弟兄，我们必须照布道路线走。”

“哦，你们可以那样去，但我不去。”比尔转身走向汽车。

厄恩·巴克斯特赶上他，轻声说：“伯兰罕弟兄，若这是在美国，作为你的经理人，我有权说不，我们就取消去南方的布道路线。但我们在这里，得由这些传道人摆布。他们不明白主是怎样藉着异象引导你，我百分之百站在你一边，但要让这些人明白，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那么，不管他们是否明白，我知道主告诉我做什么，那也是我想要做的。”

第二天早晨，一九五一年十月十二日，星期五，比尔被停在车道上汽车的空转声吵醒了。比尔还穿着睡衣，就走到门厅，想看看发生什么事。当他得知他的同伴们到了门口来接他去南方时，他大吃一惊。

贾斯特斯·杜波莱西也大吃一惊：“你还没有准备好吗，伯兰罕弟兄？”

“没有，先生。我甚至没有打包，我没有打算去任何地方。”

“你最好打包吧，”舍曼牧师说：“你一准备好，我们就去克莱克斯多普。”

比尔下定了决心，说：“我不必为以后的两个星期打包，到时我会打包去杰克逊的农场打狮子。在那之前，我会继续在约翰内斯堡举办聚会。”

舍曼摇摇头：“我们早已关闭了这里的聚会。”

“你们关闭了聚会？”这使比尔目瞪口呆，他没有预见到这个诡计，使他防不胜防。“这真荒唐！主在这里已经恩待了我们，告诉我们呆在这里；这是我们应该呆的地方。”

“现在，要这样做已经太迟了，”杜波莱西说：“所有人都回家去了，但在克莱克斯多普，有另一群人在等着我们。”

“克莱克斯多普是个多大的城市？”比尔问。

“那是一个约三万人的小城镇，”舍曼回答。

比尔惊讶得嘴巴都合不起来，这些人的眼光何等短浅？“约翰内斯堡有五十万人，”他指出：“为何我们要去像克莱克斯多普这样的小地方呢？”

“我们答应福雷弟兄要带你去他镇上，”舍曼牧师解释道，还匆忙加上一句：“我们预计有一万至一万五千人来参加聚会，大部分人是来自周围的乡村。”

这使比尔更吃惊了：“你们要把他们安置在哪里？他们怎么吃饭？”

这些传道人一边用尴尬的眼神相互看来看去，一边拖着脚走动着。然后，舍曼牧师承认说：“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答应福雷弟兄我们将在十月十二日到那里，所以我们必须今天动身。这里的聚会既然正式结束了，你最好还是与我们同去。”

比尔不知道还能做什么。现在聚会已经关闭，呆在约翰内斯堡还有什么用处？他不情愿地回到卧室打包。

三辆汽车往西南方向的克莱克斯多普开去，行程约一百英里。厄恩·巴克斯特、弗雷德·博斯沃思、朱利叶斯·斯达茨克列夫和比利·保罗·伯兰罕坐在第二辆车上。比尔坐在领头的车上，同行的有贾斯特斯·杜波莱西、舍曼牧师还有全国委员会的两位成员。那是个美丽、阳光灿烂的日子。舍曼牧师、贾斯特斯·杜波莱西和那两位委员会成员有声有色地谈着他们在约翰内斯堡所看到的神所行的奇妙事。相比之下，比尔却默默地坐着，忧虑地思想着他违背主的旨意的事。他默默地祷告：“天父，我想照你所说的去德班，但我受到这些人的摆布，你愿意赦免我的不顺服吗？”

他没有感到蒙了赦免。一英里又一英里，他觉得定罪感越来越重，最后他再也忍受不了了。“停车！”他命令道。

司机把车开到路边停下。“什么事，伯兰罕弟兄？”

“我不能再往前走了，舍曼弟兄，你要把我带回约翰内斯堡。主正对我说不要再往前走。”

其它两辆车也开过来，停在头一辆车的后边。舍曼牧师走到第二辆车那里，对巴克斯特和博斯沃思说：“他拒绝去南方，你们俩需要跟他谈一谈。”

厄恩·巴克斯特和弗雷德·博斯沃思下了车，走到比尔站的地方。其他传道人都围在他们身边。巴克斯特问：“伯兰罕弟兄，出了什么事？”

“巴克斯特弟兄，我认为要在约翰内斯堡再举办两个星期的聚会，然后与杰克逊弟兄去打猎十天，然后直接去德班。如果我继续上路去克莱克斯多普，我就违背了主。”

这群人中相信比尔事工的没有人会比弗雷德·博斯沃思更坚固，他今年七十四岁，是一位老练的传道人，在十九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他自己曾亲自举办过大型的神的医治大会。一九四八年，博斯沃思参加了比尔的一场聚会后，他大受感动，就从退休中复出，成为比尔的一名经理人。现在，他一反常态，站到了另一边去，说：“伯兰罕弟兄，你错了。你若与这些人一起去南方，我相信你会看到丰丰富富的，远超你所求所想的事。”他引用《以弗所书》3章20节。

对比尔来说，这犹如一把卖他之人的刀刺进了他的肋旁。“我父博斯沃思啊，我对你所说的感到震惊！你多次站在台上，听到我说‘主如此说’，它曾经错过吗？”

博斯沃思避开比尔那责备的目光，咕哝着说：“哦，我想这次你错了。”

南非的几位传道人大发雷霆；其中一位气愤地说：“难道你认为除了你以外，神不对其他人说话吗？”

比尔冷嘲地说：“可拉曾经也有这种想法，他也是对摩西这样说，但地裂了口，把可拉吞了下去[民数记16章]。我不知道神告诉你们什么，先生们；我不能论断，我所知道的只是他告诉我的事。”

“神告诉我们安排这条布道路线，”那位传道人厉声说。

“但神告诉我不要那样做，”比尔反驳说。

争论继续进行。最后，厄恩·巴克斯特把比尔拉到一边，轻声说：“伯兰罕弟兄，我们在这里处在糟糕的困境中。我们没有钱，也没有自己的任何来源，所以我们处理这事要用点外交手段。我希望你不要再说打猎的事，因为他们会认为你来非洲其实是为了出游打猎。这些传道人有一半认为基督徒打猎怎么说都是不对的。你一提到打猎，他们就想到几千人正需要祷告，就认为你错了。”

比尔大声回答，让其他传道人也能听到：“即使我这一生不再打猎，对我也没有关系；我只想做神告诉我做的事。巴克斯特弟兄，你与我在一起很久了，足以知道当我看见一个异象，并奉主的名告诉你那件事……”

厄恩·巴克斯特打断话，说：“伯兰罕弟兄，你若跟从一个异象，那么我就不再干涉了。无论你决定做什么，我都支持你。”他紧张地瞥了一下站在头一辆车旁边的几位传道人。“可是，既然你与全国委员会仍有挂钩，现在下午也晚了，你不能继续上路去克莱克斯多普为那里的人祷告吗？如果你要那样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回约翰内斯堡。”

稀疏种植的几棵洋槐树在公路的转弯处投下了影子。比尔伸手过去，把一根低垂树枝上的叶子都剥光了，抓在手里，回到车旁，把枝子扔在那些传道人的脚上，说：“好吧，”他含着泪说：“我们继续开车去克莱克斯多普，赶今晚的聚会。但记住，主如此说：‘从这一刻起，我们离开了神的旨意，除了麻烦，什么事也不会发生，直到我们返回约翰内斯堡’。”

他们一到达克莱克斯多普，就看见比尔在约翰内斯堡的大会是何等搅动了南非其余的地方。超过一万人（都是欧洲后裔）早已聚在这座小小的省城，人数远远超过这座城的接待能力。看着支搭在山上和田间里的数百个临时帐篷和小营地，比尔的司机兴奋地说：“看来我们今晚会有一个美好的聚会。”比尔摇摇头，为这些可怜的人感到难过，他们中许多人是病人，只得束手无策地呆在敞开、无遮挡的露天中。

他们开车到了P. F. 福雷牧师的家，他们将住在他家里。那天傍晚，博斯沃思弟兄为克莱克斯多普大会作开场白。然而，在比尔要离开福雷家去主持聚会之前，一场热带风暴刮了过来。雷声接连不断，就像打加农炮，大雨填平了草地。聚会连忙取消，但到了午夜，巴克斯特、博斯沃思、舍曼和其他传道人才得以回到福雷的家里。

“哦，我们今晚可受苦了，”弗雷德·博斯沃思边说边脱下湿透的外套和帽子。

“我岂不是告诉你们会发生这事吗？”比尔说：“主告诉我不要来这里，我离开了神的旨意；我必须回约翰内斯堡。”

南非的几位传道人不同意。其中一位说：“我们不能回去；我们已经做了许诺，我们必须持守它。”

“再说，”另一位插了一句：“我们这里一直有这样的暴风雨。这场暴风雨今晚就刮走了，明天一切都好了。”

晚间雷暴真的刮走了，到了星期六早晨黎明时分，天气如所期望的晴朗、暖和起来了。但那天傍晚，他们正准备带比尔去聚会时，一股不合时宜的冷空气袭来。温度骤降，几乎到了冰点，大风吹来，寒气袭人。聚会再次取消了。

“我岂不是告诉过你们，”比尔说：“呐，明晚我们将会有地震。”

全国委员会的成员们不安地相互看着。他们终于严肃地考虑这位不平常的人所说的话，他说有位天使对他说过话。贾斯特斯·杜波莱西问：“你真的是指明天会有地震吗？”

“我不知道会不会有，”比尔形容道：“我只是举个例子。但糟糕的事一定会发生，因为我们离开了神的旨意。”

福雷太太把点心送到桌上，然后坐下听他们说话。比尔坐在椅子上，身体向前倾，说，下午早些时候他见到一个有关福雷太太的异象，但不能说出来，直到每个人都按着异象所显示的位置坐在桌旁。他告诉福雷太太发生在她孩提时代的事，然后告诉她，她有心脏病，以及由神经引起的胃病，但不必担心，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医治了她。

南非的几位传道人惊讶得出了声。比尔问：“现在你们信我吗？神告诉我要回约翰内斯堡，在那里呆两个星期，然后去杰克逊的农场休息，再从那里直接去德班，然后我就回家。”

弗雷德·博斯沃思说：“伯兰罕弟兄，你若按那路线走，就不会经过这些小城镇，也没有机会服侍许多南非土著人。”（在这点上，南非的几位传道人都保持沉默，因他们知道，他们所安排的绝大部分聚会是给那部分欧裔人的。比尔先前不知道，后来才知道德班是南非唯一一个允许土著人与白人一起参加聚会的地方。）博斯沃思继续说：“伯兰罕弟兄，你若顺着南下的布道路线，我仍然相信，你会看到丰丰富富的，远超你所求所想的事。”

比尔把一只疲惫的手放在他朋友的肩上，说：“博斯沃思弟兄，我们一起打了那么多场仗，你现在还怀疑我吗？我奉主耶稣的名告诉你我们离开了他的旨意，从现在开始，除了麻烦，没有别的了。”

“可是，”舍曼牧师说：“我们已经许诺那些弟兄这件事，所以我们不得不走这条布道路线。”

既然他们不接受超自然引导的这个观点，比尔就试着用常理做解释。“让我们从逻辑上看一下这点。在约翰内斯堡，我们有新闻媒体和医疗协会的支持，那里有几十万人，吃住都有地方。但在这里，会众躺在露天里，没地方吃。昨晚他们几乎被溺死，今晚还得在外面挨冻。你们若从自然的角度看这事，回约翰内斯堡不是更合情理吗？”

几位传道人一阵低语，夹杂着咳嗽声，然后舍曼回答说：“伯兰罕弟兄，为了这次行程，我们花了数千元做广告，已经租好了会堂和场地；日期和时间都定下来了，人们已安排了行程，有的已经在路上了。我们已经做出了许诺，不能食言。”

比尔说：“可是，我没有向任何人许诺，明早我要回约翰内斯堡。”

贾斯特斯·杜波莱西问：“你到了那里准备要做什么？”

他们把他困在那里；比尔没有一分钱，凭他自己不能做什么事。所以，即使他真的回约翰内斯堡，他还是必须与这帮反对他这样做的人合作；他处境极为艰难。他坐在那儿考虑这进退两难的局面时，突然，他想起在路易斯安那州什里夫波特临到他的那个预言：当时主警告他，撒但在南非给他设下了一个圈套。比尔曾以为这圈套是与巫医和恶鬼有关的事，但根本不是这样。这圈套就在这里！恰恰就在他的基督徒弟兄中间！他们宗派体系的政治钳口已经把他紧紧夹住了；牢牢地用他们冷淡、僵硬的钳牙夹住了他，使他无法按着主吩咐他做的去做。他处境似乎毫无希望。

比尔警告他的赞助者们：“正如很久以前保罗说过的：‘众位，你们本该听我的话，不离开克里特，免得遭这样的麻烦。’呐，弟兄们，神有一个许可的旨意，但我决不愿意行在他许可的旨意中，我要他完美的旨意。”

委员会成员们喜欢神有许可的旨意这种想法。一个说：“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行在神许可的旨意中是好的。伯兰罕弟兄，若是可以，你为何不向主求呢？”

他们从十点开始争论，到现在，已是凌晨两点钟。比尔又疲倦又沮丧，说：“好吧，我为这事再祷告一次。”

比利·保罗·伯兰罕静静地听完四个小时的争论后，跟着父亲进了卧室，关上门。他看到父亲走过房间，看着窗外仍在呼啸的暴风；他父亲站在那里，双肩微微下垂，看上去像个被打败了的人。比利·保罗穿过房间，一只手搂住父亲的肩膀，说：“爸爸，不要听那帮传道人的话；你做神告诉你做的事。”

“比利，我心都被撕裂了。我不知道如何能去做神要我做的事。我没有一分钱，即使我现在回约翰内斯堡，若没有这些人的合作，我不知道如何举办聚会；你能看出他们不愿合作。如果我曾经进退两难过，那就是现在了。”

“爸爸，如果整个国家没有一人与你站在一道，我也会与你站在一道。”

比尔拥抱他儿子，说：“比利，同我一起祷告。”

他们跪在两张双人床中间，一起祷告。但夜已很深，比利·保罗支撑不住，就爬到床上，睡着了。而比尔这方面，他因心里忧愁而睡不着。他被圈套套住了，进退两难，他的思想来回摇荡着。不管怎样，他必须站起来反对那些邀请他来南非的人。他如何才能劝说他们听呢？要是说服不了他们，会怎么样？要是没有这些人的合作，他如何能在约翰内斯堡和德班行神的旨意呢？他这种进退两难的局面似乎难以越过；他头脑里的情感好像一块湿布，拧得越来越紧，渐渐地挤出一些带着淡淡盐味的水份，从他的内眼角里渗了出来。

凌晨约三点钟，比尔感到了主的天使的同在。紧接着，一道光在空中形成，然后升到天花板那儿，就有主的天使站在琥珀色的火焰下。外面刮着大风，上下猛烈地吹着，“咚咚咚”地打在窗玻璃上。比尔恐惧战惊，每次他面对面见到主的天使，都同样有这种瘫痪似的惧怕。这超自然物对他来说决不会变得平常，这是一个从他人的感官来说不可能明白和承受的维度。即使他感到战惊，但因天使的到来，他还是很感谢神。或许，现在这死结能够解开了。

比尔问：“这些人是谁，他们到底想要做什么？”

天使站着，双手叠在胸前。比尔从来没有看见那天使微笑过，此时，他目光炯炯，似乎很严厉。“继续与他们同去，”那天使严肃地说：“既然你与他们去了，现在你就必须去做。但记住，你若与他们一起去南方，你将要为此而受苦。你叫醒比利·保罗，告诉他：主如此说：‘明天早上天气将晴朗、转暖。’一大早他们会带比利·保罗去主日学。由于聚会拖了这么久，所以，厄恩·巴克斯特会叫比利·保罗回来，让你可以为病人祷告，要做好去的准备。你儿子会同一个年轻人坐着一辆黑色轿车来。路上，他会停下来接另一个年轻人上车。接着……”这时，比尔看见两个土著人站在桥边的一棵桉树附近。其中一位土著人穿着一套白色的旅游装，手中拿着一根棍子，举着手要打另一位土著人。那天使说：“比利·保罗会叫你看这情景；藉着这些迹象，你就知道我许可你往南方去。但记住，你将为此受苦。”

他从异象中出来后，天使已走了。比尔叫醒他儿子，说：“比利，主的天使刚刚来见我了。”他把天使说的话告诉比利·保罗，然后急冲冲地到了巴克斯特、博斯沃思和斯达茨克列夫睡觉的房间，“弟兄们，醒一醒，我有‘主如此说’。他许可我与你们一起去南方，但我将为此受苦，因为这不是神完美的旨意。事实上，我们的聚会将不会取得它应有的成功，因为我们真的不应该去。明天早晨，这暴风雨将会过去……”接着，他还对他们说了异象中的其它细节。

星期天拂晓时分，天气晴朗、无风、转暖了，正如那天使所说的。比利·保罗同厄恩·巴克斯特和其他全国委员会成员一起去主日学。不久，两位年轻人开着一辆黑色轿车，带比利·保罗来他父亲住的房子接他。比尔已经准备好了。在去聚会场地的路上，他们经过一座窄桥。那里有一棵桉树，树的附近站着两位土著人，其中一位穿着白色的旅游装。

比利·保罗用手指着说：“看，爸爸，那人拿着一根棍子要打另一个人。”

比尔点点头，说：“记得昨晚我告诉你的吗，保罗？我可以去南方，但我将为此受苦。”

第59章

终 于 到 了 德 班

1951

金伯利位于克莱克斯多普西南方向约两百英里的地方，是个约六万人口、分布着许多采矿点的城市。威廉·伯兰罕于一九五一年十月十七日，星期三，抵达金伯利。他的名声早已传开了；在金伯利的第一个晚上，他在一处能容纳五百人的教堂里为病人祷告。不幸的是，有比那多出十倍的人想进去里面。

第二天早晨，弗雷德·博斯沃思与全国委员会商量，考虑找一个更大的地方举办医治大会。令他吃惊的是，委员们都说不。他们已经许诺金伯利某个特别的牧师，聚会要在他的教堂举办，现在他们觉得不能食言。

所以，弗雷德·博斯沃思就想跟那位牧师本人商量一下。“弟兄，你看，街上和空地上挤满了成千上万需要祷告的人，你的意思是，你仍然想用你的小教堂来举办这些聚会吗？”

“他们答应我，可以在我的教堂里举办聚会，”这牧师很固执地说：“所以，要在我的教堂里举办聚会。”

“真荒唐，”博斯沃思气呼呼地说。他回到比尔住的房间里，抱怨说：“伯兰罕弟兄，你听说过有如此自私的传道人吗？”

比尔俏皮地讽刺说：“这就是你早先说的‘丰丰富富’。博斯沃思弟兄，你还没看出，我们不在主的旨意中吗？”

弗雷德·博斯沃思大胆地做出决定，看看他自己能做到什么。他在金伯利周围询问，最后定下了当地一个能容纳几千人的运动竞技场，接下来的四天，他们在那里举办聚会。

比尔计划访问南非时，他想象自己将要向黑皮肤的土著人传道；然而，他却发现是向欧裔白皮肤的南非人传道。这使他很失望，如同全国委员会的那个“神圣”布道路线使他失望一样。他渴望见到土著人会怎样接受这超自然的福音，但直到他到南非二十一天后才有机会。最后，在他那星期在布隆方丹（金伯利以南一百英里）的最后一天，全国委员会才在星期天早上为他安排了一场无欧裔人参加的聚会。

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八日破晓之前，土著人已经聚集在布隆方丹的一个足球场。比尔早上十点到会场时，场地上已经坐着一万两千多人，一片黑面孔的海洋，许多妇女头上裹着白色或红色的大手巾。厄恩·巴克斯特向他们解释了藉着相信耶稣基督而得拯救的神的计划。比尔来到麦克风前，向他们解释信心和医治之间的关系；接着，考验信心的时候到了。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来到美国福音传道人面前，他一个又一个地说出他们是谁，有什么毛病。从祷告队列上来还不到十几个人，这些土著人就确信耶稣基督真的在会场中。只藉着一次全体的祷告后，几百个非洲人就得了医治。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当地牧师和宣教士从收集来的医治和神迹的见证，评估了这次大会的果效。其结果令人震惊：瞎子看见、癌症得医治、各样疾病得痊愈、残废的也得了医治。一位巴士司机说：“我车上载着一个瘸腿的人，带他来参加聚会。但当他回去时，他能自己走路了。”当地牧师和宣教士估计在这一次为病人祷告的伯兰罕聚会中，总共有一千人左右得了医治。

这正是比尔希望在非洲见到的：当他们看到基督超自然地展现在他们面前时，他们简单的头脑就接受了耶稣。比尔恳求全国委员会为这些土著人多安排几场大会，但委员会说不，他们老调重弹，要按着已经定好的日期执行。比尔难以相信这些宗派人士是如此固执和短见，他们的所为就像那个布道路线是第十一条诫命一样。

离开布隆方丹后，伯兰罕一行往西南方向开了九百英里，来到开普敦。这里的聚会模式与布隆方丹的很相似：五天鼓励人心的医治事奉，只给非洲土著人留了星期天早上的一堂聚会。

这些土著黑人受到这样的待遇，使比尔感到伤心。南非白人的聚会被安排在温菲尔德机场的一个大型飞机维修库里。开着维修库的大门，就能让一万多人参加聚会。而另一方面，非洲黑人却不得不使用德里尔会堂，那是市内范围内一幢小得多的建筑。土著人是这么急切要听威廉·伯兰罕讲道，所以，凌晨一点半，人们就开始在德里尔会堂外面排队，到了早上六点，人群就扩大到八千人。不幸的是，大门早上九点打开时，只有三千个土著人能挤进会堂。没有远见的全国委员会甚至没在会堂外面装扩音器，所以，留在街道上的人就无法听见。

比尔感到越来越失望，正如温度计里的水银在夏天的早晨上升一样。肯定地，全国委员会要为这一团糟的计划负大部分的罪责，但比尔感到他也得分担一些罪责。虽然他不情愿，况且知道这不是主的旨意，但他还是同意照着全国委员会的意愿行事。那天使警告他要为此受苦，他不知道这是不是天使所指的；其实这并不是。

开普敦大会于星期一晚上结束，星期二他们沿着海岸线向西行驶了四百英里，天黑之前抵达了伊丽莎白港。首场聚会在隔天的晚上，即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七日，在一个名叫皮毛集市会堂的大礼堂举行。在这里，组织者们再次大大地低估了人群的需要，几千人进不了会场。结果，伊丽莎白港那个星期的其它几场信心医治大会就转到一个有足够空间的运动场—戴维斯体育馆举行。

一天早晨，比尔腹部一阵剧痛，便醒了过来。起初，他没有把它当一回事。当疼痛持续一整天后，他便开始担心起来。要是他那神秘的胃病再次发作，会怎么样？好几天来，因紧张的日程安排，他感到积劳成疾。一九四七年，他因身体虚脱引发了胃病复发。那一次，他强迫自己一晚接一晚地为排长队的病患者祷告直至凌晨，足足有一年多时间，最后倒在了台上。后来，这疾病迫使他暂停举办大会。他的胃变酸，好像柠檬那样，他差点死于并发症。难道那病又要复发吗？全国委员会把他逼得很紧，没有时间让他休息。他们不明白这些超自然的异象会消耗他多大的体力。

但比他身体虚脱还要糟的是他的腹部越来越痛。等他到了东伦敦（从伊丽莎白港沿海岸线北上一百五十英里）时，比尔才知道这疼痛不是由胃病—他的旧仇敌引起的。绞痛部位在胃部下面，疼痛程度比想要呕吐更加剧烈。当其他的随行人员也开始生病时，比尔才知道病出自当地，可能是由他们吃的或喝的东西引起的。

东伦敦五个晚上的聚会后，他们沿着非洲东海岸往北驶向三百英里远的德班。路上，比尔看到一个异象，一位土著妇女躺在一张行军床上。不久，公路经过了一个典型的土著村庄。比尔叫司机停下车，比尔和随行人员下了车，一起走进村子里，比尔指着其中一间小茅舍，这茅舍与周围其它茅舍样子完全一样。“在那里，我们会发现一位妇人躺在一张行军床上；她患了严重的肺结核，她是个基督徒，会讲英语。”

他们走进那间茅舍，发现她躺在那里，与比尔所描述的完全一样。那妇人用英语对他们说：“我为了得医治已经祷告了很久，耶稣应许我，他会从外国差一位先知来为我祷告，我就会得医治。”

主耶稣持守了他的应许。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日，星期二，他们到达了德班。比尔对这座富有浓郁亚洲风味的大都市印象深刻。人力车在街道上往来奔跑；身着传统莎丽的印度妇女，与披着黑袍的穆斯林妇女和黑皮肤的土著妇女共享着市场的摊位，有些土著妇女脖子上套着铜环，手腕上戴着铜手镯。锡克教男子头上裹着白头巾、留着黑胡须、腰间插着一把长刀；人群中夹杂着涂了油彩、几乎是赤身的高个非洲土著男子，他们怪异的发型上装饰着一些小骨饰，耳垂拉得长长的，形成肉环。比尔问到这种多样性时，舍曼牧师解释说，德班有四十四万人口，其中十三万人是非洲土著人，十一万人是欧裔非洲人，另外二十万人来自印度。刚开始，这些印度人是作为奴隶进口来在矿山做工的。他们仍然守着亚洲的传统，包括他们的宗教：印度教、佛教和伊斯兰教。

德班的第一场聚会星期三晚上在市政礼堂举行，会众只限于南非白人。那些进不了会场的人就通过挂在花园四周的扩音器听道。得医治的期望升高，许多坐轮椅和躺在担架上进来的人，离开时已经不用轮椅、担架了。

星期四下午，聚会搬到一个巨大的跑马场，名叫格雷维尔跑马场。两万多人坐在有棚的看台上，还有一些空位可以坐人。比尔走上讲台要讲道时，他惊讶地看到人群被分为黑色的土著人，棕色的印度人和白色的欧裔人。他对德班市长西德尼·史密斯说：“我还以为南非有种族隔离法，不许我们同时让白人和黑人一起聚会。”

“种族隔离法是有的，”市长解释说：“如果你仔细看，种族是分开的。看到那些围栏吗？”

这时，比尔注意到人群中有十字交叉的白色尖桩栅栏。“但为什么在黑人中间还围着这些围栏呢？”

“这些围栏把不同的部落—班图族、斯威士族、科萨族、祖鲁族等分开，这里有十几个不同的部落，其中有些是仇人。”

“为何在其它城市不能这样做呢？”比尔问：“那样我们就能带着福音去到更多的人那里。”

“德班是政府允许这样做的唯一一个地方。”

这时，比尔才明白主的天使为何告诉他直接来德班，并呆在这里，直到叫他离开为止。哦，要是他没有违背天使的指示该有多好啊！他为这个错吃了多大的苦头呢？直到现在，他的腹部仍疼痛不止。那种感觉就像一只耗子放在他的腹部、咬他的内脏一样。他不得不抓牢讲台，免得引起加倍的疼痛；祷告队列往前移的时候是这样；异象呈现在他面前、他辨明陌生人心中秘密的时候是这样；甚至当那些人得了医治的时候也是这样。

“天父啊，赦免我；”比尔边默默地祷告，边等着许多翻译把他才说的话译成十五种语言；“我为我的过错感到内疚，耶稣啊，当你医治这些人时，请你也医治我。”

可是，他得释放的异象没有显现。这似乎是神转过背，不理睬他先知的需要，然而，神却没有忽略他其余百姓的最微小的需要。比尔极为懊悔，感到他这样被拒绝是该受的。

祷告队列里一个接一个的病人的毛病都无误地被辨明出来，并得了医治，这时，会众们激动不已。当一个聋哑的印度男孩一生中首次能听能说时，会众的信心高涨起来。比尔祷告更大声，劝告那些残疾的、有病的、哑巴的、瞎眼的，现在从那复活的救主耶稣基督的手里接受他们的医治。祷告内容离最后一个翻译者翻译完还差一大截时，男女老少就从轮椅上站起来，或扔掉拐杖；孩子们解开固定在铁制矫正架上的东西，把各种装置扔到一边。

很悲惨的是，即使得胜的呼声越来越大声，比尔却疼痛地抽泣着，被带离讲台，而且需要两个壮汉扶他走。

外地客不断涌进德班，市内的交通慢得像河马在齐胸深的泥泞中走路一样。到了星期五下午，格雷维尔跑马场的人数已翻了一倍，超过四万人。比尔同西德尼·史密斯一起驱车去聚会，他看到街上许多土著人随身带着一些手工的小雕像。他在圣经中读过这种拜偶像的事，但这一次是他首次亲眼见到。“你看那些带着偶像的人，”他说。

市长说：“他们中有些是基督徒。”

“基督徒？”比尔吃惊地倒吸了一口气。“基督徒带着偶像？”

“是的，这里有很多土著基督徒，他们仍然依赖祖先的偶像。”

“真奇怪！我想与某个人谈一谈，你会说站在那边的那个人的方言吗？”

市长把车停在路边，就和他的客人下了车，走近一个魁伟的黑人那里，他身高约有七英尺，体重足有三百磅。比尔走近时，发现那偶像上有些干的血迹。通过市长翻译，比尔问这位土著人：“你是基督徒吗？”

“哦，是的，”这土著人回答说：“我成为基督徒已经好几年了。”

“你为何还带着这个偶像？”

“在我之前，我父亲走到哪里，都带着这个神像。有一天，他独自在草原上打猎，一只狮子跟在他后面。我父亲点起一堆火，用我们巫医的咒语向这个神像祈祷，那只狮子就走了。现在，我无论去哪里，也带着这个神像。要是宣教士的神失败了，这个神不会失败。”

“我认为你把信心放在错误的事上，”比尔责备说：“我自己是个猎人，我熟悉野外的生活方式。这个偶像不能赶走狮子，是那堆火赶走狮子。”这位土著人用怀疑的眼神看着比尔。比尔问：“今天下午你会来参加跑马场的聚会吗？”

“明天，”他咕哝地说。

“很好，明天你会看到，耶稣永不失败。”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星期天，举办了三场聚会，出席的人数打破了格雷维尔跑马场的记录。不仅正面看台坐满了人，中央的场地上也坐满了人。不同的土著部落坐在地上，用尖桩围栏隔开，像隔开牛群一样。博斯沃思牧师负责早上的聚会，巴克斯特牧师负责下午的讲道。傍晚的聚会留给比尔传讲，并为病人祷告。

到现在，比尔的讲道常常是藉着十五位翻译来讲的。这是个缓慢的过程，平时只要十五分钟的讲道，现在却要花一个半小时。比尔说：“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第一位翻译会发出像鸡一样的“咯咯”声，第二位翻译会发出像豺狼一样的“喳喳”声，第三位翻译发出的声音完全与前两位不同；就这样一直翻译下去。（在过去的几年里，比尔常常想知道《哥林多前书》14章10节是什么意思，保罗在那里说，世上的声音没有一样是无意思的。现在，听着这些奇特的语言后，他知道了保罗这位宣教士所指的意思。）最后，第十五位翻译翻完了这句话，比尔继续说：“耶稣来到世上，为要拯救罪人。”那过程又开始了。

当翻译员按次序翻译这句话时，比尔走到讲台后面，问西德尼·史密斯：“下面的草坪上发生什么事？是在打架吗？”

市长也注意到了底下的骚动。“我也说不上，我会叫个警察过去了解一下。”不久，警察回来汇报：“伯兰罕弟兄，人群中有位土著妇女刚刚生了一个婴儿，她似乎没什么事。”

“你没有带她离开吗？”

“我们想提供帮助，但她只是把婴儿擦一擦，就开始给婴儿喂奶；她说，她想留下来等候祷告事奉。”

这样的决心使比尔大为惊叹。如果这位刚作母亲的，她的期望代表其他会众的心愿，那么，今天肯定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医治事奉。

今天没有发祷告卡，相反，只是简单地由几位宣教士带十几个病人，排成一队接受祷告。祷告队列里第一位上前来的是个东印度后裔的妇人，她身上裹着一块五颜六色的莎丽，前额的眉心上画着一个红点，即红点记号；在印度文化中被认为是美丽的记号。

正如耶稣与撒玛利亚妇人交谈那样，比尔也与这位妇人简单地说了几句，以便接触她的灵。“女士，你作为一个印度教教徒，为何来找我一个基督徒求助呢？你为何不去找你的祭司呢？”

“他们帮不了我，”那位女士回答。

在她头上，异象展开了，比尔看到她在医生的诊所听医生的诊断。比尔说：“女士，你有肺结核；我相信，你若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作你个人的救主，他也必医治你。”

那女士马上单膝跪下，低着头，撩起她的长裙，擦掉她眉心的红点。比尔看见一道光在她周围闪烁。“姐妹，”他说：“耶稣基督刚刚医治了你，回去吧！在你的余生中事奉他。”

会众中掀起一片交头接耳的声音；比尔看见其他印度妇女吐口水在指头上，然后擦掉眉心的红点。人群中有人大声喊：“克利须那！”其他印度人也附和着喊起来：“克利须那！克利须那！”他们以为这位美国传道人说了某个他们神的名字，所以就喊起来。（克利须那是印度神毗湿奴属地的形体。）

比尔举起双手，叫他们安静下来，他解释说：“不，我从来没说克利须那，我是说基督，”他清楚地发这个音，强调最后的辅音ｔ，“是耶稣基督，我不是克利须那信徒；我是耶稣基督的一个仆人。”

从队列里上来的第二位是个欧裔年轻女子。她看上去很健康，她走近时，比尔能感到她有个亲切的灵。比尔说：“我看出你是个基督徒。”她回答说是。“姐妹，我看见你走进一间教堂，你属于荷兰归正宗。”接着他停了一下，感到很困惑。这位女子有些异常的事；通常，他在异象中会看到病人周围有光闪烁，表明这人得了医治。但在这异象中，每样东西都变得越来越暗，就如临近夜幕时影子变暗一样。“姐妹，几天前你去看过医生。医生给你做检查时，你丈夫在大厅里等候。你丈夫黑头发，留着胡须，穿着一套灰色西装。那位医生戴眼镜，头发灰白。医生说，你的卵巢内有一个囊肿，它不会造成生命威胁，但医生还是想把它切掉。”这位女子点点头。比尔说话时，异象中她周围的光线越来越暗。他正要说“愿主祝福你，并医治你，我的姐妹”，然后让她带着希望离开讲台。但他还来不及说出口，异象中的画面就移到一个送葬的队伍，他看见送葬者抬着她的棺材去她的墓地。于是，比尔知道她的生命将要结束了，就决定最好坦率地告诉她。“女士，你看上去是位坚强的人；你只有很小的一点毛病，就是卵巢内的囊肿。但你要为死做准备，因为主如此说：‘你只能活很短的时间了’。”

这女子睁大眼睛，倒吸了一口气，说：“先生？”

“没错，姐妹，要确定你的心与神和好了。”

这位女子刚离开讲台，一位穿着考究的白人领着一个土著男孩走上台阶，从台上走来，走到离美国传道人约十来英尺的地方就停住了，而那男孩自己继续往前走。比尔看了这男孩一眼，就说：“任何人都能看出这男孩的眼睛是斜视的；我不能医治他，但耶稣基督能。或许神会将某些事显给我看，这些事会鼓励男孩的信心。”他停了一下，注视着所展开的这男孩过去的事。“我看见一个瘦高的祖鲁族妇人手里抱着一个男婴，给她丈夫看，他注意到婴孩的眼睛是斜视的。我知道这是个基督徒家庭，因为在异象中我看到他们在一个十字架前祈祷。”这句话一经祖鲁族翻译把它译出来后，孩子的父母就从会众中站了起来，挥着手大喊说这是正确的。

这时，这男孩低下了头。

比尔说：“我不必再为这男孩祷告，因为他已经得医治。你现在可以走了。”

这祖鲁族年轻人抬起头，咧嘴笑了，这是真的；现在他的眼睛不斜视了，变正常了。这男孩走下讲台，但那位带他上来的男士却没有下去，反而走得更近，说：“伯兰罕先生，我想跟你谈一分钟。”

厄恩·巴克斯特上前挡住他，说：“伯兰罕弟兄处在恩膏下的时候，我们不能让人与他谈话。”

“我只想问他一个问题。”

比尔转向这两个人，说：“没问题，巴克斯特弟兄，让这位医生说吧。”

“你怎么知道我是医生？”

比尔不去管这个问题，说：“我能为你做什么，医生？”

“这是真的，我是个英国医生。他上来这里之前，我检查过他；刚刚我又检查了他。他的眼睛本来是斜视的，但现在都正常了。你是怎么做的？你给他施催眠术吗？”

“如果施催眠术会使斜视的眼睛变正常，那么你们医生应该这样做。但这不是催眠术，这是神的大能。”

“伯兰罕先生，我只是个教会成员。但现在我看见一位如此真实的神，他能使斜视的眼睛变正常；我想接受耶稣基督作我个人的救主，我愿意对你的全体会众说这点。”

在那个卵巢内长有囊肿的妇人离开讲台后约过了十分钟，那位英国医生还在向会众说话时，一位报信的走上讲台，激动地“咿咿呀呀”对其中一位翻译说，过后这翻译告诉比尔：“你知道吗？那个你对她说过要为死做准备的妇人，她已经死了。这人就坐在他们边上，他认识她丈夫。那女子回到座位上，对她丈夫说：‘哦，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她丈夫还来不及回答她，她就倒在那里死了。”（后来，他们得知她是死于心脏病。）

最后从祷告队列里上来的是一个驼背得很厉害的黑人，他不得不用双手双脚走路；显然他是个痴呆，一位看管人用一条链子拴住套在他脖子上的项圈上，不让他到处走。

“看看这可怜的人，”比尔非常同情地说：“要是我能帮他，我一定会，可事实是，我无法帮他；但耶稣基督能。这人的生命隐藏不住，因为主的天使就在这里。”当异象临到，揭示了一件未曾料到的事。比尔说：“我知道这孩子生长在一个基督徒家庭里，因为我看见在他茅舍里的墙上挂着一幅耶稣的画像。他生来就是畸形的；但现在，他并不关心他自己，他关心他的一个兄弟。四年前，他弟弟从一只大黄狗或山羊上跌下来，受了伤。现在，他弟弟瘸了，不得不用拐杖走路。主如此说：‘他弟弟得医治了’。”

就在那时，一声尖叫刺破空中。在会众的很后面，一个高高的黑人站了起来，拐杖举过头顶挥动着，用他的土著话喊着，他就是那位弟弟，现在他得医治了。

因着这件神迹，众人激动不已，人声鼎沸；过了好几分钟，会众才安静下来，才能够听道。比尔耐心地注视着这阵混乱，然后，把注意力转回到他前面这个可怜的驼背人身上。一道蓝色影子出现在空中，显出一个异象，这人笔直地站着，并能正常行走。比尔对会众说：“你们能看见耶稣基督医治了这人的弟弟；如果神现在医治这个畸形、痴呆的人，这里有多少人愿意服侍主耶稣？”

黑色、棕色和白色的手举了起来，遍布整个会场。比尔对那看管人说，解开这人脖子上的链子。看管人担心地摇摇头，或许有点害怕。比尔说：“让这人用脚站起来，松开他的链子，神已经释放了他。”看管人很不情愿地被迫取下链子，提起这人的肩膀。这人不需要多大帮助；他的脊椎骨“噗噗”弹了十几下，就伸直了，以一个完好的姿势站在五万人面前。比尔用手臂搂着这人赤裸的腰部，一起走到台口，然后再走回讲坛。这人微笑着，向会众挥手示意，证实他的心智已经超自然地恢复了健康。

人群欢声雷动，好像地震一样。比尔抓住这个机会，问：“有多少人现在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作你个人的救主？”

成千上万只手举了起来。厄恩·巴克斯特说：“伯兰罕弟兄，我想他们误解了你；他们一定以为你是在问他们是否要得到身体上的医治。你最好藉着翻译再问一次这个问题。”

于是，比尔对着麦克风说：“我不是问你们是否要得到身体上的医治，我是问你们是否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作你个人的救主。你若愿意，请站起来！”

几千人站了起来。比尔说：“在耶稣进入你们的心以前，你们必须弃绝你们的假神；你们那些随身带着偶像的人，我要你们现在就砸碎它。”

当男女们用力把他们的偶像摔碎在地上时，场地上扬起了一团团的尘埃。首先，比尔为他们的救恩大声地祈求，接着，又为所有患病和受苦痛的人得到医治做一个集体祷告。几千个新基督徒大声喊叫他们得了医治。

第二天，在宾馆里，弗雷德·博斯沃思滔滔不绝地谈着星期天晚上聚会的情景。“伯兰罕弟兄，当人们离开后，他们把拐杖、担架、轮椅和矫正架堆成了一大堆，我站在那里哭，心都要跳出来了。在我传福音、为病人祷告的四十年里，从来没有见过能与之相比的聚会。”

西德尼·史密斯市长说：“伯兰罕弟兄，你过来，往窗外看。这几辆卡车满载着昨晚人们留下来的拐杖等东西。”

比尔往窗外一看，看见七辆大型的运牛卡车正经过旅馆，后面跟着几百个得医治的人，各个部落的土著人合在一起，不再是仇人，而是手挽着手，唱着伯兰罕大会的主题歌：“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凡事都有可能，只要相信。”

史密斯说：“估计昨晚那场聚会有五万人参加，若把星期天三场聚会的参加人数加起来，会超过十万人。昨天，肯定有三万人把他们的心交给了耶稣基督，无法知道究竟有几千人得了医治。”

“可是，我却病得几乎站不住，”比尔插了一句：“我们应该照着天使吩咐我们的去做，从约翰内斯堡直接来德班。这时候，大家应该很清楚了，德班就是主要我们来的地方。”

不幸的是，并不是每个人都清楚。舍曼牧师透露消息说，厄恩·巴克斯特、比尔和比利·保罗星期三早上将乘飞机去津巴布韦的索尔兹伯里。

“什么，要离开德班？”比尔带着沮丧急切地说：“为什么？这里是主做工的地方。”

舍曼老调重弹，拿出同一个理由：“我们只是按着一个月前所定下的布道路线走。我们安排你在索尔兹伯里两天，然后到比勒陀利亚举办一场的聚会，在你飞回家之前，在约翰内斯堡还有最后一场聚会。我不明白你为什么心烦，你已经如愿以偿地在德班举办了聚会。”

“津巴布韦的索尔兹伯里离这里有多远？”

“从这向北八百英里。”

比尔简直无法理解这些人搞出的荒唐事。他清楚地指出：“在德班有五万多人想听我讲道，很多人跋山涉水来到这里；几千人是新基督徒。现在，你们突然要我飞到八百英里之外的地方，你们还诧异我为什么心烦？”

“很抱歉，伯兰罕弟兄，我们已经答应津巴布韦的弟兄我们会带你去那里，我们得守信用。”

比尔感到太虚弱，太难受，就不与他们争辩了，照着全国委员会的计划完成这次行程。在索尔兹伯里，他仅向一千五百人传讲；在津巴布韦的这两天，他的记忆模糊，就像一场噩梦。然后他飞回南非，在比勒陀利亚举办了一场聚会，在约翰内斯堡举办了两场。在约翰内斯堡的最后一场聚会中，他感到自己快死了。然而，他自己的病痛并没有拦阻他的辨明恩赐和神的大能的运行。那晚有许多异象，他在一个异象中看见会众中有位女瞎子。他叫出她来，鼓励她站起来接受医治；她没有响应，然而，在同一排的另一位妇人却站了起来。比尔转向这站起来的妇人，说：“我知道你也是瞎的，但你为何站起来呢？你是个犹太人，但你不相信耶稣是基督；你认为耶稣能恢复你的视力吗？”她点点头。比尔继续说：“我不能求他医治你，除非他首先成为你的主和救主。你若接受他为弥赛亚，就举起手。”她举起手，眼睛就看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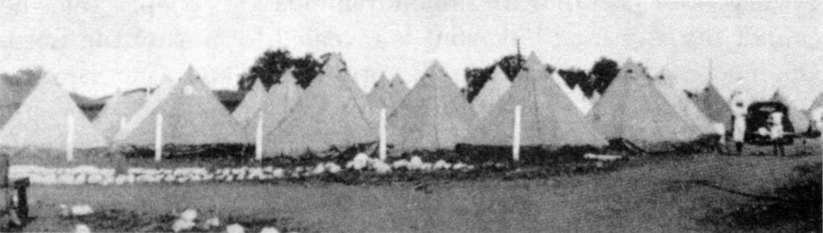
比尔离开南非的最后时刻到了；那个在德班给那个斜视眼的男孩做检查的英国医生，到约翰内斯堡的机场来见比尔，他说：“我感到神好像在呼召我作一名医疗宣教士。伯兰罕弟兄，我把这一切都归功于你；谢谢你来南非。”他的谢意可以再乘上十万倍。许多来自丛林的报道，一星期就有一千人受洗；南非全国的教堂都坐满了人，这些人最近因着一位真实、永活的神、一位实在的神而兴奋不已。威廉·伯兰罕一行人在南非十个星期的期间里，在十一个城市举办了一百二十场的聚会，出席人次合起来有五十万左右。唯有神才能记录最后的胜利，但比尔知道这代价是什么。

尽管弗雷德·博斯沃思当天没有坐飞机离开，他还是陪着伯兰罕一行人来到机场。博斯沃思将继续留在南非一个月，与当地的牧师和宣教士一同工作，帮助他们安顿成千上万个在基督里新悔改信主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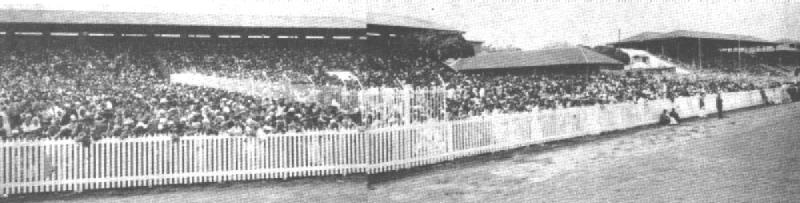
比尔坐在那里等候飞机到达的时候，他因上腹部疼痛，痛苦得坐立不安。他相当怀疑是否还能再见到弗雷德·博斯沃思。终于，他乘坐的飞机着陆了，很快就准备登机。到了要说再见的时刻，比尔用手搂住他的朋友，说：“博斯沃思弟兄，我四十二岁了，我猜测我的日子快完了。就像保罗，我也能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提摩太后书4章7节]”

“胡扯！”博斯沃思“哼”了一下，说：“你还只是个孩子，我四十岁以前还没开始传福音呢。现在我过了七十岁，仍然强壮。伯兰罕弟兄，你只是刚完成学业、拿到毕业证书罢了。”

比尔同意他说的才刚刚完成学业，但他对拿到毕业证书就没那么确定了；他感到更像是没有通过毕业考试。



比尔还没有到达达克拉克斯多普之前，那里等候的人已支起了数百个帐篷。



在德班，用白色栏杆隔开的南非各种族人在同一个体育场参加比尔聚会。

第60章

天 使 的 预 后

1952

“比尔·伯兰罕，嗳呀，伙计！”阿戴尔医生查看报告后，大喊起来：“你在南非染上了阿米巴。”山姆·阿戴尔看完检验报告后，伤心地摇了摇头。“我不能为你做什么了，比尔，我得送你去看专科医生。”

做完多次检验后，卢卡斯医生分析了这残酷的事实。“伯兰罕先生，这些阿米巴虫是一些寄生虫，它们好像一些比白细胞稍大一点的小囊胞那样传播。你可能在吃喝的东西上染上了一个；这些寄生虫进入身体后，潜伏四至六周才会出现征兆。你所得的是我见过的最糟糕的病例。”

比尔记得他刚开始感到腹部疼痛是在伊丽莎白港，就是离开约翰内斯堡后四个星期。这意味着他可能在克莱克斯多普呑下了阿米巴囊胞，时间对得上。哦，巴不得他按照天使吩咐他去做的呆在约翰内斯堡，这事就永远不会发生。

卢卡斯医生继续说：“侵入性阿米巴是第三严重的寄生虫病，全世界有几十万人受感染。大部分情况下，这些阿米巴处于休眠状态。尽管这些感染上的人现在携带着，并会传播，他们自己却不受影响。另一种情况，就像你这种情况，寄生虫被激活了；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这些阿米巴靠你肠道内的粘液生活；我们尽力把它们控制在那里，因为它们若跑出肠道，就会冲到肝脏或脑部去，那时，问题就更严重了。不幸的是，药对这些寄生虫不怎么起作用。我要为你拟定一个六十天的治疗计划。”

他在诊所时，其中一项检查需要他喝钡餐。为他做这项检查的医生说：“伯兰罕先生，我听说你是个宣教士。”

“传福音的传教士，是的，我刚从非洲回来。”

“我曾学习过当一名传道人；我花了四年时间在学校里学习，最后发现基督教并不是那么一回事。于是，我开始研究穆罕默德、佛陀、孔夫子等其他人的教义。我惊奇地发现，基督教并不是唯一讲论童女生子和救主的宗教。我便认定，可能任何宗教都不是那么一回事，于是，我就把整个乱糟糟的东西都扔掉了，现在我成了一名不可知论者。”

比尔因腹部疼痛和满脑子对他病情的惧怕，他不打算去对付这样一个精明的人。他默默地祷告：“主耶稣啊，当我感觉好点的时候，再给我一次机会。”

他回家后，把这个可怕的消息告诉他妻子；美达说：“比尔，你记得新阿尔巴尼的那位谢恩太太吗？”

“是约翰逊弟兄教会的那位有神经毛病的主日学教师吗？就是我出发去南非之前为她祷告过的那位？”

“就是她。你在南非时，她每隔几天就打电话来；现在你在家了，她每天都打电话给我。”

“她情况怎样？”

“很糟糕，她变得很糟糕，几乎不能离开家。她要你在恩膏下为她祷告，但她认为她不能出门来参加聚会。”

“那没关系。从目前的样子看，我可能永远举办不了聚会了。”

“比尔，别这么说。不管怎样，谢恩太太要我问你，当下一次主的天使临近你时，她是否能排在第一个来见你。”

“行啊，”比尔心不在焉地说。他正在想，自从在克莱克斯多普那关键性的一天以来，即：他违背了主的旨意，转而按着全国委员会的布道路线走，他就没有再见过主的天使。他想：“哦，我真是把自己的生命搞砸了。”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比尔活得很凄惨。药物不起作用；疼痛大大地折磨着他，令他难以入睡。一晚又一晚，他在房间里踱步，哀哭乞求：“神啊，请怜悯我。如果你心里还对我存留一点恩慈，请赦免我。我永远不再故意地越出你的界限了。”

主没有向他说话，既没有藉着声音或异象，也没有藉着书写的道，虽然他一直在读圣经。无助加上孤独感，使比尔的心思落入到更绝望的境地。哦，他为何如此无知，竟然没有顺从直接从主来的吩咐？一天又一天，他反复检查在非洲那种进退两难的局面；把各种因素都筛出来，试验不同的解决办法，尽力从错误中学到教训。现在，他能看出他的最大错误是与南非全国委员会纠缠在一起；他们是一群顽固不化的领袖，即使神自己要他们改变计划，他们还是不会顺从。接着，比尔意识到，他在美国各宗派的传道人中也看到同样顽固的态度。这可能不是人的问题，而是体系的问题。每个基督教组织都按着事先列好的信条和教规去生活，这些往往会变成很受尊崇的教条，以致会员们无法从其它别的方式去看神的道。如果他们总是对的，那就好；但要是错了，会怎么样？要是神想让他们看到更多的东西，而他们因为这与他们的教条不符，就不愿接受，那会怎么样？在这件事上，他们自己的顽固在神的审判面前定了自己的罪。要是宗派化的基督教实际上不是在协助神的灵而是在拦阻，那会怎么样？

魂里深处做了很多审察后，比尔认定，他的第二个错误是对人的批评太过敏感。这种敏感可以追溯到孩提时代，因为他家庭的坏名声，社会排斥和拒绝他。成为基督徒后，带给了他孩童时所向往的爱和接纳。但孩提时代的某些综合症还存留着，包括容易神经过敏、对人的批评很敏感。既然有成千上万的人要他顾及到他们的需求，他也想取悦于每个人，但这是个不可能做到的任务。他决定，从现在起，他必须做神要他做的事，不管他在做的时候会得罪谁。使人失望总比使主耶稣基督失望要好得多。

遗憾的是，要知道主想要什么并不总是那么容易。比尔深思着一个困扰他多年的批评。很多基督徒抱怨他没有在医治大会中为足够多的人祷告，参加每次聚会的几百个生病的男女都等着他为他们亲自做个祷告。由于超自然的辨明恩赐使他身体负荷太重，比尔在每晚的大会中几乎没有足够的体力为多过一打的人祷告。很多批评者说，他应该像奥洛·罗伯茨和其他信心医治的传道人一样，排一条长队，当人们经过时，尽快地按手在他们身上，并作一个简短的祷告。也许批评他的人是对的，可能他的方法太慢了。有时，比尔对这个难题会发愁几个小时，不知道神真正要他如何召开医治大会；有时，比尔觉得这问题不再是问题了，因为他可能永远不再传道了。

一天清早，美达发现她丈夫跪在地板上、头靠在椅子上哭。

“比尔，出了什么事？”

“亲爱的，要是你知道我感觉糟透了就好了。我现在只有四十二岁；我的健康垮了，我的事工结束了，我还欠着债。我能做什么呢？我的前途如何呢？看起来好像是人生的尽头了。”

“你吃一点东西，过后可能会觉得好一点，”美达建议道。

比尔哭得很伤心，眼睛肿得快看不见了。美达扶他到餐桌边，他吃了一些鸡蛋和土司面包。最近，他的食欲戏剧性地大减，结果，在过去的几周里，他的体重持续减少，最后还不到一百一十磅。他的病情不见好转，反而越来越糟。

一九五二年二月中旬，比尔回医院做更多的检查。卢卡斯医生边看结果边摇头：“伯兰罕牧师，恐怕我给你开的药不起作用，接下来我得用砒霜了。”

“砒霜？那不是很危险吗？”

“是的，我必须十分小心它的用量。但这是肯定的，伯兰罕牧师，你的病情很严重。侵入性阿米巴一年会杀死四万人左右。这些活跃的阿米巴会吃穿肠道壁，并进到血液中，血液会把它们带到肝脏去，它们会在那里形成有生命威胁的脓肿。有时候，血液也会把它们带到身体的其它部位，包括脑部。如果发生这事，你就会发烧，十个小时内你就死了。”

比尔回到家，比先前更困扰了。他吃了按处方取来的新药，但这药唯一的效果就是使他的皮肤变成桔黄色。

就在这时，他朋友山姆·阿戴尔打电话告诉他，说他们的一个朋友遇到不幸。“比尔，你知道戴尔伯特的母亲几年前死了。戴尔伯特今年十七岁，他出去交了一些错误的朋友。现在他在医院里，患梅毒快死了。我给他注射了他身体所能承受的所有青霉素，但没有用处；我只是想，你要知道这事。”

比尔也病得很重，但他集中气力去医院探望这位多年的家族朋友。他一走进医院病房，戴尔伯特说：“伯兰罕弟兄，你来这里看我，我感到很惭愧。”

“戴尔伯特，病情多重？”

“医生告诉我，要我与神和好。”

“我知道你母亲是位基督徒，那你呢？”

“我自个儿出去时，几个男孩告诉我抽烟很潇洒，所以我就抽了。后来我开始跟一帮人喝社交酒，接着你知道，这病就临到我了。”

“把你的心交给耶稣基督为时还不晚。”

“我，我想，”这男孩结结巴巴地说：“但我害怕因为我罪恶累累，神不会接纳我。”

“哦，会的，他会的，”比尔向他保证：“这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舍命、拯救罪人的原因。”

“你认为我现在有这种病，他会接纳我吗？”

“你要交付给他的不是你的身体，是你的魂。”

“那么我要。”

比尔打开圣经，大声地读《约翰福音》第14章，开头是这样的：

1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2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3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4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5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6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读完这段经文后，比尔跪在床边祷告。戴尔伯特举起双手，哭泣着说：“亲爱的神，请怜悯我的魂；请不要让我作为一个罪人死去。我全心相信你的话是对的，我现在就来接受你作我的救主。”

比尔站起来，拍拍戴尔伯特的肩膀，说：“现在，让我们谈谈神的医治。”

“我或生或死，都没有关系了。”戴尔伯特把手放在胸口上，“这里发生了某件事，现在我不怕死了。”

“是的，戴尔伯特，救恩是最主要的；但这位拯救你灵魂的主耶稣，也同样能救你脱离身上的疾病。”比尔按手在这年轻人的胸前，又做了祷告。

比尔回到家后，打电话给山姆·阿戴尔，说：“医生，你就给戴尔伯特再打一针青霉素吧。”

“比尔，我早已给他打了够量的抗生素；如果那样对他有好处，到现在就已经有效果了。”

“再打一针会伤着他吗？”

“不会。”

“那么，看在我的份上，你再给他打一针，好吗？”

“好的，但不会有什么用处。”

几天后，阿戴尔医生打电话回来，说：“那最后一针起作用了，戴尔伯特吸收了这东西。”

“那太好了，”比尔说。他挂上电话后，为这年轻的朋友感到高兴，但为自己感到悲哀。“主啊，”他祷告说：“你医治了戴尔伯特，为何不医治我呢？”

一九五二年二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威廉·伯兰罕再次来到卢卡斯医生的诊所。“这次情况怎么样？”他问。

卢卡斯医生没有笑容。“我每次给你检查，都发现你体内的阿米巴更多了。伯兰罕牧师，我不想吓唬你，但你已经是结了婚、有了几个孩子的人；你需要确定所有事都安顿好了，医学已经无法再为你做什么了。如果这些阿米巴进到血液里，你就会开始发高烧；如果它们留在肝脏里，那就糟透了；如果进到你的心脏或脑部里，你就只能再活十个小时左右，然后就完了。”

比尔沮丧地回到家。那天晚上，他再次在房间里踱步、祷告、哭求、乞求神的怜悯，但现在他比以前更绝望了。每隔半个小时左右，他就量一下体温，看看是否开始发烧。要是没有他，他家人要怎么生活下去？比利·保罗大概可以活得下去，但他幼小的两个孩子呢？到三月份利百加就六岁了，撒拉快一岁。美达自己要怎么把这两个小女孩拉扯大呢？

晚上十一点左右，比尔躺下睡着了。凌晨三点钟，什么东西把他弄醒了。他躺在黑暗中，听到床边时钟的“嘀嗒、嘀嗒”声。突然，他感到一阵轻微的压力，使他皮肤有麻刺感；主的天使就在附近，比尔紧张而期盼地等着。然后，他听到那个熟悉的声音说：“去你孩子那里，给她水喝。”随即压力减弱了。

他下了床，把袍子裹在睡衣上，走过过道，来到他女儿的房间；他发现撒拉正站在婴儿床上，嘶哑地哭着，脸因紧张而涨红，突起一些斑点。那几天她一直在生病，哭得太久，已经没声音了。比尔抱起她，到厨房里给她倒一杯水，她全喝光了。比尔想：“我的主太好了，为撒拉做了这件事；耶稣这么甜蜜、关心人。”

他没有把撒拉放回她的小床，而是让她挨着美达躺在自己的床上；她很快就睡着了。比尔回到撒拉房间，躺在那张空的双人床上，但他睡不着。无数次他想知道：“我的前途如何？我猜想，再过不久我就会走了。我会发一次烧，然后，十个小时后，一切就完了；我妻子要自个儿抚养这两个小女儿。”他大声地呜咽着：“哦，神啊，我还能做什么呢？”

一阵微弱的响声打破了寂静，从微弱渐渐地增强；听起来好像一股旋风渐渐地逼近。比尔掀开被子，坐在床沿上。“亲爱的神，你来，是要赦免你的仆人，还是要带我走？”

一道漩涡状的七彩光出现了，朝着天花板升上去，从这道光下面走出主的天使。他的手臂交叉叠在胸前，一只手握着许多张白纸。天使说：“由于你想知道你的前途……”

“是的，”比尔说：“我想知道我的前途如何。”

那天使落下几张纸在地板上，比尔能看见每张纸上都写着字，但他还来不及读那些字，天使就说：“看这个；”他把手上剩下的几张纸给比尔看，它们都是纯白的，上面没有丝毫污点。天使把这几张纸扔向空中；突然，房间的天花板没了，这些纸飘进了夜空中，越飘越高，直到像星星那么大的一些小点，越过银河系后就消失了。接着，从天上发出一个响声，说：“你的前途是清晰的！”

当比尔回过神来，他仍坐在床沿上；房间又黑又静，他感到麻木和困惑，便恳求说：“神啊，若我在你面前蒙恩，请告诉我，这些阿米巴会怎样？我能把它们对付过去吗？主啊，你若赦免了我的罪，请你再次向我说话，好吗？”

这超自然物又一次扫过房间，那天使从光中走出来。他说话时，声音带着同情，但很坚定：“由于你想知道这些阿米巴，那么，它们不再搅扰你了。”

天使离开了，留给比尔的是无比的喜乐，他得医治了！得医治了！神用神迹摸了他的身体。他终于能活着抚养他的家人了；他甚至又能回到他的事工上了。回想起他的事工，比尔心想：“天使既在这里，我应该问他一下要怎样为病人祷告。”

突然，天使又站在他面前，天使的白袍反射出盘旋在他头上的超自然光。

比尔说：“不同的人指责我的聚会，说，同样的时间，奥洛·罗伯茨和其他传道人为五百人祷告，而我只为十五人祷告。你告诉我要让人相信我，我应该继续等候异象，按这种方法做吗？还是像博斯沃思弟兄所说的我该用快队列的方式为人们祷告？”

“按你感到被带领的方式去做，”天使回答，然后就消失了。

“按我感到被带领的方式去做，”比尔重复着；多么令人鼓励！这正是他从南非的错误中学到的功课。

没过多久，比尔再次感到天使的同在，又听到那熟悉的声音，像火被风吹着，发出一种固定节奏的声音：“呜咝、呜咝、呜咝……”通常，天使来只带来一个信息，今晚却与以前不同；今晚，他重复显现了几次。

天使把比尔提到灵里，把他放在德班的聚会中。他正站在格雷维尔跑马场的北端向南看，正好是他几个月前在那里讲道时所站的位置。整个正面看台和场地上都满了人，与他所记得的一样。他一确定这就是那场聚会，天使马上把他提到东面。比尔看到德班的聚会转变成蓝色，消失在西部。接着，天使把他放在另一群人中间；这些人都是黑皮肤、瘦瘦的，很多人系着腰布、裹着头巾；比尔推断他们是东印度人。

他听到头上有“嗡嗡”声，好像是巨大的发电机发出的。他抬头一看，看到另一位天使从天而降，披着一件红袍，手伸出来，手里握着一道摆动着的大光。下面的人群举起手臂，大声喊叫着称颂耶稣基督。上面的那位天使把他的探照灯强度开得很大，照亮了周边的人群，显示出人群延伸到后面，一直伸到周围的几座小山。比尔所能看到的，是像海洋一样的人群。主的天使仍然站在他身边，大声呼喊：“那次的伯兰罕聚会有三十万人！”

比尔被异象的能力惊呆了，他向前倒在两张双人床中间的地板上。当他恢复过来时，他看到阳光透过百叶窗帘渗进来。他意识到天色应该还早，因为房子里还是静悄悄的。接着，他听到某种奇怪的声音；听起来好像是书页在微风中被翻开的声音，只是这不可能是风，因为窗户关着。比尔坐起来，吃惊地看见他的圣经从床头柜上升起，飘浮着穿过房间，停在他的前面，依然浮在空中；书打开在《使徒行传》第27章，这章说到保罗在狂风大浪催逼时对囚船上的船员所说的话。比尔读经文时，有一只手显现在经文的上方，指着那段经文：

21……众位，你们本该听我的话，不离开克里特，免得遭这样的伤损破坏。22现在我还劝你们放心，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丧，惟独失丧这船。23因我所属、所侍奉的神，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说：24‘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凯撒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25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

他一读完这段经文，那只浮在空中的手把书页翻到《约书亚记》第1章，指着第2节；当比尔读的时候，它顺着一行一行的字指下来：

2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3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

那只手似乎要强调第5、6节：

5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6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9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

当比尔读完《约书亚记》第1章后，就伸手要拿他的圣经。立刻它又回到原来放在床头柜上的位置。

卧室的门上有敲门声，美达问：“我能进来吗？”

“这就怪了，”比尔心想：“为什么她会问是否她能进来呢？”

第61章

三 个 见 证 人

1952

美达·伯兰罕又敲了一下门：“比尔，你没事吧？”

“没事，”他回答：“进来吧！”

美达抱着睡着的婴儿走进来。“比尔，发生了什么事？几个小时前，我得和撒拉起床了，所以我就起来，我想我得看看你怎么啦，但当我要进门时，我有一种最强烈的感觉，觉得我不该开门。我不知道是不是异象正在进行，所以我就坐在客厅里，摇着撒拉，直到现在。”

比尔看了一下时间，正是六点。这异象留了他三个多小时！“是的，亲爱的，是异象；主的天使从早晨三点钟就一直在这里。神已经赦免了我，我会把这些寄生虫给对付过去的。”

“哦，比尔，”她倒吸了一口气，说：“这消息太好了！”几分钟后，她的兴奋缓和下来，转成了一个问题。“比尔，你今天能见见那位新阿尔巴尼犯神经毛病的妇人吗？她求我说，当下次恩膏临到你时就打电话给她。”

“行啊，亲爱的，告诉她十点钟左右过来。今早的第一件事是，我需要去银行，为我们的所得税记录检查一下那些支票存根。我也会打电话给卢卡斯医生，看他能不能再给我检查一次。”

美达去打电话给谢恩太太时，比尔坐下来，思想这异象的意思。第一段经文容易明白，因为它与比尔在南非的不幸遭遇相符合。保罗告诉那些船员，若他们只听他的，留在克里特过冬，就不会损失船只。很显然，保罗与那些不相信他是被神引导的人起了争执。

因那个错误，保罗与那些船员一起受了苦，但藉着神的恩典，没有损伤一条性命。对比尔来说，这教训很明显：主既然引导他走另一条路，他就决不再顺从人的想法。

要理解《约书亚记》第1章如何用在他身上，这挑战更大。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这一定是神分派这个事工的一个宣告。但他的事工与约书亚的事工之间有什么特别的关联呢？神吩咐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天然的应许之地，难道神也这样吩咐他带领教会进入属灵的应许之地吗？这听起来好像是这样……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约书亚不但带领以色列人去争战，夺取迦南地，而且战斗结束后，约书亚还为十二个支派分地，引导他们得到他们属地的产业。照着使徒保罗所写的，神应许给基督徒教会一份属灵的产业。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变成”原文作“穿”。下同）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哥林多前书15章50-53节]。比尔想知道他是否被呼召去带领外邦教会得着她属灵的产业。

无论异象还有什么其它意思，有一点是很明显的，就是前头有很多仗要打，神也鼓励他要大胆往前。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比尔拿起笔，在司可福串珠圣经后面的空白页上，简要地记下了这个异象的内容；这样，他就总会记得它，并总能随身带着。

吃早餐的时候，比尔的岳母顺道过来，她问道：“一切都好吗？早上我去水槽洗昨晚的碗碟时，感到主在对我说话：‘到比尔家去，有件事发生了’。”

比尔就告诉布罗伊太太今早那天使多次来访的事。然后比尔想起经上的话说，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这是第二个见证人，确认天使告诉他的是真的。吃完早餐后，比尔打电话给卢卡斯医生。“今早我想做个检查。”

“做什么用？”

“我不再有那些阿米巴了。”

“有的，你有的。一旦人得了那些小恶鬼，他就会终生带着它们。”

“今天早晨，主耶稣为我行了一件事。我想请你再给我全面检查一次。”

卢卡斯医生犹豫了一下。“嗯，好吧，那天我才给你检查过，你的肠道内装满了那些寄生虫。但你若想要再检查一次，下午你过来，我再看一下。”

银行刚开门，比尔就到了银行。他的事不久就办完了，他正要走出门时，突然觉得还不应该离开。于是，他走到营业厅的旁边，默默地祷告：“主神啊，你要我做什么呢？”他手臂下夹着公文包，在那里站了几分钟。接着，他头脑里响起一个声音：“看着鲍勃·丹尼森。”

鲍勃·丹尼森是银行的出纳员，是他的老相识。鲍勃低着头站在一个出纳柜台的后面。比尔走过去，高兴地说：“早上好，鲍勃，今天都好吗？”

鲍勃抬起头，泪眼汪汪。“比尔，我不知道你怎么会问起这事；今天凌晨三点钟我醒来，我梦见我要告诉你我的问题。现在你在这里，所以我希望你不会介意。”

“不会，鲍勃，你说吧。”

“我的家人几乎都死于癌症；现在我各方面都有了这种症兆，我担心再过几天就会死。”

比尔左手握住鲍勃的右手，感觉到癌症病魔的强烈振动；比尔左手变红，肿大起来。“鲍勃，让我们祷告，祈求耶稣基督触摸你的身体。”

做了一个简短的祷告后，振动止住了，癌症消失了。比尔想：“这是我的第三个见证人。”

等他回到家时，谢恩太太已经到了。因为她的神经太紧张，不敢开车，两个朋友就带她来。比尔请她的朋友等在客厅里，而他与谢恩太太在书房里谈。有位男的浸信会信徒也来到他家，要求祷告。比尔从来没有见过他，但知道他，因为他很出名，这人过去常在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打职业棒球。现在，他的脾脏得了癌症，快死了，这种病医学也治不了。比尔叫他等在一间卧室里。

比尔走进书房，看见谢恩太太在房间里拧着自己的手走来走去，他便坐在凳子上。“你好，谢恩太太，请坐！”

她猛地坐在椅子上，结结巴巴地说：“伯……伯兰罕弟兄，主的天使在这里吗？”

“是的，姐妹，我们正坐在他的面前。”

“很好，现在，你可以把这邪灵从我身上赶出去。我感觉到地面好像随时会裂开，把我呑下去。”

“等一等，姐妹。我们必须看看我们要赶出什么；让我们先谈一会儿。”他要让她的思想从那个问题上移开，让她静下来。“你和我来做一次短暂旅行……”

“不！”她尖叫起来：“我不能去旅行！”她的声音歇斯底里地高起来。

“放松点，”比尔安慰她：“我是说做一次精神上的旅行；让我们回到神造男造女、把他们安置在伊甸园的时候。”他轻声地说，舒缓她的神经。很快，比尔看见一辆黑色轿车在他们之间的空中加速驶过。他问：“你曾经出过车祸吗？”

“没有，伯兰罕弟兄，你为什么这样问？”

“哦，我看见一些事，”他继续说。不久，异象又回来，展开了那丑恶的事实。“你在上次战争期间结了婚，你丈夫坐船到了法国。你感到孤单，就出去外面与别的男人鬼混。有个晚上，你与一位金发男孩坐着一辆黑色轿车出去，你毁了你的婚誓。在回来的路上，那辆黑车在穿过铁路交叉口时，差点被一辆火车撞上。”

谢恩太太尖叫着，倒在了地板上。美达冲进房间看出了什么事；然后，比尔和美达一起把这妇人扶回到椅子上。她控制不住地颤抖着，哭泣着说：“伯兰罕弟兄，不敢告诉任何人这事！”

“姐妹，你的问题就在这里。你若不把它纠正过来，永远也好不了。不管他们为你祷告多少次，他们可能又跺脚又喊叫，为你抹上五十加仑的油，对你还是没有好处。只要你不肯承认你生活中的罪，那魔鬼就有权呆在那里。如果你要康复，你必须向你丈夫承认这罪，纠正过来。”

“我已经承认了，伯兰罕弟兄；我早已向神承认过了。”

“你得罪的不是神，你是结过婚的女人，你得罪的是你的婚誓。”

“伯兰罕弟兄，我不能告诉我丈夫，他肯定会离开我的。”

“姐妹，你知道我告诉你的是事实。除了你、那个金发男孩和神以外，没有人知道这罪。你告诉我你看一位精神病医师已经看了十年；他捅不出这件事来，但这才是你的问题，它深深地藏在你的潜意识里。除非你把这事告诉你丈夫，洗净你良心的亏欠，不然，你决不可能康复。”

“我做不到，”她哭泣着说：“我有三个孩子，这事会使我们家庭破裂的。”

“不管怎样，你的家庭可能会破裂；因为从精神上说，你不会使你家合在一起太久了；你最好去找你丈夫，彻底说清这事。”

“我……我做不到，”她大声叫：“我就是做不到。”

比尔站起来。“那就随你了，姐妹，我做了我所能做的。我对你说了神显示给我的事，你也知道这是事实，其余的就随你了。我现在必须出去，见那位在另一个房间的患癌症的人。”

她恳求说：“哦，伯兰罕弟兄，不要走开。”

突然，比尔看见一位男子站在谢恩太太的身边。他高个子，梳着一头整齐的黑发，穿着一件白色茄克衫。他转过身来，这样，比尔就能读出印在他后背的字：“CHEVROLET（雪佛兰）”。比尔说：“你丈夫为雪佛兰公司工作吗？”

“是的，”她抽泣着。

“他是个高个子，波浪形的黑发梳在一边。”

“是的，没错。”

“他也犯了同样的罪要向你承认。”

她双手猛地捂住脸颊，说：“不，不是我丈夫！他是教会的执事。”

“我不管他外面表现得如何，神是看他的心。战争期间，你丈夫在英国登陆，他带了一个女孩，并与她同居；但还不止这些。就在三天前，他偷偷地与一位在他办公室工作的黑发女人出去。她穿着一条粉红色连衣裙；他们开着一辆绿色的雪佛兰车，车挂着印第安纳州的车牌，他们把车停在一棵山毛榉树下；就在那里，他对你不忠，就像你曾经对他不忠一样。”

“我认识那女人，”她倒吸了一口气，说：“我也知道那辆车。”

“你最好去打电话给你丈夫，把这事彻底讲清楚。”

比尔去为那位患癌症的病人祷告时，谢恩太太打电话给她正在工作的丈夫，要他到路上来见她。她的两位朋友载她到那地方，一直等到她丈夫驾车来了。然后，她进了前排座位，坐在她丈夫旁边，慢慢地说：“我知道这过去的十年来我让你受够了，每星期都去看那个精神病医师。但现在我认为我已经把问题的老底挖出来了。我曾经做了某件事，很坏的事，从那以后这事一直萦绕着我。我必须告诉你这是什么事，我希望你会原谅我。”

她承认完她的罪后，她丈夫起先表现得气愤愤的；她加了一句：“三天前，你不是和你办公室的秘书在一起吗？你们俩开着一辆绿色雪佛兰车，停在一棵山毛榉树下，不也同样做我曾做过的事吗？”

他小心翼翼地看着她：“你刚刚与谁谈了话？”

“我刚刚去见了伯兰罕弟兄，他告诉我的。”

听到这事被揭开了，他的假冒为善就像扎破胎的轮胎泄了气。“亲爱的，这是事实。你若原谅我，我就原谅你。我去教会辞掉执事一职，你也辞掉主日学教师一职。让我们与神和好，好好抚养我们的孩子。”

他们开车到伯兰罕家，手挽着手走到门口。比尔刚刚为患癌症的病人祷告完（那人得了神迹）；比尔对谢恩夫妇说：“我很高兴看到你们解决了这件事，现在，我们可以呼求耶稣的名把魔鬼赶出去了。”

几分钟后，谢恩太太成了一个新人。

傍晚时分，比尔出现在诊所里。尽管卢卡斯医生很忙，但他还是挤出时间给比尔。“呐，今早你在电话里是怎么说的？”

“我不再有这些阿米巴了。”

“伯兰罕牧师，你可能只是从这些症状中经历到暂时的一点释放；有时会这样发生的，医学上我们称它为缓解。”

“不，医生，这不是暂时的；这是永久的，我绝对得了医治。”

“你给我带来了大便样本吗？”卢卡斯医生拿着样本到诊所的实验室。不久他回来了，说：“我想进一步给你检查一下。”他做完检查后，说：“伯兰罕牧师，阿米巴仍在那里，但它们不再是活性的。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事，也不知道是什么使它们休眠了。”

“我知道，”比尔很确信地说：“今天凌晨三点左右，主耶稣医治了我。”

医生说：“我得为你做三个月的定期检查，之后我才能说你不再被传染了。”

“若你想要，每天你都可以给我做检查。”

就在比尔离开后正穿过候诊室时，他看见卢卡斯医生的搭档正站在他办公室门口与一位护士谈话。“伯兰罕先生，”这医生边说边走过来与他握手：“很高兴又见到你。”

比尔心中祷告道：“主啊，你若要我与他谈宗教的事，请你让他引出这话题来，我不想强迫他。”

这医生说：“你对非洲的那些部落怎么看？他们是不是一直在进步？”

“是的，我想是的。”

“有很多东印度人移民到南非，是吗？”

“没错，德班差不多有一半人口是印度人。”

“我读过许多那方面的书，他们是印度教教徒吗？”

“有很多是印度教的，但有些是穆斯林。”

“那些印度人真是一帮精明的人。事实上，我认为圣雄甘地是有史以来最聪明的人。”

“每人都有权利表达自己的看法，但在这点上我不能苟同，我认为那是耶稣基督。”

“我打赌，你不会很成功地让那些印度教的和穆斯林转到你的信仰上，会吗？”

“哦，会的，只在一天内就有三万人左右悔改信主。”

“什么？”这医生脱口而出，烟掉在了地板上。“一天内有三万人悔改信主？”

“如果你有疑问，可以打电话给德班市长西德尼·史密斯，问问他。你会发现，可能我们还低估了这个数目。”

“你肯定他们是印度教的？”

“有很多是印度教的；他们看到全能神的大能在他们中间运行时，他们就相信这是主耶稣，正如我告诉他们的。我注意到，许多印度教的妇女一接受基督后，便擦去了她们额头上的红点。”

候诊室里的每个人似乎都在听他们说话。医生用鞋踩掉落在地板的烟头，拽了几下；然后拍拍比尔的背，说：“伙计，你一定是个天才。”

“不，先生，我是个七年级的退学生；我的主耶稣才是天才。”

“哦，我不知道，”医生说：“这对我来说，扯得有点太远了。”

“请原谅我这么直截了当地对你说话，医生，但你漏过了某些东西。你是个精明人，很有学问；但知识只能带你到这么远。伊甸园中有两棵树，一棵是知识树，另一棵是生命树。亚当一离开生命树去吃知识树上的果子时，他就与他的创造者隔绝了。从那时起，人类就一直在吃知识树的果子，这就毁了人类。人学习如何制造铁器，他造出了什么？刀剑和箭。然后，他发明了火药；后来，他发明了汽车。汽车比火药杀死了更多的人，现在，他给自己造了原子弹。”

“可是，如果人没有发明这些东西，他还是会死的。”

“不，只要他持守生命树，就不会死，他会永远活着。由于他离开生命树去就近知识树，死亡就临到了。但如果他回到生命树这里，即耶稣基督，他还是会永远活着。”

“我不知道这些事，”医生咕哝着。

“我不反对教育，”比尔把话说完：“但你们这些精明的人受过教育所带来的问题就是，你们总是想把每样东西推理出来。你们尽可能高地爬上知识树，但当你们爬得那么高，再也高不了的时候，你们就把所不明白的事拒绝了。知识树没问题，但当你们在那棵树上爬到尽可能爬到的高度时，就应该跳到生命树这里，继续往上爬。就是这么回事，对神的道的信心。”

第62章

在 密 歇 根 湖 左 转

1952

尽管威廉·伯兰罕得医治的那天所有症状都消失了，但他还不能马上回去工作。他与阿米巴的那场生死之战令他又虚弱又消瘦。需要花四个多月的时间，他才会感到有足够的体力继续去举办一场又一场、日程紧张的信心医治大会。

一九五二年四月，弗雷德·博斯沃思打电话来，说到一个非常诱人的计划：“伯兰罕弟兄，在巴尔的摩，整个七月份他们要免费让我们使用那个带空调的体育馆，它能坐一万人。五百位传道人已经签名赞助这些聚会：卫理公会、浸信会、全福音派，你能叫得出来的都有；五百位愿意合作，你找不到有这样的事。”

“如果神告诉我去那里，那么，那里就是我想去的地方。但到目前为止，我没有感到有带领去巴尔的摩。”

几天后，厄恩·巴克斯特打电话过来。“全国的人都想要你来；这么多的城市要你去：哈蒙德、锡安、芝加哥、巴特尔克里克、明尼阿波利斯和旧金山。我很轻易的就能排满一九五二年的日程安排。那么，你打算怎么做呢？”

“目前我一点带领都没有。”

巴克斯特建议道：“那么，让我们去芝加哥。他们弄到一个大运动场，就等着你去那里。”

“那听起来还可以。”

“要我定下来吗？”

比尔犹豫一下，说：“不，最好再等一下。”

那天下午，比尔带着妻子去参观天文馆。他在观看设置在半圆穹顶的人造夜空时，圣灵接近他，说：“现在，远离芝加哥，转向哈蒙德和锡安。”比尔回到家后，打电话给厄恩·巴克斯特，叫他在印第安纳州哈蒙德和伊利诺斯州锡安安排大会。

巴克斯特说：“这只能对付七月份，接下来你想去哪里？”

比尔说，他得到的带领只到锡安为止。厄恩·巴克斯特叹了一口气：“伯兰罕弟兄，我们必须有确定的日期，才能保证得到这些大会堂。巴特尔克里克怎么样？”

“我想，这也是可以的。我正在考虑锡安以后要去的两个地方：密歇根州的巴特尔克里克和明尼苏达州的明尼阿波利斯。我有点倾向去巴特尔克里克，因为以前我去过明尼阿波利斯。但不要定下长期的计划。”

厄恩·巴克斯特没有让比尔知道，就立即打电话给巴特尔克里克的联系人，替比尔承诺在巴特尔克里克举办一场大会，从八月十六日起，连续十四个晚上。

第二天一大早，比尔梦见他看到一阵泥水的波浪朝着一幢海边的房子冲去，他妻子正在里面睡觉。他拼命地冲过去救美达，刚把她拉出来时，巨浪就把海边的房子冲得稀巴烂。比尔浑身出汗，醒了过来。当他看到妻子正安详地睡在他身边时，松了一口气。他想：“哇，多可怕的梦啊！我不知道它有什么意思。”

接着，突然间，他坐在了一只浮在深蓝色水面的船上。就像白天和黑夜既相似又不同，异象和梦也既相似又不同。梦是现实的影子，闭上眼睛在黑暗中睡觉时才临到，印象模糊，难以记住。异象就像阳光照到你的感官，是睁大眼睛时临到的，在脑中留下清晰的映像。就比尔所能描述的，他真的坐在湖中的船上，湖很大，湖岸看起来像远处的一条模糊的细线。他听到像小马达的声音，“卟哒、卟哒、卟哒”地越来越近。他往后看，看见水面下有一个影子的形状在移动。它慢慢地朝着船尾过来，就在它要撞到他时，便转向左，飞快地离开了。然后，它绕了一个圈，又来到他的船尾，就在要碰上之前，忽然转过去，飞快地冲向左边。比尔从船的沿口弯下去看，希望能看到那是个什么怪物，但他却看到水下有一条路，在船底下变成一丁字路口，一条向左，另一条向右。这时，他听到主的天使说：“这是在告诉你向左转。”

突然，比尔又回到他房间，正睁大眼睛坐在床上；他感到很迷惘。发生了什么事呢？他先梦到他妻子，接着，他是不是又睡着做了第二个梦呢？它好像比梦更逼真，映像很清晰，好像他真的就坐在湖中的船上。但若这是异象，它意味着什么呢？看起来好像说不通，为这经历他想了好久，想要明白，但最后还是放弃了。

间断了七个月后，威廉·伯兰罕于一九五二年七月十三日重返他的传福音事工；雄心勃勃地在印第安纳州哈蒙德举办了一场连续八天的信心医治大会。为病人祷告这事，在美国与在非洲绝然不同；在非洲，看见一个神迹就能激起数百人相信基督而得医治。在非洲，他的事工比较容易，因为天使曾对他说，若他能让人相信他，就没有什么能在他的祷告面前站立得住，即使癌症也不能。使用他的恩赐就像跑马拉松一样，还是会消耗他的体能，但在非洲，至少他感到像是在旱地上跑一样。可是，在哈蒙德为病人祷告，就像试图在齐膝深的水中跑步一样。从总体上看，会众对超自然的辨明恩赐似乎既冷淡又保守。尽管许多人有足够的信心得医治，但比尔一直感到有怀疑从会众中冒出来，就如从一片烂泥地里取来的一块烂泥。祷告队列刚开始，有位妇人走上前来，看上去健康、强壮。比尔说：“因为你是我今晚的第一位病人，我想与你谈一会儿，我相信我们是陌生人，是吗？”

“是的。”

“你和我各有一个人类的灵；这恩膏临到我时，那也是一个灵。那是主的天使，是从神差来的一位使者；是神的一部分；是神的一个属性，是神差来的要祝福你的一个恩赐。若你有一个不信的灵，那么他就无法祝福你。若你的灵愿意相信，那么他就会告诉你一些事，并祝福你。”

“现在，你意识到某件事正在发生。这是主的同在，主的天使现在就站在离我几英尺远的地方。是的，我的姐妹，你正患着头痛的病。最近，你坐在椅子上读书时，一阵头痛向你袭来。在异象中我看见你用手揉揉头。哦，你正在读有关我的书。你心想：‘若我去参加聚会，让他为我祷告，这些头痛可能就会止住。’你的头痛是由妇女病引起的；我知道有人告诉过你别的，但那是错的；医生搞错了。为了让你知道我是神的先知，我要告诉你其它一些事：你属于名叫基督教科学会的教会，我看见你在一间基督教科学会的阅览室里，对不对？如果这是对的，请举起手。”

她举手的时候，比尔看见一道闪亮的光围着她。他低下头祷告，然后睁开眼睛，抬起头，就在那时，他看见天使的光离开他，移到了会众的上面。

“请原谅，某件事正在发生。我正在看某人的异象，她也这样捂着头，但她是个黑人女士。”比尔指着她说话，异象甚至在他眼睛睁开前就揭开了；他说：“就是那位坐在那边，穿黄色女衫的女士，你不是患有太阳穴头痛吗？如果说得对，请站起来。你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吗？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祈求神的祝福临到你，叫那些头痛病离开你，永不再有。”

比尔转过来对着会众，说：“这里的每个怀疑者应该为自己感到羞耻。”

怀疑总会继续走到不信。后来，比尔得知最近有另一位传福音的在哈蒙德讲道，这人自己对神医治的一套已经使这些人对神医治的看法变味了。许多人怀疑这辨明恩赐不过是与祷告卡相关的骗术而已。星期二晚上，比利·保罗发了一百张祷告卡。但当圣灵降下时，他告诫比尔不要去理会这些卡，相反，要那些没有祷告卡的病人举起手。确认了几排没有祷告卡的人之后，比尔叫这些男女在他右边排成一个祷告队列。

队列里的第一个人是位老妇人，她拖着脚走到台上。比尔对她说：“你没有祷告卡，今晚你才刚到这里，坐下来，你对我叫你感到有点吃惊。我只是你的弟兄；我说‘弟兄’，是因为你是一位基督徒。我知道这点，是因为我感到你那亲切的灵。我现在与你谈话，正像我们的夫子在井边与那位妇人谈话一样，当时，他说‘请给我水喝’；他想主动与她谈话，这样他就能接触她的灵。当我接触到你的灵时，异象就来了；然后我只能说我所看到的。如果我能知道你有什么毛病，你会相信我是主的先知吗？”

“我看见你近来经常发抖，发生了一些事，使你抖得很厉害。你有好几种毛病：你有贫血、有妇女病、长久以来神经很紧张；但真正使你害怕的是癌症。你害怕它会夺走你的生命。若神没有赐给你怜悯，那么，它就会夺走你的生命。如果我说得对，请向会众举起手。”

她举起了手；再一次，比尔又遇到了怀疑者。“你们那些认为我是个骗子、认为这是读心术、是我从祷告卡上读到这些事的，你们难道不为自己感到羞耻吗？神为这事会对付你们的，愿神怜悯你们有罪的魂。”他转回到这妇人身上，低下头，奉耶稣基督的名为她得医治做祷告。“现在，我的姐妹，回家去吧，忘掉所有癌症的征兆；你会好的。”

从这时起，会众中的怀疑被蒸发到七月炎热的夏夜里。在那星期剩下的聚会中，神的灵自由地运行着。比尔对会众信心的提高印象很深，所以在一次聚会中，他想试验一下，看一个晚上他到底能为多少人祷告。他希望能为一百或更多的人祷告，也希望他们的信心高到不会拉动他进入异象中。然而，异象还是来得很多，以致在第七十八位经过祷告队列后，比尔精疲力竭，倒下了。

第二天早上，他感到有足够的体力继续举办大会，但他知道，最好不要很经常这样试，因为他的身体吃不消。异象会不请自来；他既无法哄它来，也无法停住它。当信心大到能拉动他的恩赐时，辨明恩赐就运行起来。他的身体每晚只能撑半小时的异象，不能再多了。长时间地呆在另一个维度里会要他的命，这几乎就像一九四八年的情形。然而，他很高兴他昨晚做了那个试验。现在，他知道必须使用祷告卡来限制每场祷告事奉中要祷告的人数。如果会众看到超自然的辨明恩赐在祷告队列中运行，之后还是不信，那么，比尔（或就这件事来说，神也）不能再为他们做什么了。

八月份，威廉·伯兰罕开始在密歇根州巴特尔克里克举办大会；这是位于密歇根湖东岸的一个小镇，人口四万人。进行了几场聚会后，他感到很困惑。神的恩赐运行得很完美，但正像哈蒙德那样，巴特尔克里克的基督徒似乎抓不到它的重要性，所以，他们的信心一直很平。在巴特尔克里克，它不像在哈蒙德，比尔指不出问题的所在；或许是他被在南非见过的那种火热给宠坏了。他对厄恩·巴克斯特说：“有点不对头。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我想把它找出来。明天下午我要去林子里为这件事祷告，直到我知道了。”

第二天早上，他开车去到湖边的一个隐密处，那里没有人会打扰他祷告。他跪在一棵巨大橡树下的野葡萄藤中间祷告，不久就进入忘我的状态中。突然，他坐在湖中的一只小摩托艇上；马达“卟哒、卟哒、卟哒”地响着，小艇平行于东边的湖岸向着北面行驶。主的天使出现在他身边，说：“关掉你在巴特尔克里克的聚会，马上转向明尼阿波利斯。”随即天使就消失了；过了一会儿，比尔又回到岸上，正跪在橡树的影子下。

这时，比尔明白了四月份他在家时见过的异象。那时他正在为去哪里祷告：是密歇根州的巴特尔克里克，还是明尼苏达州的明尼阿波利斯。早先异象中所见到的清澈蓝色水面代表密歇根湖。如果把那个地区的地图立起来看，巴特尔克里克位于密歇根湖的右边，明尼阿波利斯位于左边。一路下来，神都要他转左，但因着某个原因，他不明白。现在他在巴特尔克里克，就违背了主的旨意。最糟糕的是，他的经理人已经安排了一次两周的大会，还有八天的聚会要进行。从这承诺的任务中，把自己脱身出来将是件痛苦的事。

比尔一回到旅馆，就告诉他的经理人他必须做的事。起先，厄恩·巴克斯特还以为他在开玩笑。最后他意识到比尔是严肃的，就与弗罗尔德牧师（合作主办巴特尔克里克大会的当地牧师）一起召集了一个会议。比尔解释了他的异象，说出了他必须做的事。

可以理解，弗罗尔德牧师感到愁烦。“伯兰罕弟兄，我相信神要我们在巴特尔克里克举办这些聚会。”

“我不与你争论这点。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明白四月份还在家里时所见到的那个异象，但现在我明白了，现在，我必须顺从神要我去做的事。”

“伯兰罕弟兄，”厄恩·巴克斯特说：“我们十四个教会合办了这次大会，我们必须考虑到这里所有的合作牧师。”

“没错，我们必须考虑，”比尔停住了。他感到主的天使就在附近。突然，他认识到这是个试炼；神允许他弄不清那异象的意思，这样他就会以这个困境而告终，这与他在南非所遇到的困境相似：牧师们需要体谅、他的经理人同情传道人组织；但神已经吩咐他做别的事情。“弟兄们，”他说：“我爱你们；但圣灵告诉我去湖的另一边，我要去了。我不想因等到什么事情发生才走，犯我在南非时所犯的同样错误；我必须顺从神。”

“伯兰罕弟兄，”一位失望的牧师，坐在桌边怒声说：“你宣称是个基要主义者，你在圣经中哪里能找出像这样的事？”

“在这里，”比尔平静地回答：“腓力正在撒玛利亚举办复兴会，圣灵叫他离开那里，差他去旷野找一个人。这人就带着福音回埃塞俄比亚去了。[使徒行传8章26-39节]”

弗罗尔德牧师皱起眉头：“我不明白为什么神让我们安排好这些集会，然后你到了这里后，又差你离开。”

“弗罗尔德牧师，巴特尔克里克需要的是一场老式的圣灵复兴会，不是一场医治大会。一场复兴会将带领会众回到属灵的境况中。既然聚会都安排好了，你们为何不叫一位奋兴家接替我的位置呢？”

弗罗尔德耸耸肩：“哦，基督徒们可能会明白，但我不知道大家会怎么想。”

房间里平静了一会儿。就在那时，比尔看见那超自然的光悬在弗罗尔德的头上。他说：“弗罗尔德弟兄，这时你正在思想先知以赛亚去见希西家王的情况，他告诉他神听了他的祷告。[列王纪下20章4-6节]”

弗罗尔德扬起眉毛：“伯兰罕弟兄，没错。”

“那是证实，”比尔说：“圣灵在这里证实这就是要做的正确的事。”

“但你怎能知道我在想什么呢？”

“你记得经上说，耶稣知道他们所议论的[路加福音5章22节]。这是同一个圣灵。”

这些牧师们不情愿地同意叫一位奋兴家来带领剩下的大会。使他的赞助者们失望极其难做到，但比尔觉得顺从主是好的；南非的教训是他永远难忘的。

那天晚上，比尔向巴特尔克里克的会众们解释为什么他要离开大会，他说：“你们可能不明白这点，但我以基督徒不死的爱爱你们，神知道这是真实的。我若知道这是他神圣的旨意，我会在这城市再呆六个星期，直到一场复兴席卷整个城市。我乐意这样，但我在神的手中必须是柔顺的，完全做他吩咐我去做的事。”

第63章

当 爱 投 射 出 来

1953

一九五三年二月，威廉·伯兰罕在佛罗里达州塔拉哈西举办一星期的医治大会。有一天，他、他妻子和他的经理人正在市区的一家餐馆吃午饭，一位六岁小女孩经过沿街的玻璃窗时，微笑着向他挥手。他随即挥手回应。不一会儿，她拉着她爸爸的手走进餐馆。他们站在比尔的桌边，这女孩说：“伯兰罕弟兄，你记得我吗？”

“不，我想我不记得了。”

“你为我祷告时，神医治了我那只瞎的眼睛。”

她父亲解释了一下。去年他女儿在一场车祸中严重地损伤了眼睛；医生说，她没有希望再用那只眼睛看东西了。但那父亲说：“有的，有希望。”他带着女儿离开医院，在汽车的后座上为她弄了一张床，除了吃喝和加油停下来以外，不停地往印第安纳州开。他们星期天晚上到达杰弗逊维尔，发现比尔正要离开教堂。比尔为这女孩做了祷告，现在，她得医治了。

“哪一只眼睛是瞎的？”比尔问。

“这一只，”女孩说：“我是说这一只。”她先指着一只眼睛，又指着另一只。“你知道，我记不得了。”

她父亲大笑着说：“是这一只。”

这小女孩离开前，递给比尔一个信封，他就顺手把它放进口袋里，到了家才想起来。他打开一看，发现是一张情人卡，她在一首情诗下面签上了名。

一九五三年五月，比尔在阿肯色州琼斯伯罗举办了一场紧张的信心医治大会，六天内举办了七场聚会。在这星期里，琼斯伯罗有位传道人在当地电台上嘲笑神的医治。他不但谴责威廉·伯兰罕施诡计，还向公众挑战说：“谁能证实一件医治神迹的发生，我就给他一千美元。”

这则消息播出后还不到一个小时，许多人打电话给比尔的经理人，如果比尔愿意接受这人的挑战，他们愿意提供证据。比尔集中了各种类型的病例，说：“让我们去拿那一千美元。”一位男士还带医生来，证明他曾差点死于癌症。另一位妇人带来她的邻居和医生，还有病历，证明她患关节炎坐轮椅坐了二十年。

他们找到那个传道人，尽管他们的证据很有份量，但那人躲闪其词：“哦，嗯，我不能，嗯，钱不在这里，钱在德克萨斯州我们宗派的总部。”

“那么，明天我们坐飞机去德克萨斯州拿钱，”比尔果断地说：“我想把这钱存到宣教基金中。”

很不凑巧，他的这些见证人没有一个能如此匆促地与他一起去德克萨斯州；所以，这个宗派传道人就提出另一个方案。“我们去我的总部时，我要带一个女孩，用刀片割她的手臂。你若能在我的弟兄面前医治她的伤口，那么，他们会给你一千美元。”

“你患了严重的精神缺乏症，”比尔厌恶地说：“一个基督徒怎能说这种让人恶心的话？这听上去就像他们对耶稣说的那样：‘你若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我们就信你了。[马太福音27章39-43节]’那是很熟悉的古时那个不信者的喊叫：‘耶稣啊，显个神迹给我们看，[马太福音12章38节；16章1节；马可福音8章11节；路加福音11章16节]’然而，当那些法利赛人不在周围看的时候，每天都有神迹发生。或者，他们若看见一个神迹，就说那是藉着鬼王别西卜来的。一直都是这样：‘夫子，如果你去我们要你去的地方，做我们要你做的事，那么我们就会信你。’但法利赛人与耶稣没有丝毫的联系，耶稣自由地行天父的旨意，今天他还是这样。”

一九五三年六月，比尔来到印第安纳州康纳斯维尔，一星期内挤了九场的聚会。从那次以后，由于比尔已在全国各地举办了几个月的大会，他感到疲惫不堪；在那年夏季剩下的日子里，他便与家人一起在家里休息。

当然，他从来无法在家里好好休息。不断有人侵入他的私生活。比尔在尤恩街自己的家住了五年，他从来没能在打开百叶窗帘的情况下好好吃一顿饭。常常有陌生人站在院子里等着要见他；想与他谈一谈他们的问题；希望得着他的建议；或者要他为他们祷告。他们白天黑夜随时都会来。比尔曾经见过同时有三十辆车停在他房子前面，其中有些是救护车。每当他走进房间，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拉上百叶窗帘，否则外面有人会看见他，要么敲窗户，要么未经邀请就直接走进他家来找他。

比尔不能拒绝任何需要祷告的人。他爱他们，知道有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内心是真诚的，他们在寻找康复或努力寻找内心的平静。夜里，他若知道有带着病孩的母亲在他家草地上搭帐棚，或有患癌症快死的人睡在他家车道上的汽车里等候他的祷告，他总是无法入睡。他不得不尽力做，帮助他们。所以，无论何时，这些陌生人出现在他家，他都会奉耶稣的名为他们祷告。有几个晚上，等到他为来他家的最后一个人祷告完，已经没有力气换衣服，就倒在床上了。

即使是一项简单的家务活，就像割草，由于来访者络绎不绝，他也很难完成。每次他开始要干活，就有人到他家要求祷告。比尔会换一下衣服，与来访者交谈，为他祷告；然后，又换上工作服去割草，没割一小片，又有人来了。日复一日，这么多人来他家要求祷告，比尔根本无法割完整块草地。有时候，这似乎是一场败仗。等他割完前院的草，后院的草又长成像天然的草场了。

一天下午，接连不断的来访者队伍暂时中断了一会儿，比尔赶紧换上工作服到后院去，起动大马力的割草机。不久，他快速地推着割草机，把厚厚的草割出了一大块。夏天很热，不一会儿汗水就浸湿了他的衬衣，所以，他把衬衣脱掉，扔在一边。

有个燕子盒立在一根柱子的顶上，这柱子与后院的栅栏钉在一起。比尔忘了有一窝大黄蜂在这鸟屋里筑了巢。他赶着要割完草，割草机就猛力地撞到栅栏，摇动了燕子盒。一群大黄蜂气愤愤地飞出来要报仇。几秒钟的工夫，它们就把他团团围住，在空中盘旋，有些落在他的皮肤上，准备把刺深深地扎进去。比尔知道他遇到大麻烦了，因为这么多的大黄蜂会把一个人蜇死。接着，突然他的惧怕变成了爱。他继续推着割草机，说：“小黄蜂，对不起，我打扰了你们。我知道刺是神赐给你们保护自己的武器；但我没有意思要伤害你们。我是神的仆人，我必须割完这草坪，我才能进屋子里为更多神的儿女祷告。所以奉耶稣基督的名，回到你们的巢里吧！我不再打扰你们了。”

立刻，整团的大黄蜂飞了上去，直接飞回到巢里。比尔停了下来，惊奇地看着。这与他几年前遇到那头杀人公牛的经历是一样的。爱充满了他，改变了自然的进程。这不是人类的爱，而是更深、更广、更丰盛的爱，是圣经所说的“爱加倍”的爱，或神的爱，是藉着人表达出来的神完全的爱。他不知道这是否是先知被扔进饥饿的狮子洞里的经历。难道是爱拦阻了狮子不吃但以理吗[但以理书6章23节]？爱肯定改变了这些大黄蜂的意图。他认识到，当爱投射出来时，恩典就接管了。

比尔继续割草。他刚割完后院的草坪时，几辆小汽车开过来，停在他的房子前面。这时该是他进去为更多神的儿女祷告的时候了。

后来，他去看看为什么他的两个女儿在哭。他走进厨房，发现撒拉在地板上爬，利百加坐在餐桌边，美达站在厨台边，低头看着水槽里的脏碗碟。她们三人都在哭。

美达看着她丈夫，呜咽着说：“比尔，我快发疯了。从早餐到现在，孩子们还没吃一口。今天来家里的人太多了，我没办法离开厨房一步。”

这下子，比尔知道了他两个女儿为什么哭。不但她们肚子饿，而且她们的母亲创造了一种神经紧张的气氛。他知道，他若能创造出一种正确的气氛，就会使她们平静下来。

他用手搂住妻子，安慰说：“是的，有时会很糟。但记住，我们是在事奉主耶稣基督。想想今天早上；看见那个小男孩取下了腿架，能正常行走了，不是很奇妙吗？”他心里祷告：“哦，主啊，请帮我一下。请赐下你的同在和爱给我亲爱的妻子。”他说：“美达，或许这一会儿不会有人来，让我们准备一些吃的，我来帮你。”说完就卷起袖子，从水槽中拿起一个脏的煎锅。

“哦，不，你不要煮；你可以帮我洗碗碟，但你不会煮。”

他笑着说：“谁不会煮？你是说你从来没有见过我炸土豆吗？我靠着它们长大的。”

她的嘴角露出了一丝笑容，不久，她又恢复了原来的甜美和愉快。不一会儿，利百加和撒拉都不哭了；气氛改变了。

那年夏天，来了许多客人，其中有位叫莫里斯·雷赫德博士，他那时是苏丹宣教组织的头，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浸信会宣教组织中的一个。比尔请雷赫德博士坐在客厅里，美达端了一壶茶，放在咖啡桌的玻璃台面上。

雷赫德博士直截了当地说了来访的目的。“伯兰罕弟兄，近来我与一位刚从美国的大学毕业的穆斯林小伙子谈话，他正要回印度的家乡去。我不想失去这个为主耶稣做见证的机会，就对他说：‘你为何不离弃你们已死的先知穆罕默德，来接受复活的耶稣呢？’这位年轻人说：‘仁慈的先生，你的耶稣能为我做什么我的穆罕默德做不到的事呢？’我说：‘耶稣能赐给你永生。’他回答：‘穆罕默德应许我，若我照着古兰经去做，我就有永生。’我说：‘耶稣能给你喜乐、平安。’他回答：‘穆罕默德已经给我喜乐和平安了，我不再需要从耶稣那里得什么了。’我说：‘耶稣基督今天是活着的，穆罕默德已经死了几百年。’他回答：‘耶稣若活着，那么请证实这点，他在哪里？’我说：‘他活在我心里。’他回答：‘穆罕默德也活在我心里。’

“到了这个时候，我感到很狼狈，不知道该说什么。这位年轻人能看出我的狼狈相，就说：‘你看，我们穆斯林信徒能掌握与你们基督徒一样多的心理学。这就是为什么伊斯兰教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宗教的一个原因。但我得承认一件事：耶稣应许你们基督徒的比穆罕默德应许我们的更多。我曾读过你们的圣经，耶稣说他要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马太福音28章20节]；他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马可福音16章17-18节；约翰福音14章12节]，就如赶鬼、死人复活、医治疾病等。让我看看基督徒行出这同样的事，那么，我就相信耶稣是活着的。’

“我说：‘你指的是《马可福音》16章的经文。但有些经文是在晚些时候加上去的，它们可能不是神默示的。’他说：‘若有些经文是神默示的，而有些不是，那么你们所信从的是本什么样的书啊？所有的古兰经都是默示的。’

“伯兰罕弟兄，我哑口无言了。我是位基督教学者。我有很多的博士和荣誉学位，多得可以贴满你的墙。但那位年轻的穆斯林却让我这个拥有那么多神学知识的人打了个死结；我换了话题。后来，回想起那次谈话，我就想到了你，所以决定来见你。我想知道，我的所有圣经教师们都错了吗？”

“从一方面来说，是这样的；教育有它的位置。但雷赫德博士，永生不是藉着教育来的，而是重生。耶稣说，你们必须重生。[约翰福音3章7节]”

“你意思是说，接受耶稣作救主和领受圣灵不是一回事吗？”

“那就是保罗所说的，他问那些以弗所人，你们信了以后，领受了圣灵没有[使徒行传19章2节]？瞧？那是在他们已经接受耶稣之后。”

“伯兰罕弟兄，我是个浸信会信徒，但我参加过五旬节派的聚会。真有他们所说的那种圣灵的经历吗？”

“雷赫德博士，那里有很多虚假和狂热的东西。但它不能改变这事实，即：有给信徒的真正的圣灵的经历。五旬节降临下来的圣灵就是今天的同一位耶稣，他赐下了同样的能力。[使徒行传2章]”

雷赫德博士说：“就像一个浸信会信徒问另一个浸信会信徒一样，我想问你一件事：亚伯拉罕信神，这就使他称义[罗马书4章3节]。亚伯拉罕除了信神还能做什么？”

“这是真的，”比尔同意说：“但神吩咐他受割礼，作为一个证据和确认，即：神接受了亚伯拉罕的信心[罗马书4章11节]。不管你承认自己有多大信心，要等到神赐给你圣灵，一个确认，即神的印，他才会认可你的信心。《以弗所书》4章30节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

雷赫德博士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问：“我怎样才能领受圣灵呢？”

“我只知道一件事，弟兄，就是按手在那些寻求圣灵的人身上。”

“你愿意按手在我身上，祈求神赐给我圣灵吗？”

“我愿意。”

雷赫德博士跪下去，跪得太快，他的肘部打破了咖啡桌上的玻璃。比尔不在意，因为他在客厅里看到了这位成熟的圣经学者领受了神的圣灵。

一九五三年八月，威廉·伯兰罕接到洛杉矶各各他堂的李罗伊·考普牧师打来的电话。考普牧师曾在洛杉矶赞助过比尔若干场聚会，其中包括前国会议员阿普肖六十六年来首次不用拐杖能正常走路的那一次。这次，考普牧师征求比尔意见，要制作一片介绍比尔和他事工的纪录片，考普把片名叫作“二十世纪的先知”，比尔同意了。

于是，八月的一天上午，两辆卡车停在比尔的房前。每辆卡车的一边有一个标志，写着：加利福尼亚州好莱坞威斯敏斯特电影公司。比尔惊奇在看着这些人把那么多的设备装在他家里：灯光、麦克风、一个架在三角架上样子像盒子的大相机；放在地板上像蛇状弯来弯去的电线。制片人为了制作影片，想给美达涂点彩，但美达一生中从未化装过，所以她拒绝了。

影片一开始，镜头锁定在李罗伊和保罗·考普二人身上，他们走过车道入口处，在入口处两边有两根引人注目的石柱。这两根石柱有弧形的石头往后延伸，好像大鹰的翅膀。下一个镜头定在比尔房子的正面，显出那不一般的入口处，屋顶线沿着对角方向延伸，其中一侧是另一侧的两倍，看上去就像一个向前倾斜的大“7”。

比尔在门口问候这两人，领他们进了客厅。印有绿花图案的窗帘遮住了窗户，使淡绿色的墙面更突出。在石头砌的火炉上方，挂着一幅比尔在一九零九年出生时住的小木屋的油画。在最靠边的桌子上立着一张主天使的照片，像一道燃烧的光环悬在比尔的头上，这照片摄于德克萨斯州休斯敦。考普两兄弟坐在一张红色的皮制长沙发上。在他们对面，比尔坐在一张有绿色座垫的椅子上。他们中间摆着一张咖啡桌，就是雷赫德博士寻求圣灵洗时打碎玻璃的那一张，那块破玻璃已经换了。

李罗伊·考普以问起比尔的一生和事工作为会面的开始。虽然比尔作为讲道人在公开场合讲了二十年，能自如地在几十万人面前讲道，但他还是不习惯在摄像机前与人会谈。他别扭地照着脚本述说他不平常的孩提时代。他提到在他七岁时，一位天使怎样从旋风中向他说话，说：“不要喝酒、抽烟、或以任何方式玷污你的身体，因你长大后有一项工作要你去做。”他描述了一九四六年，这同一位天使如何以人的形像来见他，给他一个使命，带着神医治的一个恩赐去全世界，并应许给他从神来的两个迹象，以证实他的呼召：第一个是神迹和医治；第二个是揭示人心里的秘密。比尔讲述了那位天使如何用圣经故事向他解释他的事工，就像那个故事：当拿但业遇见耶稣，他对耶稣早已知道他的事感到惊奇[约翰福音1章36节]；还有，耶稣在雅各井边与撒玛利亚妇人交谈的故事，她没有告诉他，他就知道了她的问题。她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只有当耶稣揭示出藏在她心里的秘密后，那位撒玛利亚妇人才认识到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是应许给以色列人的救主。[约翰福音4章3-26节]

谈到这里，纪录片做了一个令人好奇的转折。在笨拙的停顿之后，比尔说：“关于为以色列而安排的大会，考普弟兄，我将很高兴在以色列事奉我们的主。”

考普牧师插了一句：“伯兰罕弟兄，我们认为很多犹太人将会相信耶稣基督是那位弥赛亚，因为他们看见一个基督徒应验了旧约圣经《约珥书》2章28节的预言：在末后的日子，主要将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他的儿女要说预言……少年人要见异象。”

“是的，考普弟兄，我相信我的事工对犹太人会很有效，因为正如新约说的：‘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哥林多前书1章22节]”

若不知道一些背景，这几句简短的话似乎偏离了这纪录片的主题。一九五零年，比尔曾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办了几场聚会。瑞典最大的五旬节派教会的牧师刘易·佩特罗斯，对比尔事工中的辨明恩赐印象很深，他建议比尔去以色列向犹太人显明耶稣基督的大能。比尔考虑过这个想法，但没有继续去想它。

那时，刘易·佩特罗斯发起了一场面向以色列的宣教工作。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他的教会向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分发了一百万本新约圣经，主要针对那些刚到达的犹太人。对绝大部分人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读到耶稣的事。很多犹太人对佩特罗斯说：“耶稣若是弥赛亚，并且仍然活着，那么让我们看见他行弥赛亚的迹象，我们就会信他。”佩特罗斯又一次想到了威廉·伯兰罕。

一九五三年春天，佩特罗斯与迈纳·阿根布莱特取得联系，建议全福音商人会赞助威廉·伯兰罕在以色列举办信心医治大会，这样，现代的犹太人也能看见他们弥赛亚的迹象；阿根布莱特那时是全福音商人会国际部的副会长。这两个人带着他们的计划一起来找比尔。迈纳·阿根布莱特刚从以色列回来，他在那里会见了许多刚下飞机的犹太人，阿根布莱特问一位老人：“你回来这里，是想能死在以色列吗？”那犹太人说：“不，我来这里要见弥赛亚。”

听到这个故事，比尔的心燃烧起来。他想：“这将完美地适合我的事工！”那时是八月份，就在李罗伊·考普制作“二十世纪的先知”这部影片时，佩特罗斯和阿根布莱特也正在以色列安排一场伯兰罕大会。

比尔谈完了对以色列的看法后，纪录片就切换到芝加哥非拉铁非教会的大会，从一九五三年八月二十九日至九月七日。影片虽然只摄了一次祷告队列的其中一个小片段，但比尔为之祷告的五个人代表了过去七年来他祷告过的成千上万的人。台下一般的会众中有两个人被精确地诊断出病症来。比尔没有揭示那妇人的毛病，就在祷告队列中为她做了祷告。下一位妇人被辨明是得了贫血症。每个怀疑者都会以为是他猜对了她的病，因为她脸色很苍白。但最后那位妇人的问题是不可能猜对的。

一位中年妇女站在传道人面前，她紧张地拧着手。比尔直视着她的眼睛，说：“我看出你与我是完全陌生的，你从另一个城市来；你心里有很多烦恼，你一开始就有心脏的问题，对不对？”

“没错，”她回答。

“在你周围有许多黑暗；我看见一块黑布跟着你。哦，那是个谎言（她点点头，就激动地发抖起来）有人说了一个谎言诬蔑你，那是个声称有神医治能力的人；他说你是个女巫，是真的吗？”

“是的，”她呜咽着，用手捂住脸点点头。

“因着这事，你在教会里引起了轰动，对不对？你的牧师现在病了，他得了脊髓灰质炎，对不对？”

“是的，先生。”

“姐妹，不要去理会那些人说什么，他们在撒谎。你心脏唯一的问题是由神经紧张引起的，它使得你的心跳加速。平安地回家去吧，愿神祝福你。你没事了，你不是女巫。”

当会众热切地赞美主的时候，比尔说：“我确信神正在祝福你们，使你们不再不信了。现在，你们若不信，那就是罪。神已经差他儿子来，并行了这一切神迹，赐下他的圣经、差来他的传道人、赐下他的恩赐；你们还不信他吗？那么，留给你们的只有在末了被定罪了。”

“这辨明恩赐唯一要做的就是藉着彰显耶稣基督而荣耀神，当他在地上时，也做了同样的事。他说：‘我去了，还要再回来。过不多时，世人不再看见我（这是指那些不信者），你们却要看见我（谁？信徒），因为我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约翰福音14章3节，15-20节]’所以，不信就是罪。‘去吧，不要再犯罪了（或不要再不信了），恐怕有更糟的事临到你。’这是耶稣说的[约翰福音5章14节；8章11节]。要么相信，要么灭亡。”

“但神有忍耐、有怜悯。人们虽然不接受他的话，然而，正如耶稣应许他要做的那样，神迹奇事还是照样加给了教会[约翰福音14章12节；马可福音16章15-18节]。就我这确实的信仰来说，我相信神快要结束他对外邦人的工作，很快将转向犹太人。拥有信条、教条和冷淡、形式化宗派的外邦人将被撇下，真正的教会将被提上去，福音将传到犹太人那里，阿们！‘阿们’的意思就是愿它成就。”

第64章

膏 抹 生 命

1953

一九五三年夏天，威廉·伯兰罕在家时，陌生人不断侵入他的私生活并不是他要解决的唯一压力。最近，他儿子开始叛逆他那种基督徒的严格培养。就像许多少年一样，比利·保罗想要过他自己无拘无束的生活。不幸的是，这种态度引诱他走到一条危险的路上。比尔寻找适合的机会要跟儿子讲这件事。

一天晚上，比尔正在祷告，他看见一个异象，他儿子参加一个狂欢酒会，从一个窗子跳出去，失去了控制，头朝下掉在地上。比尔惊恐地大喊：“哦，神啊，不要让他死！他是我唯一的儿子！”异象没有结果就突然结束了，比尔猛地一惊，太阳穴滴下了冷汗。他祷告说：“主啊，请别让我儿子那样子被害。”

深夜过了，比利·保罗蹑手蹑脚地走进房间，呼出的气都是啤酒味。第二天早上，比尔任他儿子一直睡。约十点钟，比利·保罗一起床，首先想到的就是去见一位朋友。比利·保罗悠闲地走出前门，比尔正在车道上洗车。比尔关掉水龙头，说：“昨晚你回来很迟，是吗，儿子？你要我告诉你你在哪里吗？”

“不要，先生，”保罗回答；他知道他父亲能做到这点。

“你正开始往错路上走，保罗。”

“爸爸，我想看看外面是什么样子的。”

“儿子，你相信你爸爸爱你吗？”

“我知道你爱我。”

“很好，因为我要对你说的事，是在爱里对你说的。我不能再让你在这些聚会中工作，因为它会很坏地反映到我的事工上。不单这样，你不能又那样生活，又还呆在这里。”

“爸爸，我想无论如何得离开家，我想看看世界是怎么样的。”

“不要这样做，保罗。罪会带你去到比你想去的更远，会让你呆得比你想呆的更久。你若任它去，罪会控制你的生命，最终会让你付出比你要付的更大代价。”

“爸爸，我想走。”

“你走之前，请帮我做件事。像这样平举你的双臂。”比尔直直地伸开双臂到两侧，比利·保罗按着他父亲的要求做了。比尔说：“现在转过身，看着你后面的墙壁；你的影子形成了一个十字，两条路在这十字的中点交汇：一条通向天堂，另一条下到地狱。你无法同时走两条路；今天你就站在这十字路口，我可以告诉你什么是对的，但你必须自己做出选择。若你开始走向错误的路，沿路神会使你转回，因为我在那记号下认领了你[出埃及记12章13节]。回来的路可能很坎坷，但这是你的决定。”

比利·保罗选择了那条错误的路。

几天后，印度长老会的大主教皮莱博士顺路到比尔家，想尽力劝说他到印度举办一场医治大会。比尔和美达正准备带他们的女儿去新阿尔巴尼看牙医，所以，比尔就请大主教同去。美达带利百加和撒拉进牙医诊所时，比尔和皮莱博士坐在车里，讨论大主教的建议。突然，比尔有种要下车的感觉，但他没在意这种感觉。不久，他听到轻微的声音：“立刻下车。”这时，他知道主要单独对他说话。他说了声对不起，就下了车，往街上走去。不久，主的天使说：“尽快回家，比利·保罗出事了。”

回到家，比尔发现他岳母站在门廊上，歇斯底里地哭泣着：“比利·保罗在医院里，快死了。”比尔叫她冷静下来，把事情经过说给他听。比利·保罗一直住在她那儿。昨天他出去钓鱼，掉进湖里；今早他说喉咙痛，于是，布罗伊太太催他去看阿戴尔医生。医生给他打了一针青霉素，比利·保罗对青霉素严重过敏，但医生不知道，等到知道了，已经太晚了。很快，抗生素进入他的血液中，心跳就停了。阿戴尔医生打一针肾上腺素使他醒过来，但他的过敏反应还在持续。救护车把保罗送到医院，现在，医生正在努力抢救他。

比尔一到医院，就跑向急诊室，在走廊上碰到了阿戴尔医生。阿戴尔医生说：“我不知道他对青霉素过敏，以前我给他打过，他没有反应；但这次他有反应。我们给他打了三针肾上腺素，但他的脉搏在持续下降。对不起，比尔，我可能已经害死了你儿子。”

“医生，你是我的朋友；我知道你已经尽力在抢救他，我能见他吗？”

“我们给他插了管子，他昏迷不醒，你去吧。”

比尔走进急诊室，关上门。比利·保罗仰面躺在床上，一根塑料管插进他的鼻子里。他的身体肿了起来，皮肤看上去像死一般的铁青色，只是他眼圈的皮肤是黑色的。他下巴松松地垂着，口开得很大。呼吸机在后面运转着，发出柔和的“呼呼”声。

比尔跪下来，绝望地祷告：“亲爱的神，就医学来说，我儿子已经完了。但我祈求你怜悯他，不要让他走。”

几分钟过去了，接着，他看见几天前见过的同一个异象，只是这次有个转机。他先前看见比利·保罗跳出窗子，头朝下地从空中栽下去；但这次他看见两只有力的手臂伸出来，抓住他，把他拎回到窗上。然后，他听见比利·保罗说：“爸爸，我在哪里？”这不是异象的一部分。

比尔起来，站在床边。“你在医院里，保罗，不用担心。现在一切都好了。”

几分钟后，比尔去叫护士。比利·保罗想把管子从他鼻子中拿掉。护士检查这男孩的脉搏时，发现他完全正常了。

不幸的是，这次与死亡擦肩而过的事件并没有使比利·保罗悔改。他出院后，又滑回到错误的路上，常常出入台球房、喝酒、抽烟、打扑克、赌博。这需要一堂更严厉的功课，才能给他显明正确的路。这功课不久就来了。

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三日，比利·保罗进入了十八岁。十月份，比尔带着家人去科罗拉多州度假。由于比利·保罗自己过日子，没有与他父母联系，当比尔和美达出门去渡假的时候，他们不知道儿子有了健康的问题。保罗有内出血，因为只要他还勇敢，就不去理会这个症状。只是后来他的胃痛加剧，才去看医生；勃伦纳医生马上要他住院。

比利·保罗的病情很严重，已经发展成肠道溃疡，可能是因他喝过量的酒精引起的。单单流血就会给他的健康造成严重的威胁，更糟的是，溃疡表面形成疤痕组织，堵塞了肠道，切断了循环，杀死了细胞组织；坏疽开始形成。勃伦纳医生警告他这病的危险，劝他尽快做一个结肠造口手术，否则他会死的。

比利·保罗迟疑不决。他拼命地要传消息给他父亲，心想只要他父亲能为他祷告，那么一切就会没事的。他曾在父亲的信心医治大会和家里见到过一个又一个的神迹，有成百上千次。为什么神迹不能发生在他身上呢？只要他父亲在这里为他祷告，神迹肯定会发生的。但无人确切地知道他父亲在哪里，什么时候会回来。经过几天的耽搁后，勃伦纳医生坚持说，再这样耽搁下去，连动手术都不安全了。保罗的生命危在旦夕；布罗伊太太不情愿地签了字，允许勃伦纳医生为她孙子动手术。

第二天早上，比利·保罗紧张地等着动手术，这时，他哀叹自己的命运。一小时内，勃伦纳医生就要割掉他的一段肠子，让大便藉着腹部的开口通过一个洞落进一个塑料袋里。他注定要带着这个塑料袋渡过余生。他想起父亲曾对他说过的话：“罪会让你付出比你要付的更大代价。”哦，为什么他要背逆主耶稣基督呢？

他感到一只手放在他肩上，听到他父亲的声音说：“嘿，保罗。”

他全身得了释放。“爸爸，我尽力要与你联系，你去了哪儿？”

“我与家人在科罗拉多州渡假。保罗，还记得在伊利诺斯州范达利亚的那个晚上，神让你看见他的天使吗？”

比利·保罗回忆起他曾看见那旋转的一小团火变成了一个人。天使站在他们旅馆房间的角落里，手臂叠在胸前。他很清楚地记得那张脸，如此严肃、有力。“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晚上，爸爸。”

“这同一位天使来科罗拉多州的落基山脉见我，说：‘马上去比利那里，他有麻烦了。’儿子，奸诈之人的路崎岖难行。”

“为我祷告吧，爸爸。”

比尔摇摇头：“还不行，儿子。我没有做犯罪的事，是你做的。你首先需要祈求神赦免你；你若准备好让耶稣基督作你的主，我相信他就会医治你。”

就在医院的病床上，比利·保罗转过身，回到了那个十字路口的中心，这次他选择了正确的路，那条引向永生的路。然后，他父亲为他得医治做了祷告。

手术前，勃伦纳医生进来看他的病人，比尔请他再给保罗做一次检查。经过几次的检验后，勃伦纳医生说：“伯兰罕牧师，我不明白。你儿子已经不再流血了，我也找不到任何坏疽感染的痕迹，这像是发生了一件神迹。”

“但你还不知道那最好的部分，”比尔说：“保罗曾离开主耶稣基督，但今天他回来了，这才是最大的神迹。”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威廉·伯兰罕在肯塔基州欧文斯伯罗举办了一场九天的信心医治大会，接着从十一月二十九日开始在佛罗里达州棕榈滩举办一次时间更长的大会。他在棕榈滩时，高登·林赛打电话给他，问他能否在十二月十一日星期五晚上在芝加哥的《医治之声》年会上讲道。比尔本来计划要在棕榈滩呆到十二月十五日，但由于去年夏天他答应林赛（还有约瑟·马特森·博兹），他会在芝加哥的《医治之声》年会上讲道，于是，就同意缩短佛罗里达州的聚会时间。他一与林赛通话后，就马上打电话给马特森·博兹，让他朋友知道他哪天要去芝加哥。由于他只在年会的一个晚上讲道，所以，马特森·博兹就问他是否愿意在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早上在芝加哥的非拉铁非教会讲道。比尔说，他会很高兴去讲。

十二月六日傍晚，他结束了在西棕榈滩的讲道。当天晚上，他和比利·保罗（他又再次在比尔的大会中帮忙）就赶回家。他们俩轮流开车，开了一天一夜，约在隔天的凌晨三点到了家。比尔正准备上床睡觉时，主的天使进到他的房间，说：“芝加哥出了点事。”

比尔问：“是非拉铁非教会的事吗？”

“不是，”天使边说边给他打开异象。比尔看见《医治之声》杂志的主编高登·林赛转向另一个人，说：“去对伯兰罕弟兄这样说；但不要让他知道我与这事有关。”异象消失后，天使说：“那人将在年会上反对你，把你赶出聚会。”

比尔来不及问另一个问题，天使就消失了，他就在纳闷这是什么意思。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一日，比尔到达了《医治之声》年会的会场，比他讲道的时间提前四十五分钟。一位名叫维尔玛·加德纳的人在门口迎见他，抓住他的手臂，就急冲冲地带着他穿过大厅走进侧边的一个房间。加德纳好像很想关上门。不久，另一个人进来，自我介绍说，他是《医治之声》杂志的霍尔牧师。比尔认出霍尔牧师就是异象中与高登·林赛说话的那个人。

霍尔牧师慎重地说：“伯兰罕弟兄，我们听说你计划明天晚上和星期天要在非拉铁非教会讲道；《医治之声》已经决定，你若去约瑟·马特森·博兹那里讲道，那么，我们就不许你今晚在这次年会上讲道。”

“为博兹弟兄讲道有什么错？”

“哦，芝加哥的某些教会不喜欢他。为了保持我们年会的合一，我们刚刚做出这个决定。”

“你说的‘我们’是指谁？”

“《医治之声》的董事会，高登·林赛与这事没有关系。”

比尔更清楚这事；现在，他能看出这一切是怎么回事。整件事充满了政治的腐败，《医治之声》组织和芝加哥某些教会极力对他施压，要他与他们的想法一致。若不是他经历过南非的风暴，此时他可能会在他们的压力下让步。他记得他的阿米巴得医治的那个晚上，天使对他说：“按你感到被带领的方式去做。”

“早在去年夏天，我就答应过博兹弟兄，在这次年会期间，我至少要为他举办一次聚会；我得持守诺言。”

“那么，今晚你不能讲。”

“这没问题。我只是进去听听聚会。”

比尔起身，打开了门。他还没有走出房门两步，加德纳和霍尔俩人就抓住他的手臂，拥着他穿过大厅，朝着出口处走去。通向会场的门正开着，比尔听到有人宣布：“我们很抱歉地说，伯兰罕弟兄今晚不能来讲道。他的一个弟弟病了，所以他不能来。”

这话说得何等聪明，因为它对了一部分，比尔的弟弟霍华德真的病了。不久前，主显给他一个异象，他父亲查尔斯从天上下来，划出霍华德将被安葬的地方。但比尔不知道他弟弟何时会死，也不知道霍华德的病会以何种方式影响他来芝加哥的这次行程。

这又是一堂功课，显示教会政治会如何强烈地影响他的事工，不管他怎样努力地避开它；他试过了。他的所有聚会不单是跨宗派的，而且他有意地保持讲道的简单，避免得罪赞助大会的各个宗派的传道人。他总是传讲藉着耶稣基督的受死、埋葬和复活而带来的救恩和医治；这些主题绝大多数基督徒至少都能赞同。每当他心里有负担要传讲这些主题以外的东西时，他就在家乡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的教会传讲。但在这样的一个国际性的事工中，因为要取悦每个人是不可能的，它也很难避开教会政治的潜在危险。他在这次《医治之声》年会上的经历就使这点显得很清楚了。

比尔从芝加哥一回到家，就得知乔治·莱特快死了。来不及整理行李，比尔就钻进车里，往米尔顿开去。乔治·莱特是他早年事工以来的朋友；过去很多年，比尔在莱特的农场里渡过许多愉快的时光，跋涉在茂密的山丘中打松鼠和野兔。很多次他们围在莱特家的餐桌上，一起享受着美味，探讨圣经上的问题。他们还一起分享了许多冒险的经历。在乔治娅·卡特患结核病卧床九年后得医治的那个晚上，乔治曾陪同比尔一起下去。就在比尔转进熟悉的乡间小路朝着莱特的农场驶去时，他内心激起了一股朦胧的怀旧之情。

乔治·莱特见到比尔非常高兴，他想讲话，但太快了，结果引起了一阵咳嗽，吐出了血。等他又有了声音时，他慢慢地说：“哦，伯兰罕弟兄，你在芝加哥时，我们尽力想与你联系；你有收到我们的电报吗？”

“没有，乔治弟兄，电报没有到我手。你的情况怎样了？”

“血栓从我的腿部开始，后来堵在膝盖处。一位从路易斯维尔来的专科医生为我做了检查；他说，我只有三、四天时间可以活了，他说，这些血栓一离开原位，就会去到我脑部使我瘫痪；或进到我的心脏，马上就会杀死我。”

比尔俯身趴在床上，祈求神让乔治活着。他在莱特农场呆了几天，继续为他的老朋友祷告。每天早晨，他扛起猎枪，跋涉在屋后白皑皑的山林中打野兔。第三天早上，比尔下山回来时，数了院子里的车有十辆。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大家一发现他在这里，就过来要他为他们祷告。说真的，他不能再呆在莱特农场了。莱特太太不需要在这种心情紧张的时候有一群陌生人围在她家门口。

就在他把衣服装进包里时，美达打电话给他：“比尔，你需要马上回家。贝克尔太太，就是那位在城里做基督徒宣教工作的犹太寡妇，想叫你为她女儿祷告。”

他认识贝克尔太太的女儿，她的第一个男孩出生时两脚是畸形的，比尔为他祷告后他得了医治。贝克尔太太有点名声，比尔知道她，因为当地的报纸有时会提到她。先前她是位热心的犹太教徒，后来成为基督徒，就读于芝加哥的慕迪圣经学院，获得荣誉学位，后来搬到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多年来她一直在该地区的犹太人中积极地做宣教工作。

“不管怎样，我正打算离开这里，”比尔说：“贝克尔太太的女儿是什么事？”

“她刚刚生了一个婴孩，出现了并发症，贝克尔太太称它是败血病。我猜可能就是血液中毒。那婴孩没事，但年轻的母亲病情严重。她住在浸信会医院里。”

“我回家前，会顺便停在那里，”比尔说。

谢尔比·莱特，是乔治的儿子，四十岁了，他帮比尔把行李箱搬到车上，比尔的车停在前院的一棵大柳树下。谢尔比说：“伯兰罕弟兄，我知道你尽力给我妈妈希望，但你对爸爸的事到底是怎么看的？他会死吗？”

“是的，谢尔比，我相信你爸爸会死的；他七十二岁了，神只应许他七十岁。我祈求神存留他的性命，但神对此没有回复一个字。乔治是个基督徒，所以，他已准备好要走了。呐，我猜想神要接他回天家了。”

“哦，我知道爸爸已准备好要走了。但你知道最让我担扰的是什么吗？多年来，爸爸向米尔顿周围的人见证神是一位医治者。现在，这些人取笑他，说，如果神是这样的一位医治者，为什么不把那些血栓溶解掉呢？嘲笑得最厉害的是那个基督会的传道人。”

那天下午，比尔停在浸信会医院。贝克尔太太站在她女儿病房外面的厅里，与另一位妇女和一位天主教神甫在争论。比尔经过时，听到另一位妇人对贝克尔太太说：“但她是我媳妇，我不要她下地狱，我要我的神甫膏她死去。”

“等一下，”比尔插了一句：“你应该先让我进去；我是伯兰罕弟兄，我来膏这女孩得生命。”这句话实在让那婆婆十分焦虑。比尔建议说：“为何不让她丈夫做决定呢？”

那丈夫，才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他确实更愿意让比尔先进去，膏她妻子得生命。那位婆婆咕哝着，让路给比尔过去。

那年轻母亲正昏迷不醒地躺着，她的魂在生死之间飘忽着。比尔跪在她的床边，祷告了十分钟，祈求耶稣基督怜悯她，让她活着。最后，他站起来，擦去眼中的泪水，拿起帽子和外套。他正要离开时，火柱显现在那位年轻母亲的床上。立刻，这光带他进入了一个异象中；他看见这同一位年轻母亲站在她家的厨房里，搅拌着一锅汤；她低头看着动来动去的小男孩，然后把指头放在嘴上，说：“嘘，孩子正在睡觉。”接着，异象离开了他。

比尔坦然地微笑着，大步走到走廊里。那里站着一群人，有丈夫、医生、神甫、和两位老太太。比尔对那丈夫说：“我有好消息给你，孩子。主如此说：‘你妻子会好的。’今晚她的状况会更糟，但明天早晨她就开始好转。在三十六小时内，她就康复，可以回家了。若不是这样，那么，我就是个假先知。”

贝克尔太太和她女媳很高兴，那位神甫怪怪地看着医生，医生摇摇头走开了。那位婆婆板着脸气愤地说：“儿子，这种无聊的事不是已经够多了吗？现在，是让神甫膏她死去的时候了。”

年轻的丈夫不愿让神甫进去；他对他岳母说：“你还记得我大儿子生下来就是畸形足的吗？我带他去伯兰罕弟兄家，请他祷告。伯兰罕弟兄看见一个异象，说在二十四小时内我孩子的脚就会变直。第二天早晨，我们跑到小婴儿床边，事情正如伯兰罕弟兄所说的那样成就了。若伯兰罕弟兄说‘主如此说：在三十六小时内我妻子会病好回家，’那么，再见了。我要回家整理房间，等她回来。”

比尔正要离开浸信会医院，查理·麦克道尔到门前台阶上见比尔，请求他与自己一同驾车去肯塔基州法兰克福为他妈妈祷告。医生刚刚为那六十一岁、患癌症的妇人动了手术；他们发现她体内布满恶性肿瘤，所以，他们甚至没有为她再缝合起来，只用胶布把伤口粘起来，因为反正她再过几小时就要死了。

查理·麦克道尔和比尔到达法兰克福已是深夜了；在医院里，比尔只是按手在麦克道尔太太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她得医治。然后他就走了，凌晨五点钟左右才回到家。几位陌生人睡在他的台阶上，等他回来。他亲切地为每个人祷告，最后，精疲力竭地倒在了床上。

几个小时后，阳光照醒了他。那是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星期一早上九点钟。他穿着睡衣，披上浴衣后，就穿过客厅向浴室走去。当他经过客厅门口时，惊讶地看见一位美貌的年轻女子站在那里。他说：“早上好，女士，你在这里做什么？”

她没有与他说话，相反，她转过去跟厨房里的什么人说话。比尔看着，要看是谁。这时，他意识到这是个异象，因为他看到的厨房不是他家的厨房。麦克道尔太太站在那里，斜靠在橱柜上，正在打电话。比尔自己心想：“这就是昨晚我祷告过的那位妇女。”

就在那时，他听到身后有奇怪的响声。他吃了一惊，转过来要看那是什么。那里有一棵垂柳，黄色的粘土从空中掉下来，“扑通、扑通”地响，填满了树底下的一个长方形大洞。这些柳条的样子看上去有点熟悉。是的，这是乔治·莱特家院子里的那棵柳树。他听到主的天使说了什么“坟墓”的事，但他没有听清楚内容，所以，他求神再重复一次异象。突然，他站在杰弗逊维尔自己教堂的讲台后面，乔治·莱特从大门进来，沿着过道走过来，与比尔握手。天使说：“主如此说，乔治·莱特将为那些嘲笑他的人挖坟墓。”这下子比尔明白乔治会好了。

早餐后，他打电话给查理·麦克道尔，告诉他，他妈妈会出院回家。然后，他打电话给莱特。

谢尔比接的电话：“伯兰罕弟兄，爸爸今早几乎瘫痪了。”

“这不要紧，他会好的。去告诉你爸爸，我有给他的‘主如此说’。他将为那些嘲笑他的人挖坟墓。”

“伯兰罕弟兄，你知道我爸爸有时在墓地做挖坟墓的工作吗？”

“不知道，谢尔比，我不知道这事。”但现在他知道了，异象显得更有意义。

异象一五一十地成为了现实。麦克道尔太太马上觉到好多了，她的医生再次为她做了检查，结果使他震惊，他找不到有任何癌症。事实上，她的病例难住了医院的全体职员。她接受祷告后一个星期就回了家，重新做起她的家务活。每天她喜欢与女儿在电话里长聊，正如比尔在异象中看到她在做的那样。

比尔告诉乔治·莱特‘主如此说’的两天后，他膝部的血栓无害地溶解了。过后，他很快恢复了健康。一个星期天早上，他推开了伯兰罕堂的大门，沿着过道走到前面，与比尔握手，就像比尔在异象中看到他所做的那样。说到那些因莱特见证耶稣基督是一位医治者而在他生病期间嘲笑他的人，他看见一年之内有五个人被埋葬，包括基督会的那个传道人。乔治·莱特健康地活到九十多岁。

至于那位因败血症快死的年轻母亲，第二天早晨，她的血液中检查不到毒素了。第三天早上，她带着新生儿出院回家了。贝克尔太太喜乐地唱了起来。在她的宣教工作中，她火热地见证耶稣基督如何医治了她的女儿。不久，赞助她工作的基督教组织撤消了给她的财政资助。组织中的一个官员解释说：“我们既不反对威廉·伯兰罕，也不想使我们的计划纠缠在关于神医治的争论中。”

比尔听到后，他说：“那么，他们就不在神的计划中；因为神迹奇事总是印证神的计划。只要还有一个世界，就会有一位超自然的神在控制着这些事，他总是会拥有某个他能放在自己手中的人。今晚，在全世界他有一个教会，他的教会有很多这方面的事需要消除掉，我无法把它们消除掉，无人能做；这是神的事，他会关照这事的。不管有多少人造的计划兴起，它们各个都会败落。神自己会设立他的计划。据我所知，他的计划是要人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被圣灵引导，不被定罪。”



第65章

呼 召 出 埃 及

1954

一九五四年二月二十三日，威廉·伯兰罕又计划要去海外。然而，到元月一日，他的经理人仍然没有确定好他的布道路线。在以色列和印度的大会看起来确定了，但在南非的大会还存在问题。全国委员会的某些成员似乎在拖他们的后腿。接着在一月份，发生了一件令人吃惊的事，使比尔改变了计划。

有一天，满满一车的人出现在他家，要求祷告。他把他们安顿在客厅里，然后去拿点东西，却看见另一个人站在入口处。起初，他以为是这群人中的一个，只是下车慢了一点。但他感到惊奇的是这人奇怪的穿着，他看上去像是比尔在南非德班见过的东印度锡克教徒。他的黑头发、黑皮肤与裹在头上的白头巾形成鲜明的对比。

这人低着头站在入口处，比尔走过去热情地招呼他：“你好，先生。”

这东印度人抬起头，说：“伯兰罕弟兄，九月份之前不要去海外。”

这是个料想不到的回答；比尔不知道要说什么。他转过身，招招手，说：“请进来吧！”他再回头看时，那人不在了，他就那样消失了。比尔站在入口处，惊呆了。

第一辆车来后，跟着又来了好多辆。那天他为这些人祷告完，已是半夜了。他一点左右上了床，但几个小时后，他醒了，他梦见他不要在九月份之前去印度。他叫醒了美达，把梦告诉了她；接着又睡了，再次梦见同样的事。第二天早上，他打电话给其中一位经理人，照着异象和梦中所指示的，告诉他重新安排九月份去海外举办大会的日程。

由于他去非洲、中东和亚洲的日程推迟了，他的经理人就把他的大会日程安排在北美。一九五四年的前三个月，比尔在伊利诺斯州伍德河、阿肯色州温泉城、路易斯安那州什里夫波特举办聚会。之后，他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举办了八天的大会。接着，他移到了新墨西哥州卡尔斯巴德，然后，他往东来到俄亥俄州哥伦布，在那里的一个大体育馆内举办了一次大规模聚会（由四百位传道人连同他们的会众联合参加）。三月底，他回到家里，在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和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举办聚会。

四月份，比尔留些时间在家休息。但像往常一样，这无法保证他得到任何休息。病人和有需要的人任何时候都会来找他。一个忙碌的星期六下午，当来访者只剩下几个时，比尔对美达说：“若还有打电话来，就告诉他们明天早上去教堂，我会在那里为他们祷告。我太累了，亲爱的，我快撑不住了。”

所有来访者离开后，比尔带美达出去兜风。他漫无目标地开着，只是想离开家，放松一会儿。他沿着一条景色优美的高速公路朝新阿尔巴尼南部开去，蜿蜒曲折，从一些山顶上绕过去。从微微凸起的高地上观看，周围乡村的美景尽收眼底，玉米地与树林交织在一起。最后，他们开到了山崖边的一个转弯处。

当他开车到了第一个转弯处时，他看见主的天使像一团白雾显现在他眼前，挡风玻璃完全变成白色。约有三、四英里路，他完全在看不见路的情况下转过每一个弯，那时，实际上他正看着八千英里外发生的事。美达边看着悬崖外的美丽景色，边跟他一直讲话。五分钟后，她瞥了一下丈夫，想看看为什么他没有回答。她一看到他目光呆滞，知道他正在异象中，就惊叫起来：“比尔！”

比尔立刻回过神来，就把车停靠在路旁。“亲爱的，我必须马上为博斯沃思弟兄祷告。我看见他在南非，下火车时倒在了地上；我看见人们把他抬起来，放在担架上。现在他正在一所医院里，病很严重；我必须立刻为他祷告。”他往山上爬一小段，到了半山腰的林子里，跪下来祷告。

第二个晚上聚会后，有四个电话打到他家，比尔接了其中一个。西联公司在路易斯维尔的一位接线员说：“伯兰罕先生，我接到从南非德班发来给你的电报，是耶格尔博士发来的。他说：‘速为博斯沃思牧师祷告；下火车后倒了，已住院，料会死’。”

就在比尔星期一打电话到德班去的时候，弗雷德·博斯沃思不仅得了医治，而且他早已出院，继续工作了。

一个多月来，博斯沃思一直在南非到处奔波，尽力要在这个国家多安排几场伯兰罕大会。到如今，这事就像要在金刚石表面刻出痕迹一样难。南非绝大多数基督徒要威廉·伯兰罕回来多举办几场医治大会，但很多教会领袖却不要。在这事上，南非全国教会委员会有最终的决定权。全国委员会中某些有权力的成员反对，说，伯兰罕特征鲜明的事工削弱了当地可怜的牧师的影响。对博斯沃思这样一位有经验的传道人来说，这种用来掩盖他们嫉妒心的借口闻起来就像腐臭味。

争论了几个星期后，全国委员会最后拒绝了威廉·伯兰罕申请签证的请求。再一次他的事工遭到了教会政治的拦击，它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一九五四年九月，威廉·伯兰罕开始他的第三次海外行程，他从纽约乘飞机去葡萄牙里斯本，冯·布隆伯格男爵在那里等他。冯·布隆伯格男爵是位德国贵族，受过良好教育，擅长旅行（他能讲七种语言）。一九五零年，冯·布隆伯格在芬兰见到比尔，对比尔事工中如此彰显出来的基督超自然的大能印象很深。由于男爵交往很广，遍及全世界，包括很多君王和政治领袖，于是，冯·布隆伯格男爵提议由他安排比尔这次的布道行程。继葡萄牙之后，他安排比尔访问意大利、埃及和以色列；接着飞到阿拉伯，最后去印度。

在里斯本，冯·布隆伯格安排比尔与总统和其他内阁成员共进晚餐。除此之外，男爵无法在葡萄牙为比尔安排布道大会，因为罗马天主教会利用它的政治势力阻止他使用任何大型会堂。比尔不得不在市郊丘陵地带的一个五旬节派教会里举办两场聚会。这两场聚会发生了很多神迹，为剩下的海外行程定了调子。

离开葡萄牙后，比尔、比利·保罗、冯·布隆伯格男爵一起飞往意大利。在罗马时，比尔访问了那些地牢，使徒保罗曾为他的信仰被囚在那里。凝视着冰冷、幽暗的牢房，比尔内心充满了对保罗的爱，这位勇敢的使者把福音传给了外邦人。保罗被世人弃绝，甚至被他那个时代的许多基督徒误解，然而在他毕生的奋斗中，他从来没有动摇或偏离过他的使命。保罗知道，他正带来世上最宝贵的财宝，一个好消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赐永生给那些信他的人，有犹太人也有外邦人。由于保罗站稳在他的呼召上，历经几个世纪下来的每一位基督徒都得了益处。这给比尔上了一堂强有力的功课，使他能把这点应用在他自己的事工中。

到罗马的第二天，比尔按计划要在下午三点钟去见教皇。冯·布隆伯格男爵告诉他必须怎样做：他必须单膝下跪，接着教皇伸出手给他，比尔必须吻教皇的指环，并称他为“圣座”或“圣父”。

比尔摇摇头：“那太出格了，取消这次会面吧！我可以叫任何人牧师、博士和其它他想要的，但不叫他圣父。耶稣说：‘除了神以外，不要称人为父。[马太福音23章9节]’说到敬拜，只有一位是我要敬拜的，那就是耶稣基督。”

于是，比尔参观了教皇的家，而没有去见教皇。梵蒂冈城处于罗马市中心，是个独特的独立国家。尽管它只有零点一五平方英里，但它是罗马天主教会的统治中心，影响力延伸到世上的各个国家。富丽堂皇的圣彼得大教堂、梵蒂冈花园、教皇的宫殿令比尔大为吃惊；这些建筑物内所包含的财富是惊人的。比尔参观梵蒂冈博物馆时，他看到一顶华美的三重冠冕，代表教皇对天堂、炼狱和阴间的管辖权。镌刻其上的拉丁文 VICARIUS FILII DEI，意思是基督的代理人，或代替神的儿子。梵蒂冈城的富丽和不远处使徒保罗在一生的最后几年里所呆的幽暗囚牢是何等大的对比啊！这是一堂深刻的功课，即财富并不意味着真理。比尔想：“福音不是耀眼闪亮，而是光芒万丈。”

在离梵蒂冈城不远的一个公园里，一位基督教传道人正在一个大帐篷里举办复兴聚会。比尔走过去看在举行什么活动；比尔自我介绍后，当地的传道人慷慨地让位，把聚会转给这位世界闻名的美国人。在梵蒂冈城的影子下，比尔传讲了神的道，并为病人做祷告；神行了许多神迹。

比尔从罗马乘飞机到埃及的开罗，在那里他花了一天的时间观光，参观狮身人面像和金字塔，亲自看到这大金字塔上少了一块压顶石。对他来说，这似乎是有象征意义的，因为圣经说到耶稣基督是那压顶石，或如英皇钦定本上所说的‘房角的头块石头。’[使徒行传4章11节；彼得前书2章7节]只有一种建筑结构，它的房角石与头顶石是一样的形状，那就是金字塔。比尔相信，在古代历史中的某个时候，神允许人建造这宏伟的结构，作为他伟大计划的一个见证，很快，这真正的头顶石终究会放在它合适的位置上。

傍晚，他与埃及国王法鲁克共进晚餐。第二天早晨，比尔在开罗国际机场等候飞机飞往耶路撒冷，这时，他内心越来越激动。不久，他就要站在以色列，这块圣经众先知走过的土地、耶稣的出生地、被蒙蔽的犹太人的家园，他们中许多人仍在等候他们的弥赛亚。那天下午有一场聚会就安排在耶路撒冷。尽管大部分犹太人认为基督教是假的，但由于比尔事工中那种不寻常的特性，刘易·佩特罗斯仍然预料将有五千个以色列人参加。耶路撒冷四周围张贴了广告，广告内容暗示了“辨明恩赐”与“他们弥赛亚的迹象”之间的联系。

比尔相信，这对他事工来说是最完美的场合。虔诚的犹太人敬重他们的先知。在摩西律法中写明，一位真实的先知需要两个合格的条件：第一，他能看异象；第二，他异象的精确率必须是百分之百[民数记12章6节；申命记18章15-22节]。比尔想象，当他在耶路撒冷叫出一队祷告队列，并开始使用辨明恩赐，那事情会怎么样呢？那些犹太人一定会认出这是他们自己弥赛亚的迹象吗？他想象，全会众都会领受圣灵的洗，就像五旬节那一百二十个门徒那样[使徒行传2章]。若这事真的发生了，那么，外邦人的日子就结束了。耶稣说：“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路加福音21章24节]”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一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基督的外邦新妇就会被新郎取走，其余的世人将进入大灾难的痛苦中。那时，犹太人有三年半的时间传基督的福音，然后，最后一场大战来到。根据《启示录》所说的，哈米吉多顿战场上一旦尘埃落定，太阳将升起，照耀着和平和完美的千禧年[启示录16章16节；20章1-3节]。比尔几乎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今天下午他可能会传讲他一生中最重大的讲道。

飞机着陆了，但他还要等三十分钟才能登机，所以他走到一家礼品店。拿起一个用黑檀木雕刻出来的镶有真正象牙的小象，他想买下来送给阿戴尔医生，这时，他听到有人说：“不要去。”

他环顾一下，但没看到有人在留意他。“可能是我的想象吧，”他想；于是就走到柜台去。接着，他又一次清楚地听到了：“不要去，现在不是时候。”

肯定没错，这是天使的声音，但他几乎不能相信所听到的。聚会已经安排就绪，飞机正在等候；到底是什么意思？他离开拥挤的乘客候机厅，走到飞机修理库后面，这样就能独自一人。他在那里祷告：“天父，再过几个小时，我就到了巴勒斯坦，将站在你的被蒙蔽的儿女面前。我要挑战那些犹太人来相信他们的弥赛亚迹象。他们若认出这是你在行辨明的事，就必会肯定无疑地领受圣灵的洗；这不是你想要做的吗？”

主的天使显现，像一团明亮的白雾悬在旷野的空中。比尔退缩回来，背靠着飞机修理库。圣灵说：“远离巴勒斯坦，这不是你的位置；现在不是时候，外邦人的罪孽之杯还没有满盈；还有很多拣麦穗的活要做。”

那团发光的白雾蒸发在沙漠沉闷的热气中，只留下比尔在那里喘气。现在他要怎么做？这么短时间就取消以色列的大会是很不容易的。他可能会在那些为了他去巴勒斯坦而这么辛勤工作的人当中引起某些苦涩的感觉。但他在南非的沉痛教训是无法忘掉的。他决定去做圣灵要他做的，无论是什么，而不管会产生什么后果。

回到候机大厅，他把去以色列耶路撒冷的机票改成去希腊雅典。这就得让冯·布隆伯格男爵独自一人飞往耶路撒冷去解决这件不愉快的事，取消今天的聚会。男爵将在沙特阿拉伯与他碰头，安排比尔在那里与阿拉伯国王共进晚餐。

在希腊，比尔参观了希腊战神与雷神阿瑞斯庙的遗址（也就是罗马人所熟悉的战神马尔斯），使徒保罗曾在那里向那些古代雅典人传福音[使徒行传17章22节]。那晚在旅馆房间里，比尔查考了圣经，努力想弄明白主在埃及对他说的话的意思。在这之前，他认为他明白了他的事工；显然他漏掉了一些东西，但他漏掉的是什么呢？

圣灵说：“远离巴勒斯坦，这不是你的位置。”所以，他认为他能把弥赛亚的迹象显给现代以色列人，这是错误的；这是彻底的错误。一九三三年，主告诉他说：“正如施洗约翰被差遣预告耶稣基督第一次的到来，你也被差遣带着一个信息预告他的第二次到来。”施洗约翰把耶稣介绍给犹太人，接着，耶稣藉着行弥赛亚的迹象印证了他自己，即：他知道未曾见过的人的过去和将来的事，并揭示他们的心思意念[马太福音12章25节；21章1-7；马可福音14章12-16节；约翰福音1章5节；2章24-25；5章19节；10章37节；希伯来书13章8节]。

过去五年里，比尔在他的聚会中显示了弥赛亚的迹象。当恩膏降下时，异象就发生，他能辩明过去、将来的事，并人心中秘密的意念。这辨明恩赐一直是完美的，因为不是他做的，每个异象都是耶稣基督赐下的，并行出每件神迹。比尔就像一个接在放大器上的麦克风。麦克风是哑的，除非有人对着它讲。神在说话，他的圣灵把这辨明恩赐放大，直到全世界的基督徒都能听见它。由于主对比尔说过，他的事工与施洗约翰的事工是平行的；所以，他去以色列向犹太人显明弥赛亚的迹象，看起来只有这样才是合乎逻辑的。

这时，比尔能够看出他忽视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圣经没有说到耶稣基督的两次来到，而是说到三次。第一次来到发生在二千年前左右，约在公元后三十年，施洗约翰向犹太人介绍他们的弥赛亚、救主耶稣。在以色列人拒绝耶稣并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后，得救的机会就临到世界上其余的人（外邦人）[罗马书11章11,15,25,30节]。耶稣应许他要再来，这次是给外邦教会，要启示他自己，并把他的外邦新妇提上去，就是在基督徒中间人所共知的被提[哥林多前书15章51-54节；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5-17节]。圣经说，耶稣第二次来，好像夜间的贼[马太福音24章42-44节；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节；彼得后书3章9-10节]。当事情发生时，除了新妇，没有人知道。过后，耶稣将再一次回到犹太人那里；他第三次来，将震惊全世界，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启示录1章7节]。这一次，犹太人才会接受耶稣为他们的弥赛亚。

那么，如果向现代犹太人介绍弥赛亚不是比尔的位置，那么，他的位置在哪里？他在经文中寻求答案。答案好像是在《路加福音》1章17节，在这节经文里，是以利亚的灵驱动着施洗约翰。“以利亚的灵”实际上就是圣灵藉着像以利亚这人一样的性情运行。神需要约翰有以利亚的灵，以便约翰可以去完成他事工中所要求的艰巨任务。比尔翻回到《列王纪上》第17章，再次读以利亚的事迹，这样，他就能比较以利亚与约翰的生命和事工。

在《列王纪下》第2章，他读了以利亚在地上最后一天的故事。神在燃烧的火中显现，在旋风中接走以利亚，而以利亚的门徒以利沙在看着这事。就在那时，以利亚的灵加倍地临到以利沙，过后，他拾起以利亚的外衣，击打约旦河，喊着说：“以利亚的神在哪里？”河水就分开，以利沙走干地来到对岸。就在那里，神让人知道感动以利亚的灵能够转到另一个先知身上。在以利沙的一生中，他所行的神迹正好是以利亚的两倍，证实他的确得到了两倍以利亚的灵。以利沙甚至能藉着异象辨明某事，当他把亚兰王在卧房所说的话告诉以色列王时，就证实了这点[列王纪下6章12节]。

接着，比尔翻到《玛拉基书》第4章，旧约中最后的一章，他读到：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临近，势如烧着的火炉，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碎秸，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一无存留……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很多圣经学者教导《玛拉基书》4章5节是指着施洗约翰说的，因为天使加百列说，约翰必有以利亚的灵，耶稣也指出约翰就是以利亚[马太福音17章12-13节；路加福音1章17节]。但这些教师没有得到全部真理就停住了。如果《玛拉基书》4章5节只是指施洗约翰的话，那就错了。当犹太人问约翰他是不是以利亚，约翰明明地说他不是[约翰福音1章20节]。相反，他把自己指向《以赛亚书》40章3节所说的那一位：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当预备耶和华的路’……[马太福音3章3节；马可福音1章3节；约翰福音1章23节]耶稣确认约翰是《玛拉基书》3章1节的那一位：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马太福音11章7-14节；马可福音1章1-2节；路加福音7章24-28节]。

那么，当玛拉基发预言说“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所指的是谁呢？这一定是一节有多重意思的经文，像《何西阿书》11章1节那样：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何西阿是指着神差遣摩西下埃及将以色列人从为奴的状态中拯救出来的那个时候说的。但马太说，《何西阿书》11章1节也是一个应验了的预言，那时，约瑟和马利亚发为了躲避希律王逃到埃及去，并在希律死后，带着孩童耶稣从埃及出来，回到以色列[马太福音2章12-15节]。

《玛拉基书》4章5节也一定有复合的意思，它说到的不止以利亚的一次到来。在《马太福音》第17章，门徒问耶稣：“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耶稣回答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并要复兴万事；只是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人却不认识他，竟任意待他。人子也将要这样受他们的害。”门徒这才明白耶稣所说的，是指着施洗的约翰。耶稣说这话时，约翰已经死了。所以当耶稣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并要复兴万事”，他说的是一件将来的事。

既然基督的到来有三次，由于基督第一次来是由一位有以利亚灵的先知兼使者在前面预备道路；从逻辑上说，基督第二、第三次到来也将各有一位有以利亚灵的先知在前面预备道路。以利亚的灵总共要来五次：第一次在以利亚本人身上，第二次在以利沙身上，第三次在施洗约翰身上，第四次在外邦时代末了给外邦人的一位先知兼使者身上，第五次在给现代以色列的一位先知身上。

为什么以利亚的灵这么特别，使神在他伟大的计划里选择来重复使用呢？比尔比较了以利亚和施洗约翰的生活，他发现有许多显著的相似之处。他们俩都是粗犷的人，热爱旷野，知道如何忍受艰难；他们俩都有勇气谴责他们周围灵性的腐败。以利亚看着亚哈王的脸，说：“使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乃是你和你父家，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的诫命，去随从巴力。现在你当差遣人，招聚以色列众人和侍奉巴力的那四百五十个先知，并耶洗别所供养侍奉亚舍拉的那四百个先知，使他们都上迦密山去见我。[列王纪上18章18-19节]”约翰看着那些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忿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无论是以利亚还是约翰，都没有受金钱、权力、名誉、或女人的试探。这两人都公然抨击不道德的事；以利亚谴责王后耶洗别拜偶像[列王纪上21章17-22节；列王纪下9章36节]。约翰指责希律王与他兄弟之妻活在奸淫中[马太福音14章3-4节]。

以利亚和施洗约翰也都有他们的不足。以利亚在迦密山取得胜利后，逃离耶洗别的狂怒，躲藏在旷野中。在逃走的路上，他的情绪相当低落，以致求神杀死他[列王纪上19章1-4节]。约翰也经历过情绪低落的时期，他在囚牢中感到非常沮丧，就派人传话给耶稣，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马太福音11章3节；路加福音7章19节]”注意到这些不足，给了比尔以鼓励。这给他看到，以利亚、以利沙和施洗约翰所成就的每一件事都是神藉着他们做工的结果。他们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这使他想起主怎样对保罗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尽管以利亚和约翰都是先知，但他们都被那个时代的大多数宗教领袖所拒绝。毫无疑问，这些领袖都嫉妒以利亚和约翰，因为他们两人没有一个是藉着所设立的宗教渠道来的。以利亚、以利沙和约翰与任何组织都没有联系。这给他们有自由传讲他们的信息，不必担心其他人怎么想。这三个人都毫不畏惧、没有妥协地传讲神的道。这就是神在他先知身上所要的那种灵，这三个人特别被预定来预告基督的到来。只有这么粗犷的以利亚的灵，才足以经受住反对者的强烈压力，为主预备合用的百姓。

在埃及的飞机修理库后面，圣灵对他说：“这不是你的位置；现在不是时候。外邦人的罪孽之杯还没有满盈；还有很多拣麦穗的活要做。”但以色列的时期一定会来，正如早晨太阳升起、驱散黑暗一样的确定。在警告以色列在末时有大毁灭之后，《玛拉基书》4章2节说：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翅膀有医治之能。《启示录》1章7节说到耶稣基督：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刺他的人”是指犹太人。）《撒迦利亚书》12章9-11节预言到这事。使徒保罗在《罗马书》11章25-27节也说到了这事。犹太人最终会接受耶稣基督作他们的救主，将有一位拥有以利亚灵的先知再次向以色列介绍弥赛亚。比尔觉得，这第五位也是最后一位以利亚，将是《启示录》11章3-11节里两位见证人中的一位，因为两位见证人中的一位有能力使天不下雨，在圣经中，只有另一位有能力使地干旱的先知，就是以利亚[列王纪上17章1节]。

犹太人最后接受他们的弥赛亚时，外邦人的时代就结束了。紧接着，神的忿怒将倾倒在那些拒绝基督的外邦人身上[玛拉基书4章1节；马太福音24章21节；启示录2章22节；7章14节]。这听起来可能很可怕，但在耶稣基督能够在一个和平与完美的国度作王之前，这一定会发生。

比尔不知道何时会发生，但他的确知道神正在等候两件事。第一件，他正在等候外邦人的罪孽堆积到一定的高度上。圣灵说：“外邦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耶稣曾说：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路加福音21章24节]。曾有一次，神对亚伯拉罕提到他的仇敌亚摩利人时说过类似的话。他说，要等到亚摩利人的罪孽满盈，他才能审判他们[创世记15章13-16节]。那个时候，亚摩利人统治了大片的迦南地（巴勒斯坦）；即使在亚伯拉罕的日子，亚摩利人的文化也是罪恶的、没有道德的。到神毁灭他们的时候，亚摩利人的多神教已经堕落到越过了简单的拜偶像，参入了占卜、宗教性的卖淫、和把孩子当祭物。比尔能看出现代的外邦世界也朝这个方向走，甚至到了把孩子当祭物的地步。堕胎不就是把孩子当祭物的一种形式吗？现代政府会变成如此不道德，以致使屠杀未出生的孩子合法化吗？

第二件事，神正在等候的就是他所有的儿女得救。当他最后一个儿子或女儿领受圣灵洗后，在那时刻外邦教会将被提，被提到一个更高的维度里。接着，救恩的门将对外邦人关闭，《启示录》22章11节将应验：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为义的，叫他仍旧为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

比尔满意地合上圣经，现在他更加明白了自己的事工在经文中的位置和与以色列的关系。以前，他认为以利亚的灵要来四次，现在他看清了，一定是五次。他自己的事工与以色列毫无关系；他被召传福音给外邦人，这就是他要继续做的事：为病人祷告、奉耶稣的名传讲救恩、找到那些愿意听的，这里一个，那里一个；拾麦穗，一直地拾麦穗，为主人收集像谷物一样的灵魂，为主预备一群百姓。

第66章

在 印 度 的 摊 牌

1954

离开希腊后，威廉·伯兰罕坐飞机到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在那里他参加了冯·布隆伯格男爵和沙特国王为他准备的晚宴。沙特阿拉伯是个严格的穆斯林国家，立法反对基督教，因此，在那里不可能有聚会。于是，他就飞往印度，一九五四年九月的第四个星期，他的飞机在孟买着陆，受到许多基督教宣教士和教会领袖的热烈欢迎。

印度卫理公会的主教对他说：“伯兰罕先生，我希望你来并不是作为一个宣教士。我们比你们美国人更懂得圣经，毕竟，它是一本东方的书。一千九百多年前，圣徒多马在这里传过福音；但我们听说神赐给你一个使圣经又活起来的恩赐，这才是我们想要看的。”

“肯定是的，”比尔回答：“我想让你的人民看到，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

尽管有人告诉他孟买城挤满了穷人，但他还是想不到会在各处看见这么多的人来人往：人行道上挤满了人，都被挤到了街上来；他的出租车一直在按喇叭，不得不经常要从人缝里穿梭过去。黑头发暗皮肤的人占大多数，有些人看上去甚至比非洲黑人还黑；他们都瘦骨嶙峋，没有人穿鞋子。许多妇女从头到脚都穿着传统的莎丽服，而许多男的只是腰间围着一块布，各式各样都有。比尔的翻译给他指出那些特定的族群：锡克教徒，留着黑胡子，头包着头巾，腰间饰带里插着一把长刀；孟加拉神秘修道士，身穿橘红色的外袍；穆斯林苏非教徒，全身白色衣服，蓄着山羊胡子；南方来的泰米尔人，牵着一只矮种猪，牵绳系在猪耳朵的孔洞上；以乞讨为生的人，双臂立在地上，盘着腿，摆出一副瑜伽的姿势；一个拜火教的信徒，正对着摆在人行道上的一个小祭坛下拜；耆那教徒，戴着口罩，免得不小心把虫子吞下去，因他相信这样他会成为谋杀犯。除此之外，比尔还看到无数的乞丐、小贩、以乞讨为生的人，和尚和商贩。鸡、山羊、婆罗门母牛，都在到处走动。

大街上的肮脏真是令人作呕，到处垃圾成堆；在炎热和潮湿中腐烂、发出臭味，滋生了蟑螂、苍蝇、蚊子、老鼠、疾病和绝望。一些房子盖到十层高，看上去好像随时都会倒下来。有个宣教士对比尔说，这些脆弱的构筑物住着地上最密集的人口；在孟买一些地区，人口密度高达每平方英里二十万人。

比尔自己曾在贫困中长大，他在美国南方和非洲等地的黑人中见过很多穷人，然而，他以前还从未见过有像那些乞丐这么缺乏的人，他们拿着锡钵，手伸得老长出来，指望得到一卢比，好买半磅的米，只够吃三天。无家可归的家庭在街道旁露宿，他们在人行道上占一个地方，就看作是自己的地方，就在那里睡觉，行人走来走去，或者从他们身上跨过去。那个基督教宣教士向比尔解释说，印度几年前才脱离英国、获得自由；突然失去英国的支持，导致这个大国破了产。要生产足够的粮食来喂饱四亿的人口对印度政府是个巨大的挑战，饥饿每天在几百万人的肚子里“咕咕”叫。比尔从他们的眼神里可以看到这点，特别是那些乞丐：就像那个在原来是手的位置上装了白色假肢的长大麻风的，拿着锡钵在乞讨；还有一个患象皮症的男孩，拖拉着一条像树干一样粗的脚在走路。

在泰姬玛哈宾馆登记住宿后，有人带比尔出去，与孟买市长和其他政府官员共进晚餐，这些官员包括印度总理贾瓦哈雷尔·尼赫鲁，他受过良好的教育，能讲地道的英语。在晚宴中，尼赫鲁注意到他的客人，就说：“伯兰罕先生，我相信你病了。”

比尔低头看他碗里的羊腿肉饭，是用橄榄油拌的，吃起来很油腻，他觉得要呕吐，他就礼貌地回答说：“我想，是因为这食物的缘故，它跟我平常吃的东西有点不一样。”

尼赫鲁不相信；当比尔回到宾馆后，他发现尼赫鲁的私人医生正等着要给他检查，各样状况都很好，最后，医生给他检查了血压，说：“伯兰罕先生，你是不是觉得太累了？”

“是的，先生，有觉得，为什么呢？我有什么问题吗？”

“你的血压很低，有危险，实际上，是太低了；我不明白你怎么还能活着，我建议你尽快回美国，让你的医生给你看一下。”

“我在孟买这里有两场聚会，”他疲惫地说：“然后，我才能直接回去。”

第二天晚上，他的赞助人把他带到圣公会的一个大教堂去主持首场聚会。由于无法保证他的安全，政府不让他举行露天布道会。早在一月份的时候，有个美国来的女传道人多德太太来到印度，在孟买的郊区主持了一些露天聚会。她吹嘘自己是个传讲神医治的基督徒，但她太注重钱。当她试图从会众中的穷人手中收取奉献时，一场骚乱爆发了。多德太太被砖头打得不省人事，两个人被刺死。这次惨败的记忆还留在本城官员的脑海里（这时，比尔才明白为什么主告诉他要把行程推迟到九月份。）

他要举办聚会的圣公会教堂很大，教堂里面能容纳几千人，教堂外面的空地足够容纳二十倍多的人。另外，喇叭线接到了教堂附近几个街区的每条街道上，这样，蜂拥而至的人群就可以听到他的布道。孟买和周边地区的几百名基督教牧师和宣教士鼎力合作，推动这些聚会，这一事实再加上威廉·伯兰罕的世界声望，已吸引了一大群人来，据市长估计，男女老少，约有五十万人；没办法确实知道是多少，但比尔知道，至少也有三十万人，因为早在一九五二年二月，天使就在异象中告诉他了。

那天晚上，比尔向会众解释了耶稣基督如何是神的儿子，而且现在与他在一千九百年前还是一样的；所以，如果他从死里复活，今天也还活着，那么，我们就会盼望他现在来做他过去所做过的事。到了祷告事奉的时间，根本没办法在如此多的人群中分发祷告卡，所以，比尔就请一些宣教士挑一些重病患者，排成一个队列。他们一个个走上来，比尔说出他们是谁；说出他们的毛病是什么；然后为他们祷告。他不懂得发他们名字的音，所以，就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拼出来，每个细节都完全正确。但这种超自然的识别无法改变会众的信仰，因为他们常常看到印度魔术师行那些难以解释的魔术。接着，有个母亲领着她的小儿子走上台阶，来到这位传道人面前；通过翻译，她解释说，她儿子生来是聋哑的。大部分会众都屏住气、等着、听着。他们已经听到这个美国传道人夸口他神的大能，现在他们要看看，耶稣是否真的能行这位美国人所说的他能行的事。

比尔祷告说：“主啊，你应许基督徒说，如果我们奉你儿子的名无论求什么，他就必得到，如果这是照着你旨意的话。这样，这些人就知道你是唯一又真又活的神。我现在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这聋哑的灵离开这孩子。”

比尔走到这孩子后面，拍了一下手，这小孩吓了一跳，转过身来看着比尔，这孩子发出了从他嘴唇传出来的第一个声音，这声音进入麦克风并扩大出去，传给了几十万的会众。会众发出了激动的喧嚷声，无法止息，迫使聚会比原定的时间更早地结束了；但这场聚会以辉煌的战果而结束。

还不止这个，参加这次伯兰罕大会的广大人群引起了印度其它宗教领袖的好奇，他们要求与这位美国传道人会面。第二天，比尔被带到一个耆那教寺庙里，在那里，他会见了代表印度多个不同宗教的一群精神领袖：印度教、道教、耆那教、佛教、儒教、伊斯兰教、婆罗门教、锡克教、祆教等其它宗教。所有这些人都反对基督教，每个领袖都向比尔提出问题或做出批评。一个耆那教的和尚说：“如果美国是个基督教国家，他们为何在日本投下原子弹，炸死十万个平民呢？”一个穆斯林哈里发接着说：“他们为何允许女人在公众面前穿着暴露，甚至于裸体呢？”比尔回答说，在美国，并非每个人都按着耶稣基督的原则去生活。一个婆罗门教的教士问：“如果耶稣是这么一个圣人，他为何要受死呢？”

比尔回答说：“耶稣不是一个普通的人，神自己借着耶稣基督的样式来到地上，为人的罪而死，叫人可以永远活着。神唯一的要求就是要人相信耶稣所行的事。”

一个佛教和尚问：“耶稣的死如何拿走我们的罪并赐给我们生命？”

由于印度到处都是虫子，比尔用一个这些人都能理解的例子来说明：“罪就像一只致命的蜜蜂，它会蜇每个人，最终导致那人死亡。但这死亡是在肉体上，不是在灵魂上。蜜蜂蜇人后，把刺留在了人的身上，所以，它就不能再蜇人了。为了把死亡的毒刺带走，神必须成为肉身，这就是耶稣所做的。耶稣让死亡蜇他，这样就把死亡的权势夺去了。现在，任何人如果相信耶稣所做的一切，他就能永远活着，耶稣借着从死里复活证明了这点。”

一个锡克教徒挑战说：“如果耶稣从死里复活，为何我们看不见他？”

比尔回答说：“我知道，耶稣基督透过基督教宣教士用圣经的教义、福音小册子、学校、医院和孤儿院，被表达了出来，我支持所有这些做法；然而，基督还未被完全表达出来。如果你们今晚来参加我的聚会，你将会看到耶稣基督在他超自然的大能中表达出来。”

令人惊奇的是，他们同意来参加。

那天晚上，在一群警察的护卫下，比尔的车队强行穿过人群，花了两个小时才把他送到圣公会教堂。一进教堂，比尔惊讶地发现，在讲台前面，纵深方向站着四排警察。在这些警察前面，第一排座坐满了那些宗教领袖，就是比尔那天在耆那教寺庙里与他们谈话的那些人。

教堂里挤满了几千人；教堂外超过五十万人，他们尽可能地挤到离各个喇叭很近的地方，以便能听到这位美国传道人的讲道。在讲道期间，比尔再一次用蜜蜂蜇人后失去它的毒刺作为例子，解释了为什么耶稣基督受死，后来又从死里复活，最后，到了耶稣基督在大能中启示他自己的时候了。在一些患有内科疾病的人通过祷告队列后，接着来了一个身体外部有毛病的男人，他的毛病人人都看得见。比利·保罗领着一个瞎子，通过警察的护栏，走上台阶来到他父亲面前。比尔同情地看着这个骨瘦如柴的男人，他腰间只围着一块布，两只眼睛如比尔的衬衫一样白。很快，他看到这人升到空中，缩小而进入异象中，那人一直变得更年轻，直到他还能看见的那个日子。他的家庭成员也出现了，然后，他看到这人拜太阳拜得如此虔诚，以致整天都在看太阳，最后，他的视网膜被太阳的紫外线完全损坏了；如今他是个乞丐。异象在毫无神迹的迹象中结束。

比尔通过翻译对这位乞丐说，同时，扩音系统把他的话传到了一百万只耳朵里：“你是结过婚的人，有两个孩子，他们都是男孩子，你的名字是，嗯……”他发不出他的名字，所以就把它拼出来，“你是个虔诚的人，非常真诚；你敬拜太阳，二十年前你整天盯着太阳看，阳光使你完全瞎了，对不对？”

这乞丐承认真是这样。由于异象没有特别说到这人会得医治，比尔就走过去为他祷告，然后，移到下一个病人。忽然，异象又回来了，就是这个！比尔看到自己按手在这个瞎子的眼睛上，他也看到后来所发生的事；信心从他身上涌出来。现在，地狱里再多的魔鬼也阻挡不了；异象从未落空过，也不会落空，因为它们是“主如此说”！

比尔指着坐在前排的孟买宗教领袖们说：“印度各宗教的先生们，今天下午，你们告诉我你们的神是多么伟大，而基督徒的神是多么的没有意义。现在我要问你们，你们的神能为这个男人做什么？我知道，你们会说这个人拜错了东西，而你们试图要带他到你们的那种思维方式里。你们佛教徒想使他成为佛教徒；你们伊斯兰教徒想使他成为穆斯林，我们在美国也发生同样的事。卫理公会想使天主教徒成为卫理公会信徒；浸信会想使卫理公会信徒成为浸信会信徒；五旬节派信徒想使所有的人都成为五旬节派信徒。那只是心理学，把他们的思维从一种哲学变到另一种哲学；但造这个人的那位神肯定能使他看见吗？那么，哪个神是真的呢？如果今晚在这里所代表的任何一个神能医治这个人，你们会同意来敬拜这位神并且只敬拜他吗？如果你同意，请举起手。”

会堂内外，如海洋般的手举了起来。

“全世界各个宗教的先生们，现在是你们的机会；你们的神能使这人看见吗？如果你们的宗教是真实的，我向你们挑战，现在就走到前面来证实它。”

会堂变得像图书馆一样安静。会堂外，家长们叫孩子不要作声，以便他们不会错过下面可能发生的事。比尔感到他好像先知以利亚，站在迦密山上，向四百个拜巴力的祭司挑战，做最后的摊牌[列王纪上18章]。孟买的宗教领袖都没有动静。“你们这些教士和和尚寂静得出奇，”比尔嘲笑说：“为什么他们不上来这里，医治这人呢？”没人回答。“因为他们没办法做到，这就是原因；我也做不到，但耶稣基督能做到。耶稣不仅能赐给这人永生，他现在还能藉着使这人看见而证明这点。他给我异象看到这件事的发生，如果它没有发生，我就是个假先知，你们有权利把我踢出印度。但如果事情发生了，你们就有义务接受并相信这位复活的耶稣基督，你们愿意这样做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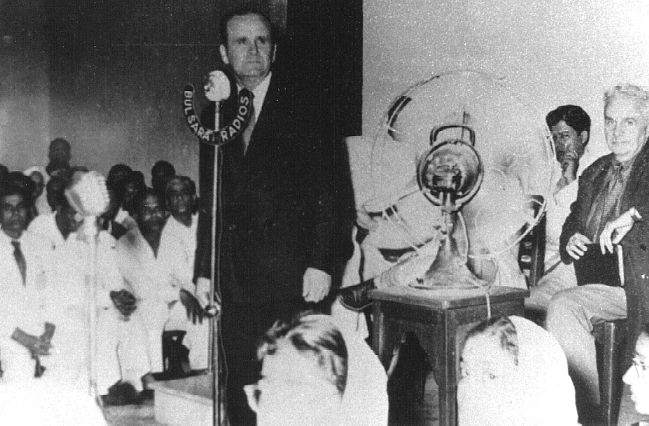
再一次，到处都举起了手臂。

比尔一只手按在乞丐的眼睛上，祷告说：“天父，我知道你将使这人看见，因为你把异象显给我看了；我已使这里的每个人答应，如果你成就这件事，他们将会接受你作他们个人的救主。创造天地、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现在让人知道你就是神！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他的手刚从乞丐的脸上挪开后，这人用他母语大声地喊了什么话，使得人群狂呼乱叫、举止冲动。他能看见了！那乞丐欢喜地抱住比尔，然后跑过讲台，抱住一个警察；接着转过来，抱住了孟买市长；一直不停地尖叫：“我看见了！我看见了！”

警察围紧防线，全力保持会众退到后面，但无济于事；人群涌上前来，就像海洋的波浪涌向海滩一样：父亲带着长大麻风的孩子、母亲带着生病的婴孩，他们拼命地涌过来，要摸这位美国传道人。警察无法阻挡这波浪般的人海，他们急忙把比尔和比利·保罗拉到后面的出口处，而不顾一切的人群从各个方向抓住比尔，他好不容易才安全地到达在等候他的轿车；只是丢了他的鞋，大衣口袋被那些来抓他的手给抓掉了。

第二天早上，比尔站在宾馆的窗户前面，往街道下面看；黑色的头在各个方向移动，就像蚂蚁堆一样；人力车在人群中穿梭，小商贩在叫卖他们的物品；旁边就是那些乞讨微薄物品的乞丐，这样他们才能再多吃一天。整个景象使比尔极为伤心，早餐也吃不下了；他想：“他们是人，她们也该有吃有喝，就像我的撒拉和百加那样。”他拿着房间里的橙子和饼干，走到街上，分给他所看到的最需要的人。人群就围着他伸手乞讨；食物分完后，他倒空口袋，把这次宣教基金所剩下的卢比都分了出去。然后，他破产了；乞丐还不停地拥着他，用他听不懂的语言乞讨。从他们脸上他能理解他们，那些脸上的绝望绞得比尔的内心一阵绞痛；特别是当他看到一个年轻的母亲，脸上布满因某种疾病而遗留下来的麻子，一手抓着瘦巴巴的孩子，另一手抓住比尔，乞讨给她一些东西，喂饱她那饥饿的孩子。他已经没有东西可给了。他回到宾馆房间，心里伤痛，灵里沉重。那天下午，他离开印度，回家了。



一九五四年九月比尔在印度布道。

第67章

令 他 毛 骨 悚 然 的 事

1954

威廉·伯兰罕从印度回家之后，五天都躺在床上。他全身肌肉酸痛，累得几乎动不了，而且还难以入睡。这有一部分是由于孟买与杰弗逊维尔十一个小时的时差，时差使他的身体分不清白天黑夜。低血压和神经紧张也使他的身体感到病殃殃的。最糟糕的是，他的灵也与他的血压一样低。

除了健康不佳之外，他还为很多事忧心。厄恩·巴克斯特辞去了大会经理人的工作，部队也向比利·保罗征兵。比这两样合在一起更糟糕的是，他感觉到他的事工出了问题，没有达到应有的果效。一九四六年天使曾告诉他：正如先知摩西被赐予两个迹象，以证实他是从神差来的，你也同样被赐予两个迹象。摩西所证实的一个迹象是神的医治，把长大麻疯的手伸进怀里，抽出来后又明显地复了原。但摩西只显明这个神迹一次，之后，以色列人就一直跟随他到应许之地。

今天，神正在召唤人们进入属灵的应许之地，竭力引导他们离开人为的神学，明白耶稣基督就是神计划的应验。正如以色列人是藉着过红海走干地的属灵经历到达应许之地一样，今天，人们要到达属灵的应许之地也要藉着受圣灵洗的属灵经历。耶稣说到这应许之地，他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并要复兴万事。彼得在《使徒行传》第3章也提到这点，他说：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

比尔相信“万物复兴的时候”就在这里，他觉得他的事工应当把基督徒教会带进属灵的应许之地。八年来，他横跨美洲、欧洲、非洲和亚洲，证实耶稣的同在并显明基督的大能。他见过成千上万次的异象，他的辨明恩赐没有一次出过差错，一次也没有！完美只能来自神。为什么基督教宗派竟看不到弥赛亚的迹象就在他们中间呢？这是一千九百多年来地上未曾见过的迹象！这应该像原子弹爆炸那样吸引人们的注意力。这个迹象，再加上以色列复国，应该告诉每个信徒：末日近了；这应该使基督徒不顾一切地向神祈求圣灵的洗；这应该使他们燃起极大的火热，寻求神的道；这应该使所有宗派领袖放弃他们的分歧，为基督的事业走到一起来，成为一支大军队。简而言之，这个弥赛亚的迹象应该震动基督徒社会的根基，重建这根基，建立耶稣基督—道的形像。

可是，为什么这些事一件都没发生？这八年来，人们看到耶稣基督将自己彰显在他们当中，而过后，大多数基督徒还是不冷不热。他们呆在宗派里，刚硬、古板，只满足于他们教会的社交活动和宣教计划，满足于让他们的领袖来告诉他们要信什么。保罗所说的那荣耀、毫无玷污、没有皱纹的教会在哪里[以弗所书5章27节]？《启示录》里所说的像新妇预备整齐、等候丈夫的教会在哪里[启示录12章2，9章11节]？真正信徒的爱心、不顾一切、火热和信心在哪里？

失望沮丧像令人窒息的尘云围绕着比尔。天使曾告诉他：“你将要带着神医治的恩赐往普天下的各民中去，”但天使没告诉他如何运用这恩赐；也没有特别告诉他如何运用所给他的这两个恩赐以证明他是从神差来的。比尔不知道他是否把这恩赐过分集中在神的医治上，而误用了他的预言恩赐。总之，奥洛·罗伯茨、汤米·希克斯、汤米·欧斯本和其他传道人在他们各自的信心医治大会上也逐渐被人接受，他们并没有显示超自然的辨明恩赐。也许，如果比尔把他的恩赐严格地集中在预言的界限上，使用他的影响力把人们牢固地安置在神的道中；也许那时，他的事工将对基督徒社会带来持久的影响。

在过去的八年里，比尔主要传讲了较短的讲道，讲述圣经故事和个人的经历，这些能在祷告事奉期间提升会众的信心，使他们可以为自己得医治而信。由于参加他布道会的人来自各个宗派，比尔就把他的教导限在一些基本教义上，如：救恩、信心、神的医治，这样，他好像才比较少得罪那些人。现在，他越是想这点，就越觉得这个做法必须改变。他需要把人们带得更远；他需要教导他们真理与谬误，圣经教义与人为传统的区别。他意识到他将会冒犯一些人，可能会冒犯很多人，但这也没有办法。如果他的事工要对基督徒教会有持久的影响，那么，他就得教导更深的教义，不管它会冒犯谁。神已用世界性的影响祝福了他；他要用这一影响力把基督徒稳固地建立在神的道上。那么，他们无需看到神迹，他们的信心就会如鹰一样在神圣灵的大风中翱翔。

但首先，比尔必须使自己完全恢复过来。他的事工持续的负担，特别是从辨明恩赐而来的疲劳，再次使他疲惫不堪，直到神经紧得都要崩溃了。人在崩溃前只能承受这么多的压力。比尔需要离开一阵子，以便重新得力。很幸运，现在正是十月份，他总是把这个月份留作打猎用。在几个星期内，他将搭营在科罗拉多落基山上的高处，远离人群的拉动。在那里，他可以畅饮激流溪水的美味，在崇山峻岭中清除脑中的杂事。在那里，他可以自由地与他的造物主交通，安然自在。这些经历使他恢复生机。在那年剩下的日子里，每当他事工的压力太大时，他常闭上双眼，勾画出他曾来过的这山谷美景，尝试重新捕捉他在那里感受到的安宁。

现在，他很苦恼，整天躺在床上；比尔回想起一九五二年有一次他在加拿大打猎，他扎营在加拿大北部英属哥伦比亚，那地方离最近的公路至少一百英里；他骑着马走在崎岖的群山之间的山谷中。有一天，他在追踪一只大银咀灰熊；他没想打它，只是想靠近它拍一些照片。整个下午他都在茂密的灌木丛中追踪这头熊，到了黄昏看不清追踪的路，那时只好放弃了。回营地要骑很长的一段路程。一轮圆月的月光洒在森林里，让他的马有足够的亮度看清脚步。在一个地方，这条小路穿过一座山脊，沿着山边下去，经过一片被烧毁的林地，这地方几年前被一场大火烧毁，树烧死了，但没有倒下来。这时，枯树干在月光中直立着，像几百个白色墓碑点缀在山坡上。当比尔走过被烧毁林地的一半时，夜风吹过那些枯死、僵硬的树枝，发出呻吟声，犹如古代印第安战士的亡灵在哀鸣；这是一个他曾见过的最让人毛骨悚然的地方。

他把马停在一个土丘上。当他凝视着月光下那可怕的、埋葬枯树的墓地时，他想起了先知约珥所写的话：“剪虫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蝻子来吃；蝻子剩下的，蚂蚱来吃。[约珥书1章4节]”这个让人毛骨悚然的山坡使比尔想起他所见过的那些冷漠，仪式化的教会。当圣灵像大风吹过他们，他们像僵尸一样站立不动，以致他们只能发出哀鸣声：“神迹的日子过去了，这不适合我们的节目；根本没有神的医治、先知、异象、圣灵的洗、或圣灵的恩赐这些东西。”

比尔想：“主啊，为何你叫我停在这山丘上？你这里有功课要我学吗？”他往下看，注意到一棵新长出来的松树，正从灌木丛中挺出来，嫩绿而富有弹性，这些嫩枝在风中摇曳跳舞。突然，比尔喊叫起来：“哈利路亚！它们的样子就像在举办一场圣灵复兴会。”这就是他学到的功课。从那些又老又死的教会的灰烬中，神应许要兴起一批新的基督徒，他们将相信神的道并道的一切大能。

第二天，他在营地读了《约珥书》其余部分的预言：21地土啊，不要惧怕；要欢喜快乐，因为耶和华行了大事……25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蝻子、蚂蚱、剪虫，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26你们必多吃而得饱足，就赞美为你们行奇妙事之耶和华你们神的名……28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30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31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32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

一九五四年十月底，在科罗拉多落基山打了几个星期的猎后，威廉·伯兰罕回到家，身体得到了恢复，但灵里仍然忧愁。他觉得好像应该多做点什么事，但他不知道是什么事。也许，他只是对在布道会中教导更多的教义感到焦虑。

一九五四年十月二十四日，星期天，比尔在杰弗逊维尔他自己的教会讲道，他说：“从我年轻时传福音，你们这里许多人就看到了。我一点也没有改变起初所传的这福音。我仍然教导同样的真理，因为这不是神学院给我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而是圣经的启示，没错。所以我知道它来自神，我也持守了这福音。

“许多年前，我传讲了奉耶稣基督之名的洗礼；我传讲了藉着耶稣基督的宝血，靠着成圣使人的魂得洁净；我传讲了圣灵的洗是一个确认或使神的子民进入天国的印记，你们知道这是对的。我教导神的医治；我教导主的第二次到来；我教导洗脚和守圣餐是教会的圣礼；我教导在主面前的圣洁，我从一开始就教导这些真理。

“我也教导说方言不是受圣灵洗的证据。唱歌、喊叫、说方言、这些迹象可能会出现，但它们不是决无错谬的证据。只有一位才能说圣灵在那里，那就是神自己，他是审判官。我见过他们唱歌、喊叫、说方言，但他们的果子证明他们没有得到圣灵。”

在他的信心医治大会期间，他想教导这些教义。通过强调这些基本的真理，他希望他事工的果效会更大更持久。

比尔在一九五四年的最后一场医治大会安排在纽约州的宾厄姆顿，从十二月三日星期五晚上开始。他提前一天到达宾厄姆顿，在他的旅馆房间安顿下来。星期五早上，他七点钟起床。比利·保罗还在睡觉。

（比利·保罗的入伍体检报告出来之前，他父亲对他说：“儿子，不要担心，你不用去参军，因为神呼召你与我一起做工。”

体检后，医生问保罗：“你得心脏病有多久了？”

保罗说：“我不知道我有心脏病。”

军医警告他患有心脏病。根据他们的检查，他的心脏病很严重，足以授权给他一个永远缓召入伍的决定。比利·保罗回家后，担心随时哪天都会死。当他告诉父亲，比尔笑着说：“我说过你不用参军，因为神呼召你与我一起做工。现在，到城里让阿戴尔医生给你检查一下心脏。”

山姆·阿戴尔医生给比利·保罗做了一次心电图，然后保证说，他的心脏根本就没问题。）

比尔悄悄地爬起来，看到窗户外的城市；他看到车流模糊了，这时他被带进异象中。

在异象中，他正在主持一场户外的聚会，但他说不出是在哪里。那些经过祷告队列的人是黑头发、暗红皮肤的，像是美国印第安人。那是在晚上。人们在喊叫，赞美神医治了他们。比尔看到一个妇人一手拿着一双短袜、一手拿着一条领带，经过祷告队列，比尔觉得那很怪。然后，异象消失了，他又回到宾厄姆顿的旅馆房间。

他拿出笔记本，记下这异象。若干年前，他就开始记录所看到的异象。当然，他无需记录祷告队列期间所看到的异象；越来越多的聚会都被录在磁带中，这意味着他可以藉着听磁带里他在恩膏下所说的话而记住那些异象。但在两场聚会之间所看到的异象，他就会记下来，免得忘记。在纽约州宾厄姆顿的这个特别的异象显明了为何这是个好主意。随着大会的进行和辨明恩赐的增多，星期五早上的那个异象几乎要从他的记忆中消失了，几乎要消失。

两个星期后，比尔回到杰弗逊维尔，他对自己的教会说：“我下一个大会将于元月十二日在芝加哥开始，首先在非拉铁非教会，然后我们就移到该城某个较大的会堂。若是有主的预备，过后，我们就到西部的凤凰城去。”

“我极其需要你们大家为我祷告，不是为我的健康；靠着神的恩典，就我所知道的，我今早身体非常的健康；我非常快乐，也为此而感谢神。但我很需要属灵的带领。我一直觉得我是个失败，有东西让我一直感到毛骨悚然，说：“哦，你是这么一个可怜的借口！”那可能是这样，但我想用我所拥有的东西尽力去做我所能做的。所以，我渴望更多从圣灵来的带领，让我晓得什么是我要做的正确的事。因为你到了四十五岁后，如果我曾处在为主做工的哪个最佳年龄，在我看来，应该就是现在；因为在四十五岁时，所有小孩的事都过去了，你也逐渐定型下来，变老炼了，你知道，变得成熟了。这是你人生中真正应该稳固和刚强的时候，是你的最佳时期。如果我曾想知道我拥有什么，好像是现在我该知道了；我很感谢神，他在这福音中向我显明这些事。”

“但不知怎地，我就是觉得不够满意；我渴慕更多地得到神。我感到有些事是我该去做的，而我就是难以去把它做好。在我看来，外面好像有别的事要我去做。我几乎要碰到某个地方了，但没完全碰到。要是我能达到那个点，那么，我就会好了。”

一九五四年的最后一天，比尔在他自己的教会里做新年除夕的讲道时，他说：“今晚我感谢神，我知道那伟大的耶和华神：他曾在西奈山上怒吼；曾站在另一座山上教导那登山宝训；曾使死人复活，他今晚就在我们中间。他现在与过去一样。想一想，天上的神谦卑自己，下来与我们这样的穷人打交道，我们没有太多世界的财物……他这么爱我，降下来用他的恩典拯救我；不是我配，但他救了我，因为在创世之前，按着他的预知，在世界开始之前就预定我得救。每个得救的男女，他为他们做了同样的事。哦，多么美好、奇妙的事啊！

“我全心地期望，就是今年（如果神听我的祷告），我要即将到来的这一年成为我一生中最伟大的一年。靠着神的恩典，我现在已赢得了五十万个灵魂归向基督。这时候我希望，明年使这数目达到一百万，因为（若神愿意的话）我想再一次到外国去，一旦我们的财政能做到的话。”

“我知道日子在消失，时间在消耗掉；暮色在降临，朋友们，我想尽可能地去做。因为曾经作为必死的人，这是你和我的唯一一次机会；在无限的永恒里，我们曾经有这荣幸赢得人来归向基督，这也是唯一的一次。让我们做一切所能做的事；让我们尽可能地把每一小时放在他的荣耀里，这就是我在明年的打算。靠着神的帮助和你们的祷告，我会做到的。”

他的事工必要改变，戏剧性地改变，但却以出乎预料的不同方式而改变。

第 四 册 作 者 说 明

在现代历史上，威廉·伯兰罕是位似非而是的人物。一九四六年短短的六个月内，他的事工从鲜为人知一跃引起了全国的注意，进而引发了一场世界性的信心医治复兴。他藉着一个独特恩赐的帮助完成了这业绩，它是一个惊动世人注意力的超自然迹象。不久，全世界的基督徒都在注视着。从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四年，威廉·伯兰罕在印度孟买举办了有史以来直到那时候规模最大的基督徒聚会，一次聚会约有三十万人参加。美国和海外对他事工的需求似乎永远满足不了。但威廉·伯兰罕并不满意，有些事似乎不对劲。很长时间以来，他不知道那是什么，但到了一九五四年年底，他知道了。他的事工必须改变！